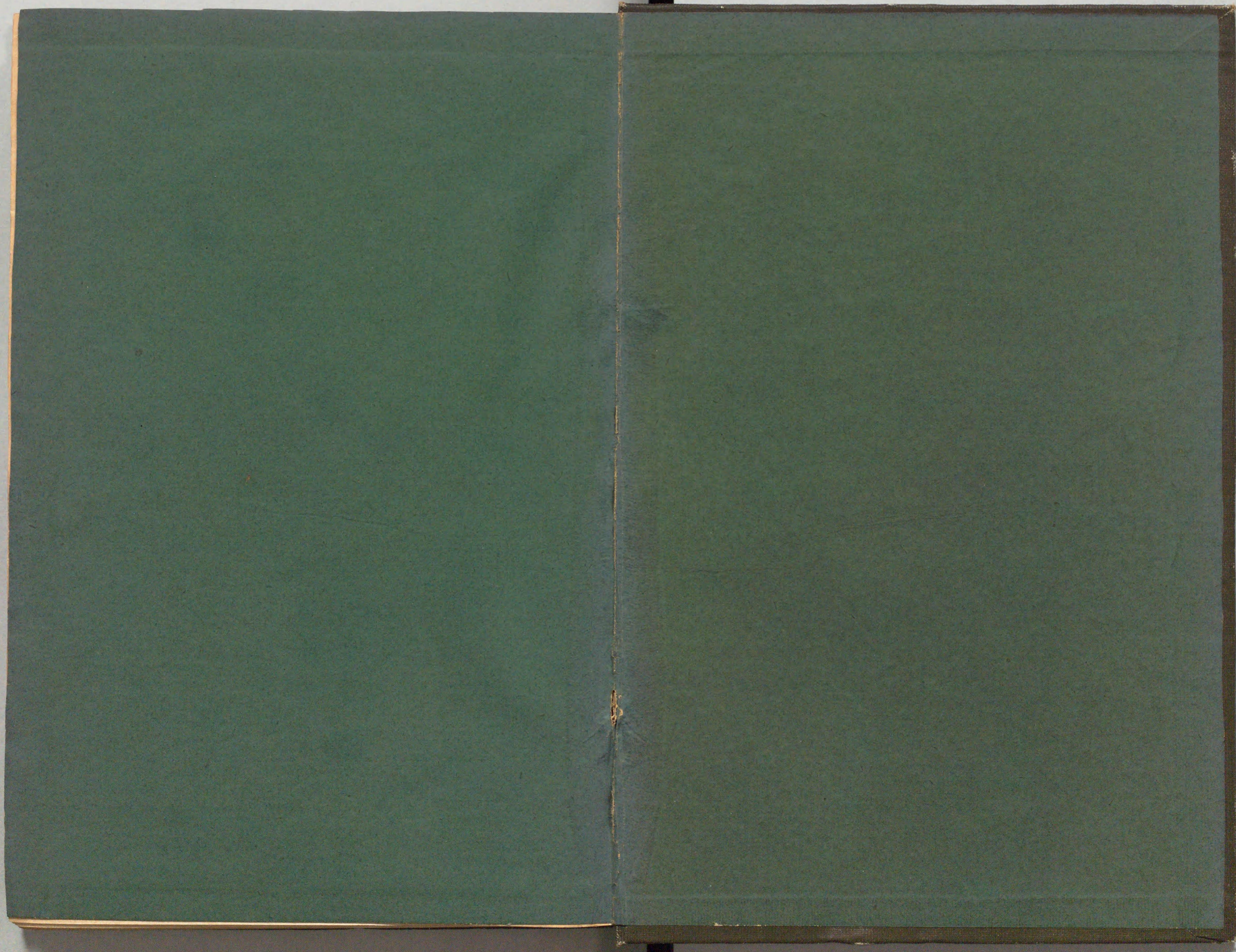




082.91
Ty992



817



芝峯類說 上

朝鮮古書刊行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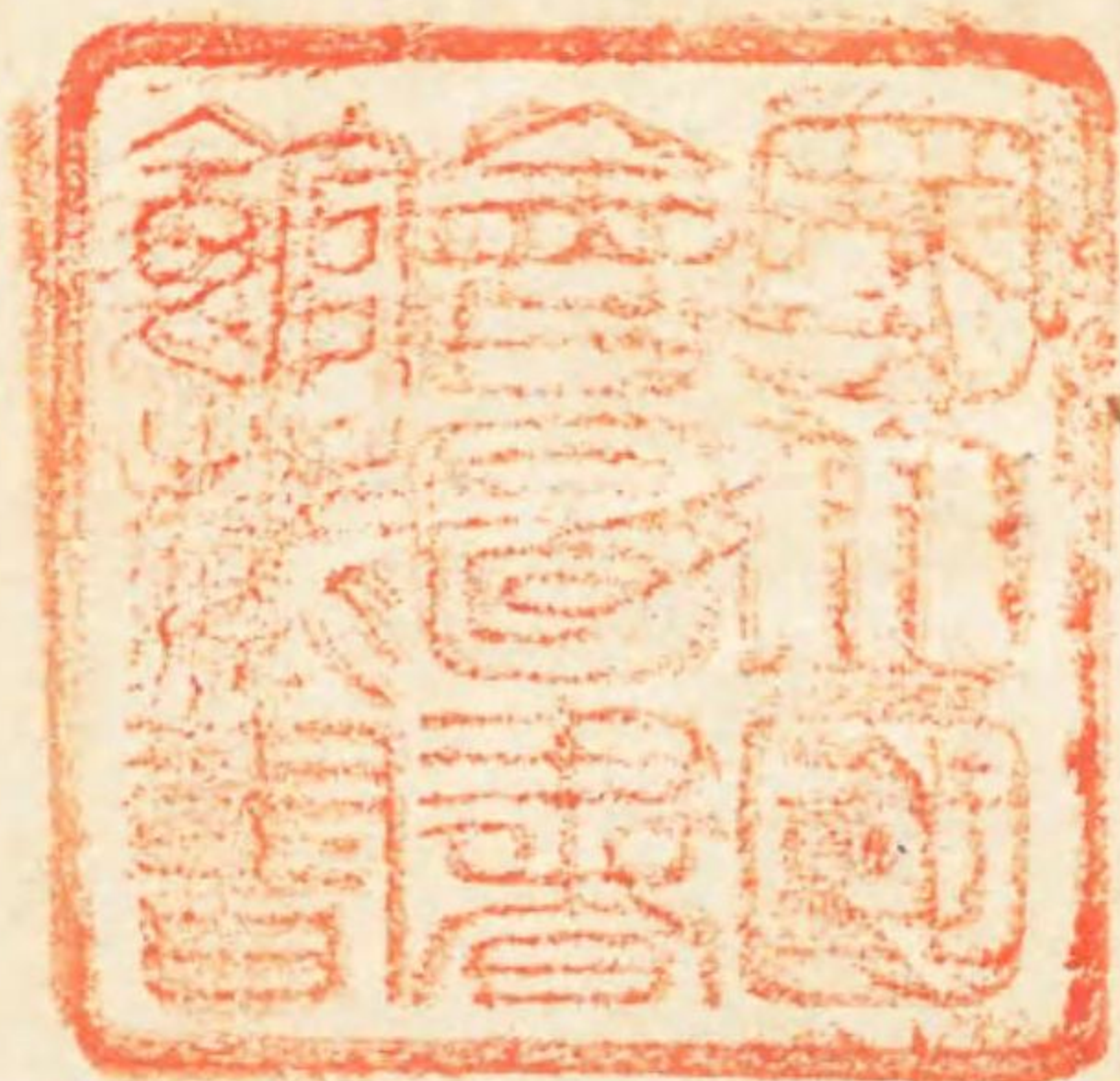
朝鮮古書刊行會 第二十一輯

朝鮮群書大系續々第二十一輯

芝峯類說 上

朝鮮古書刊行會

082.91
Ty992



14654

芝峰類說上輯

向聞芝峰公有所著類說。從而求見。幸蒙不鄙。以全秩示之。卒業再三。蓋知公初非有意於述作。直遊戲翰墨之餘耳。然有以見其上考天時。下質人事。義理之精微。文章之得失。以至昆虫草木之化。蒐輯靡遺。剖析無餘。使人讀之。開發聰明。進益智慮。如聾者之生三耳。瞽者之得四目。面壁多年。悟柏樹之爲西來也。不知蔡中郎所得之異書。其能及此不。不勝歎服之至。恨不得寫一通而寘几案耳。立成以公之此書。必傳後無疑。不可使有一毫之未盡。而繕寫之際。間有脫誤。故就加點竄。而諮稟焉。公卽一一領可。而不吝改。此又見公擇於芻蕘之盛心也。借書還書。宜有一編。故敢以此數語。代爲之謝。金立成謹題。

我東方以禮義聞於中國。博雅之士。殆接迹焉。而傳記多闕。文獻鮮徵。豈不惜哉。夫歷代之有小說諸書。所以資多聞。證故實。亦不可少也。如前朝補閒集。櫟翁稗說。我朝筆苑雜記。懋齋叢話等編。不過十數家而止。其間事蹟之可傳於世者。率皆泯泯焉。余以款啓劣識。何敢妄擬於述作之林。略記一二。以備遺忘。寔余志也。若事涉神怪者。一切不錄。而於古人詩文。間或叅以臆見。則固知僭越之甚。然非敢以己意爲是。惟具眼者擇焉。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中澣。李畔光書。

凡例

一為說共三千四百三十五條。初出於臆記。隨得輒書。而篇帙既夥。始為分類。故或未免舛駁爾。

一所記出自古書及聞見者。必書其出處。而頗以妄意斷之。其不言出處者。乃出妄意者也。

一所引書籍。六經以下至近世小說諸集。凡三百四十八家。所錄人姓名。自上古迄本朝。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具載別卷。其或但稱姓某云者。不欲斥名。亦有所諱焉耳。

芝峰類說目錄

卷一

天文部

天

日月

星

風雲

雨雪

虹

雷

火

時令部

歲時

節序

晝夜

災異部

災眚

饑荒

人異

物異

卷二

地理部

地

山

水

海

島

井

田

諸國部

本國

外國

北虜

國都

郡邑

風俗

道路

芝峰類說目錄

卷三

君道部

帝王

法禁

兵政部

征戰

民戶

卷四

官職部

官制

學士

科目

卷五

儒道部

學問

格言

經書部一

世代

用人

兵器

兵制

除拜

史官

致仕

心學

寡慾

相臣

使臣

將帥

守令

初學

政治

聽諫

兵器

兵制

相臣

使臣

將帥

守令

初學

制度

賞功

寇賊

卷六

經書部二

易
春秋

詩
周禮

書

禮記

卷七

經書部三

論語
諸傳

孟子
諸子

中庸
諸史

大學

文字部
書籍

著述

卷八

文章部一

文字部
文義

字義

字音

卷九

文章部二

文體
辭賦

東文

文評
文藝

古文

詩 詩法 詩評

卷十

文章部三

御製詩 古樂府

古詩

唐詩

卷十一

文章部四

唐詩

卷十二

文章部五

唐詩

五代詩

宋詩

元詩

明詩

卷十三

文章部六

東詩

卷十四

文章部七

旁流詩

閨秀詩

倡妾詩

歌詞

麗情 詩禍

哀詞 詩讖

唱和 詩藝

對句

卷十五

人物部

聖賢

師友

君子

小人

人才

節義

烈女

婦人

戚宦

性行部

善惡

廉潔

儉約

恬退

陰德

奢侈

貪嗇

失節

身形部

容貌

心神

外形

毛髮

夢寐

卷十六

語言部

雜說

俗諺

方言

謬誤

諧謔

卷十七

人事部

昏娶

死亡

雜事部

異聞

姓族

卷十八

技藝部

書

音樂

外通部

仙道

卷十九

宮室部

宮殿

城郭

生產

喪葬

徵應

名號

畫

妓樂

修養

祠廟

陵墓

壽夭

祭祀

數名

方術

巫覡

禪門

學校

疾病

交際

故實

雜技

寺刹

服用部

冠巾

器用

食物部

食餌

果

卷二十

卉木部

花

禽虫部

鳥

衣服

金寶

酒

藥

草

獸

朝章

穀

竹

鱗介

綵幣

菜

木

虫豸

芝峰類說上輯目錄

卷一

天文部 1

天 1

雨雪 7

時令部

歲時 9

災異部 17

災眚 17

卷二

地理部 27

地 27

島 28

諸國部 39

本國 39

郡邑 37

日月 3

虹 7

節序 11

饑荒 20

山 27

井 37

外國 42

風俗 60

星 4

雷 8

晝夜 16

人異 21

水 33

田 38

北虜 55

道路 62

風雲 6

火 8

物異 24

海 35

國都 56

芝峰類說上輯目錄

卷三

君道部 65

帝王 65

法禁 76

兵政部 83

征戰 83

民戶 83

世代 67

政治 68

制度 71

用人 79

聽諫 80

賞功 81

卷四

官職部 93

官制 93

學士 103

科目 112

兵器 85

兵制 87

寇賊 89

除拜 94

相臣 99

將帥 102

史官 105

使臣 107

守令 111

致仕 121

相臣 99

將帥 102

卷五

儒道部 123

學問 123

格言 123

經書部 139

心學 128

寡慾 130

初學 131

致仕 121

使臣 107

守令 111

卷六

經書部二 148

易 139

春秋 152

詩 140

周禮 156

書 149

禮記 153

卷七

經書部三 145

論語 158

孟子 162

中庸 165

大學 165

卷八

文章部一 221

文字部 203

字義 209

字音 215

書籍 195

著述 200

卷九

文章部二

文辭 221

文體 226

文評 229

古文 233

卷十

詩

251

詩法

256

詩評

文章部三

282

御製詩

285

古樂府

290

古詩

293

唐詩

299

已

上

芝峰類說卷一

天文部

天

說郭曰清氣未升濁氣未沉游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太始之數一。一為太極太極者天地之母也。太易之數二。二為兩儀。兩儀者陰陽之形也。泰素之數三。三為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此即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也。

王世貞論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吾不敢從其而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吾不敢從其生也。余謂弇州此言亦自有所見。但於周子之意未之深究耳。稗史曰。天一日運轉一遭。必有限也。既曰有限。不知限外又是何物。雖再有百千萬億箇天地。無了期。誠可疑也。朱子云。某六七歲。已憂此事。至今未見如何。然則聖賢於此。亦有所未窮者。如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又曰無極而太極。只就理上說耳。恐猶未足以釋此疑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釋氏云。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者是也。列子云。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註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是。蓋天無實形。地上空虛處。便是天爾。

史記註。邵子以自有天地。至于窮盡。謂之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天。亥會則消天而消地。至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矣。自寅會至午會。該四萬五千六百年。正唐堯起甲辰之時云。以此計之。自寅會迄卯辰巳會。共四萬三千二百年。餘二千四百年。入於午會。爲唐堯之世。則自唐堯甲辰至皇明萬曆癸丑。又四千年。合六千四百年。自今距午會之終。四千四百年。已過午會之半。宜乎陽氣漸衰而陰氣自勝也。

續博物志曰。四表之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各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于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又曆象集曰。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此言之。莊子所謂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乃指半天而言爾。

吾學編云。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七曜。曰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后象也。日輪大月較少。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五星爲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之精光也。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太微朝廷位也。紫微宮寢位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以供紫微之帝云云。余嘗見歐羅巴國人馮寶寶所畫天形圖。曰天有九層。最上爲星行天。其次爲日行天。最下爲月行天。其說似亦有據。

天文類抄云。天河一名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毓而成天。所以爲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又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河精上爲天漢。未知孰是。

日月

列子言孔子見小兒辨日遠近云云。宋周日用曰。日當中而烈者。炎氣直下也。譬猶火氣直上。在兩旁者其炎涼可悉足明。初出近而當中遠矣。

古人言月本無光。受日光以爲明。去日有遠近。受光有增損。惟正對而光滿。故自朔至望。則由近而遠。所以光漸生而極於盈。自望至朔。則由遠而近。所以光漸減而極於虛。此天地陰陽消長盈虛之理也。又邵子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余謂月蝕。旣則其色暗黑。此可知矣。

淮南子曰。月中有物。娑娑乃山河影。其空處海水影也。酉陽雜俎曰。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朱子以爲非地影。乃地形遮隔耳。余謂月質本黑。雖外爲日光所射。而其有黑暈。蓋其在內之本質也。

太玄經。日月雌雄之序。謂大小月也。素問。月之死生。以月虧滿而言。按初一日爲死魄。十六日爲生魄。韻府云。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禮記曰。日出於東。月生於西是也。

東坡曰。玉川子月蝕詩。以蝕月者。月中蝦蟆。梅聖俞日蝕詩。以食日者。三足鳥。

此固俚說。而按戰國策云。日月凋輝於外。其賊在內。淮南子云。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註詹諸。月中蝦蟆也。其說亦久矣。

寰宇雜記云。七政。曰日月木火土金水星。四曜。曰羅喉計都紫氣月孛通七政。

為十一曜。南斗六星。曰天府天相天同天梁天樞天機北斗七星。曰貪狼巨

門。彙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十二時。曰半夜子雞鳴丑平朝寅日出卯食時

辰禺中巳日中午日昃未哺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今俗謂初更鍾動

道人定。蓋以此也。按淮南子曰。日淪于蒙谷為定昏。

道經云。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月姓文名中字子光。又日中有青帝赤帝白帝黑

帝黃帝。月中有青帝夫人赤帝夫人白帝夫人黑帝夫人黃帝夫人。以至五

嶽四海五星。皆有姓名及字。酉陽雜俎。二十八宿皆有姓。又泰山姓圓名常

龍。衡山姓丹名靈峙。華山姓浩名鬱狩。恒山姓澄名澹淳。嵩山姓壽名逸群。

呼之。令人不病。又四海神各有姓名。其說多誕。故不盡錄。

星

五星。曰木歲星火熒惑土填星金太白水辰星。十二辰。曰子亥枵。一名天龜。齊

也。丑星紀。吳越也。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鄭也。午鶉

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沉。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陬訾。一名豕

韋。衛也。又二十八宿。斗曰南斗。牛曰牽牛。女曰須女。亦曰婺女。室曰營室。璧

緯

曰東璧。觜曰觜觶。參曰參伐。井曰東井。鬼曰輿鬼。又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

緯。

稗史言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僅以畢昴二宿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

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一二萬里。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所占者。牛女下

十二國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為南瞻部州云。此說似近。按部州之州。亦

作洲。蓋以中國亦在環海之內故也。

星部地名。角亢氏鄭兗州。房心宋豫州。尾箕燕幽州。斗牛女吳越揚州。虛危齊

青州。室璧衛并州。奎婁魯徐州。昴畢趙冀州。觜參魏益州。井鬼秦雍州。柳星

張周三輔。翼軫楚荊州。此二十八宿之分野也。按亢音岡。平聲。氏上聲。觜音

訾。平聲。與高亢之亢。氏。卷之氏。口。觜之觜不同。

說郭曰。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又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

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四為魁。第五至七

為杓。

按青丘星名。天文類抄曰。青丘主東方三韓之國。此以地名之者也。又造父伯

樂王良天駟皆星名。天子御官也。此以人名之者也。

稗海云。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止當如本義。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然

韓昌黎南山詩。落落月經宿。亦作去聲用。

柳子厚乞巧文曰。天女之孫。嬪于河鼓。謂織女也。按天文志。織女星。天女也。今謂天女之孫。別有所據耶。又爾雅。牽牛星。謂之河鼓。而天文志。河鼓星在牽牛之西云。然則河鼓與牽牛不同。

萬曆壬辰。歲星守我國分野。而倭賊入寇。人以為國家雖喪敗。終必興復。其言果驗。

風雲

小說曰。風不鳴條者四十里。折大枝者四百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三日三夕者。天下盡風。二日二夕者。天下半風。一日一夜者。其風行萬里。余意非但風也。雨亦宜然。

古語曰。春之風。自下而升上。夏之風。橫行於空中。秋之風。自上而降下。冬之風。着土而行。余聞諸海上人。則此言良是。

弇州稿曰。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聞趙完璧亦言大海中舟行。以風便。故每三四月可行。六月以後。不得行舟云。是也。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卜吉凶。水旱豐衰之祲象。注。二分二至。觀雲氣。青為虫。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所謂南畝黃雲。知歲熟是也。但王介甫

詩割盡黃雲稻正青。乃指麥熟而言。

雨雪

小說曰。上旬交月。謂朔日也。雨則主月內多雨。二十五日有雨。則主久雨。又曰。四月朔雨。則主旱。然不盡驗也。

古語云。春雨甲子。赤土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又曰。甲申雨。主米貴。壬子雨。主久陰。又曰。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人。杜詩。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蓋以已過立春。故憂之。

素問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註。陰凝上結。則合以成雲。陽散下流。則注以為雨。雨從雲以施化。雲憑氣以交合云。世以男女交合為雲雨。蓋本於此。按巫山神女朝雲暮雨事。古人多用之。此則以神女而言。非取交合之義。

小說云。臘雪熟麥。春雪殺麥。田家以此占豐儉。古語曰。臘前三白。韓詩曰。積雪驗豐熟。皆指冬雪而梅聖俞有賀春雪詩曰。三公免責百姓喜。何耶。夏不雨。冬不雪。為早一也。舊有祈雪祭。故李退溪及栗谷集。有祈雪祭文。聞皇朝亦行之。故萬曆中。張居正有賀雪表。其重如此。古語云。冬無雪。民多疾。

夫使癘氣消。而土脈潤。蝗虫辟。而牟麥熟。皆積雪之驗也。且李夢陽集。有謝雨文。今祈晴得雨。而無報祀。蓋亦闕典云。

虹

張太嶽文曰虹螭字皆從虫。始有物為之。儒者以為陰陽邪淫之氣。臆說也。沈存中筆談。世傳虹能飲澗。信然。嘗雨霽見虹。兩頭皆垂澗中。又老僧言山中雨後。見一物如大蝦蟆。鼓腹吐氣。遂成虹霓。今人常言氣吐虹霓者。不妄。僧所見物。蜥蜴耳。余謂虹能飲澗。非虹能飲。疑水中有物。噓氣成形。如蜃樓海市之類耳。按霓。爾雅作蜺。雌虹也。

雷

張太嶽曰雷字。古字作回。為龍蛇盤屈之狀。易雷在地中。雷出地奮。曰在日出。明其有物也。殆亦蛟龍之類。秉純陽之至精者。隨陽氣之出入。以為起蟄。五行唯火性酷暴。如銃砲火藥一發。金石皆炸裂。雷得火之精。故其氣也。在石則裂。在木則折。在屋則毀。其氣着物。無不立死。人畜之死於雷。皆焦爛。文如符篆。是火氣之所灼也。其死者偶與雷相值。非雷擊之也。有近之而不傷者。其火毒偶未着身也。推此言之。則謂雷為陰陽擊搏之氣。與罰殛有罪云者。悉臆說也。

周日用曰以霹靂木擊鳥影。其鳥應時落地云。此與射工射人影。其理同也。

火

佛書云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沈括筆談曰雷火。金石皆鎔而草木不為焦灼。然西京雜記。漢惠帝七年。雷震南山。林木皆火。燃至末云。莊子所謂

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是矣。

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性純熾而有蕭丘之寒燄。駱賓王文曰蕭丘之火漸熱。按南海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又拾遺記云海西泉玉山穴中。有陰水。其色如火。名陰火。曹唐詩。漲海潮生陰火滅。是也。

時令部

歲時

支干名。甲曰闕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亦曰游兆。丁曰強圉。亦曰強梧。戊曰着雍。亦曰徒維。己曰屠維。亦曰祝犁。庚曰王章。亦曰商橫。辛曰重光。亦曰昭陽。壬曰橫艾。亦曰玄黓。癸曰昭陽。亦曰尙章。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亦曰亶安。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亦曰大律。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闕茂。亥曰大淵獻。

楊升庵曰歲陽名。始見於爾雅。攝提格以下二十二名。是也。後世相傳以為古甲子。而獨史記曆書紀見之。疑漢世術家創為此名。而後人竄入爾雅。堯舜三代。恐無是稱也。楚辭攝提貞于孟陬。蓋用曆家之言也。司馬公取以紀通鑑。而綱目悉改之。按十干曰陽名。十二支曰陰名。升庵所謂攝提以下二十。二為陽名者非是。

素問論十干曰甲乙草木始甲而乙屈也。丙丁萬物炳然著見而強也。戊己戊

茂也。己起也。萬物含秀者抑屈而起也。庚辛庚更也。辛新也。萬物更茂實新成也。壬癸萬物閉藏懷妊於下揆然萌芽也。論十二支曰子者一陽肇生之始壬而為胎丑陰尙執而紐之寅津也。謂物之津塗卯茂也。陽氣盛而孳茂辰震也。物盡震而長巳起也。物畢盡而起午長也大也。物皆滿長大未味也。物成而有味申身也。言物體皆成酉縮也。萬物皆縮收斂戌滅也。萬物皆消滅亥効也。陰氣効殺萬物也。余意養生書勿食申後飯者亦以食道至酉而斂閉故禁之歟。

十二辰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猪也。按說郭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奇數為名。鼠虎龍皆五指馬蹄猴狗亦五指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偶數為名。牛兩蹄兔缺唇蛇雙舌羊雞猪皆四爪也。其說似有理。

正月曰端月。陬月。二月曰令月。始月。三月曰嘉月。病月。蠶月。四月曰正陽月。余月。陰月。五月曰暑月。臯月。六月曰季月。朝月。七月曰涼月。相月。八月曰壯月。桂月。九月曰玄月。菊月。十月曰陽月。良月。十一月曰辜月。暢月。十二月曰除月。涂月。嚴月。又甲丙戊庚壬為剛日。乙丁己辛癸為柔日。亦曰隻日。雙日。閏月。二十年一周。如萬曆丁丑年有閏八月。至丙申又閏八月。庚辰年有閏四月。至己亥又閏四月。癸未年有閏二月。至壬寅又閏六月。大都如此。

東方朔占書。正月一日雞。二日狗。三日羊。四日猪。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清明溫和為蕃息安泰之候。陰寒慘烈為疾病衰耗云。杜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盖用此耳。

差穀全書曰。正月辛未。倉頡死日。勿入學。二月辛未。扁鵲死日。勿服藥。八月上庚。河伯死日。勿行船。抱朴子曰。馮夷渡河溺死。一云馮夷服花八石為水仙。此言皆出雜書。恐未可信。

稗海曰。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出行必避之。其說不經云。今俗以此日為三破日者。未知何據。

小說曰。日食正陽之月。先儒以為四月。不然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詩曰。正月繁霜。又曰。歲月陽止。盖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此言似是。

古者舉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為諱。春秋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子晦。以見譏是也。在前祀享亦避是日云。

續博物志云。木日造麩則酸。水日造醬則生虫。九焦日種穀則不生芽。六合日遣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信斯言也。古人凡有動作。必擇日者。盖有意焉。

節序

月令仲春鳴鶡鴠。韻府群玉曰：鶡鴠一名子規。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楚辭曰：恐鶡鴠之先鳴，百草爲之不芳。是也。又詩曰：七月鳴鶡鴠。博勞也。亦名鶡。陰氣動而鳴，陽氣復而止。陰賊之鳥，未知鶡與鶡鴠，是一物否也。

月令仲春桃始華。素問註：作小桃華。蓋今俗所謂小桃也。月令戴勝降于桑。註：頭上毛花成勝，故名。司馬相如賦云：西王母鬢然白首，戴勝而穴處。按勝者，婦人首飾，謂之華勝。唐制：立春，宰執親王賜金銀幡勝。人日，賜綵縷人勝。馬懷素詩：三陽候節，金爲勝。蘇東坡詩：頭上銀幡笑阿咸。是也。又蘇頲詩：初年競帖宜春勝。按荆楚記：立春，剪綵爲燕戴之，有宜春二字。蓋唐俗也。

月令王瓜生。按韻會：王瓜根可生食，故得瓜名。然王瓜實小而以王稱，何也。或言王瓜，卽今俗所謂籍田瓜也。其種本小而先諸瓜而生，薦進于王，故名之。未知信否。

月令夏其虫羽。王奕曰：鳳羽虫之長，故南方之宿爲朱鳥。又禽經：赤鳳謂之鶡。蓋鳳生于丹穴，鶡又鳳之赤者，故取象焉。吳興沈氏以朱鳥爲丹鶡，是也。月令鴻鴈有四候。按于寶曰：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余意鴻鴈來，言鴈始向南而來也。鴻鴈來賓，言至是悉來而爲賓。賓

者對主而言，以見鴈北方之鳥而賓於南方也。鴈北鄉，鄉向也。言鴈始向北也。候鴈北，言至是悉歸北也。其曰候鴈，通稱之辭。格致叢書云：夏小正曰：十月黑鳥浴，黑鳥，鳥也。浴，謂飛乍上乍下也。諺曰：鴉浴風，鵲浴雨。又曰：鷄浴土。

月令仲冬鶡旦不鳴。註：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曆書：旦作鳴。杜詩：鶡鴠催明星。按鶡鴠似伯勞而小，催天明之鳥也。蓋卽鶡旦。記亦作盍旦。又歐陽公詩曰：惟聽夏鷄聲，夜夜耕曉月。按夏鷄，鶡鴠也。催明之鳥云。未知與鶡鴠同否也。月令仲冬荔挺出。鄭玄註：荔挺，馬薤也。今謂十二月爲荔月，以此周易菟陸夫。夫註以爲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是也。楊用脩曰：蔡邕高誘皆言荔以挺出。鄭玄以荔挺爲名者，誤矣。

禮記月令征鳥厲疾。註：鷹準之類，善擊，故曰征。韻會曰：頤，鳥名。齊魯間謂頤肩爲鶡。通作征。韻府群玉曰：頤肩，鶡也。又藝文類聚作鶡鳥厲疾。小說云：龍星木之位，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未必爲子推設也。此語似是。唐詩：以寒食爲火忌，亦此也。按周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巡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然則禁火無乃周之遺俗歟。二十四氣中，小滿芒種名義不可解。說郭云：小滿，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諸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或云麥至是而可收，稻至是而

不可種也。此兩說者亦似未瑩。

風土記南中六月有東南長風。謂之黃雀風。時海魚變為黃雀。故名。按宛委餘編曰九月雨為黃雀雨。此以月令九月雀入大水為蛤故也。蓋二物互相變化。猶蚤虱隨時變形爾。六月作五月似是。

東方朔傳曰伏日賜肉。楊惲書曰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按秦初作伏祠。社用伏日。漢俗因之。賜肉云是也。

按漢書伏者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名伏日。和帝時初令伏閉盡日。註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程曉伏日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襪襪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

按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杜詩曰八月秋高風怒號。又曰秋風落洞庭。是也。

蔡邕曰青帝以未臘。赤帝以戌臘。白帝以丑臘。黑帝以辰臘。黃帝以辰臘云。今我國臘用未日。蓋以東方屬木故也。按皇朝以冬至後第三戌為臘云。

按共工氏之子。冬至死為疫鬼。畏赤小豆。故是日作赤豆粥以禳云。而余見中朝人冬至不作赤豆粥。按劉子翬至日詩曰豆糜厭勝憐荆俗。乃知荆楚為然。

張說耗日飲詩曰正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俗中人。按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是日必飲酒不開倉庫云。又唐以二月朔為中和節。今人猶以為俗節。蓋襲唐制也。

東方舊俗以歲首及正月上子午日二月初一日。謂之慎日。又按新羅時以龍能興雨。馬能服勞。猪鼠耗穀。每歲首辰午亥子日。設祭祈禳。禁百事。相與遊樂。謂之怛怛。輿地勝覽曰怛怛言悲愁而禁忌也。

中朝於元正前後十五日。百官休假。諸司封印。停廢一切公務。在高麗時元正前後並七日給假。而本朝則無此例矣。今俗正月十五日。喫雜果飯。謂之藥飯。中朝人甚珍之。按新羅時正月十五日。有烏啣書之異。故每於是日以糯飯祭烏。蓋因此成俗也。

按高麗史國俗自王宮國都。以及鄉邑。正月望燃燈二夜。至恭愍王朝亦然。而崔怡於四月八日燃燈為樂云。兩說不同。今俗四月八日燃燈。人謂出於佛家。以釋迦生日故也。

俗以上元月出。占歲豐稔。又是夜為踏橋之戲。始自前朝。在平時甚盛。士女駢闐。達夜不止。法官至於禁捕。姜克誠詩曰年少佳辰記上元。踏橋玩月醉芳樽是也。壬辰亂後。無此俗矣。

唐詩曰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按三月初三上巳日。聽蛙聲占水旱。故諺云

田鷄叫得啞。低田好稻把。田鷄叫得響。田內好牽槩。六月十五日。俗謂流頭。按輿地勝覽曰。新羅舊俗。以是日浴東流水。因為禳飲。謂之流頭宴。其來久矣。但食水團餅者。未知何據。或以為出於古槐葉冷淘之義云。

晝夜

漢舊儀。中黃門時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顏氏家訓曰。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夜。亦謂之更。漢天文志。戊午乙夜。月蝕熒惑。晉天文志。永熹三月丙夜。月蝕既。丁夜又食既。緇素雜記云。五夜者。謂半夜時如日午也。杜詩。五夜漏聲催曉箭。正為五夜耳。余意此說恐誤。此五夜。猶言五更。韓詩註云。夜分為午。李賀詩。羅幃五夜愁。是也。

唐制。京城內金吾衛軍。昏曉傳呼。又置六街街鼓。以防奸盜。此法最備。嘗見皇朝北京裏。夜則街卒守信地傳呼。至曙而罷。我國巡更之法。最為疎虞。許多城內四五殘卒。一番巡過。何能禁奸而戢盜乎。謂宜倣中朝之制。為得也。一日十二時。一時分八刻。子午各加二刻。一晝夜共一百刻。韓詩曰。百二十刻。須臾間。豈唐時漏刻。與今異耶。凡言晝夜者。日出後日入前為晝。日入後日出前為夜。此曆家法也。

李郢詩。二十五聲秋夜長。按稗史。夜漏五五相遞。為二十五。至宋去五更後二

點。又并初更去二點。首尾止二十一。至今不改云。蓋中朝漏點。與我國同矣。

災異部
災眚

博物志曰。麒麟鬪而日蝕。鯨魚死而慧星出。嬰兒啼則婦乳出。按庾信文曰。雲生伏鼈。星出鯨魚。韻府群玉云。旬始星名。一曰妖氣。見北斗旁青黑色象伏鼈。晉書。天垂伏鼈。是也。

論衡曰。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為西方聖人生。余謂佛之生。乃中國之大變。此紀異也。列子亦曰。西方有聖人。則周之時。已知有佛矣。

京房易占曰。日食乙酉。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按魏高貴鄉公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五月有成濟之變。其應驗甚妙。不下於焦易矣。按漢成帝時。宮中雨一蒼鹿。食之甚美。云古有雨金雨錢雨魚雨石。而鹿則尤恠矣。又孫吳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云。異哉。孰主張是。

漢書靈帝時。京師馬生人。風俗通曰。養馬胡蒼頭交馬以生子云。又唐書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京房易傳。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聞頃年獫狁與牝驢交合。昔盤瓠之裔為蠻。白狼之產為突厥。蒼鹿之生為蒙古。蓋此類

歟。東晉時地生白毛。孫盛以爲人勞之異。宋高宗時地生白毛。童謠曰地上白毛生。老少一齊行。姜沆言在倭中。目見天雨毛連日不止。頃在戊申己酉年間。天雨木實者屢矣。未知何應也。

筆談曰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大木盡拔。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霄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爲丘墟云。恠矣。

東閣雜記。中廟朝戊寅五月十五日。京外地大震。太廟殿瓦飄落。闕內墻垣塌倒。民家或有頽圯。男女老少皆出外露處。以免覆壓。上以災異。延訪大臣六卿三司。其後赴京回還。使臣聞見錄中言蘇州常熟縣有白龍一黑龍二。乘雲而下。口吐火燄。隨以雷電風雨。卷去傍近民舍三百餘戶。船數十隻。飄入半空。墮地粉碎。乃同日也。云夫龍之威至於如此。亦異矣。

新羅太宗王時。吐含山地燃三年而滅。北巖崩碎爲米。食之如陳米云。近世肅清門外巖石罅有液流出。清者如酒。濃者如餅。人爭取食。余取來見之。則堅凝不堪食。蓋見日故也。如地燃地陷之變。近歲亦多有之。

天文志云。敵上氣如匹帛者。此雄軍之氣。不可攻也。若在我軍上。戰必大勝。按世宗朝。崔潤德西征時。將戰。軍上忽有白氣如匹帛。日官曰大勝之兆。果

大捷。

先王朝嘗旱甚。下教曰。昔于公慟哭三年旱。今日未知幾于公慟哭耶。即日疏放囚人。聖德至矣。人皆感激。

萬曆丁丑。蚩尤旗出尾箕星。乃燕分。與我國同分野。其長竟天。累月不滅。是歲日本倭酋平秀吉。始有犯順之謀。後十五歲壬辰。寇陷我國。皇朝動天下之兵。征勦七年而始定。夫以蕞爾小醜。跳梁海島中。逆節乍萌。而象見于上如此。吁可畏哉。

戊子六月。穩城地。二更有火塊如人佩弓矢。飛而向北。震雷隨之。如冰坼之聲。越四年。倭寇闌入六鎮。是氣之先至者也。

壬辰以前。朱洪竊去社稷位版。李山盜宗廟金銀寶冊而火之。又有賊偷御座日月鏡。繼以鄭汝立謀逆之變。至於健元陵寢鳴漢水赤蚩尤。亘天穹龜出海。此等變異。不可悉記。

癸巳元日。白氣三道。自西北亘天。橫貫太陽。傍有雙虹。圍暈二匝。識者以爲勝敵之象。越七日。天兵克平壤。

萬曆乙巳。余守安邊。七月十九日。自西時急雨如注。獐風裂屋。至二更大水入城。彌漫如海。不見涯際。境內閭家殆盡沉沒。人畜漂去者甚多。至有全村無一遺者。翌朝雨歇。則牛馬鷄犬蛇虺。山禽野獸水族之類。堆死於洲渚。或海

濱者如山。而臭腐人不敢近。山崩岸塌。川原變遷。沙石蔽野。野無餘穗。至於山中大木。亦皆根拔。浮下於德源之境。填塞數十里。人不通行。燒火月餘。方盡。是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也。或疑非天降雨。乃海翻而為災云。

先王丁未六月。湖西及嶺南。雨雹大如鴨卵。壓碎禽鳥。隕殺草木。咸鏡南道。雨雹霜雪。日候寒凜如冬。又有訛言取人膽之說盛行。白晝城中。人不單行。傳及外方。八道皆然。人心恟懼。道路阻絕。數月後方定。十月慧星見三台之間。尾指文昌及北斗魁。長十餘尺。色蒼白。逾月始滅。明年。上昇遐。是其驗也。

癸丑十月。野雉入都城。殆遍於市肆。不知其數。至於飛集闕中。市井小兒爭相捕食之。如是月餘。亦恠矣。

饑荒

續博物志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言丑年豐。巳年歉也。鷄林玉露曰。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謂作荒。以此觀之。非今時獨然。小說曰。杜甫寓蜀。蠶熟時。每與妻子躬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噫。子美之窮。至於行乞。甚矣。其赴奉先詩曰。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所愧為人

父。無食致夭折。傷哉傷哉。

新羅太宗王朝。時和歲豐。布一匹直租三十石。或五十石。高麗恭愍朝。京城饑。大布一匹直米五升。此東方盛衰之極也。頃在 先王朝。癸巳甲午年間。新羅倭寇。木綿一匹直米二升。一馬價不過三四斗。飢民白晝屠剪。至父子夫婦相殺。食重以疫癘。道路死者相枕。水口門外積屍如山。高於城數丈。募僧徒埋瘞之。訖乙未乃止。翌年丙申。豐稔。綿布一匹直米三四斗。豆則五六斗。人始免菜色。而酒肉奢侈甚於平時。

癸巳。京城倭退。後餓莩滿城。一日死者不紀其數。先王教曰。近日飢民無術。可濟。予仰天痛憫。欲先死而不得。有司日進白米六升。予平日素不食三時。雖三升之米。寧能盡食。今宜除米三升。分送于賑濟五場。又內出白米若干石。令政院作粥。以饋飢民。其愛民之意至矣。時庭試及第崔啓沃。放榜日。戴賜花持紅牌。就賑濟場喫粥焉。

人異

鳥之大者曰鵬。魚之大者曰鯨。蛇之大者吞象。蟹之大者如山。蚯蚓之大者長至七十尺。在高麗史。物有如此。人亦宜然。如防風氏。身橫九畝。何足疑乎。神異記言。東南大荒中。有樸父焉。夫妻并立。其高千里。此說固誕矣。按古記云。新羅時。有女屍漂泊于海岸。長五十尺。或云長三十六尺。然則博物志所謂

龍伯國人長三十尺。又曰日東北極人長九丈。又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者似有徵矣。

史記註。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又漢書五行志曰。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故銷兵器為金人十二云。其長至二十五丈則惟矣。誕矣。

後漢書曰。東沃沮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云。郭璞長臂國贊曰。雙臂三丈。體如中人。捕魚海濱是也。按歐羅巴輿地勝覽曰。區度寐國在東北方。其人甚長而衣短云。疑卽此也。豈古人未之知耶。

漢書哀帝時。豫章男子化為女。嫁而生一男。夫化女惟矣。生男則尤惟矣。宋孝武寵崐嶠奴。註其狀似崐嶠國人。崐嶠國在林邑南。按南蠻傳。林邑以南皆拳髮黑身。通號為崐嶠云。蓋海鬼類也。晉簡文皇后形長而黑。號崐嶠云。余嘗見暹羅國地圖。海中有大崐嶠小崐嶠。疑卽此地。本草曰。鷄舌香出崐嶠。輪交廣者亦此也。

劉提督綆。乃四川總兵。萬曆癸巳。領蜀兵出來。其軍有海鬼者。出南蕃。面色深黑如漆。能潛行海底。而其貌如鬼。故名。有長人者。形體絕大。幾二丈。不堪騎馬乘車以行。疑卽長狄巨無霸之遺種也。以此觀之。天壤之間。何物不有。春

秋時。長狄僑如。長二丈。或云五丈。漢張仲師二尺二寸。東郡短人纔七寸。此大小之辨也。

按雜書。東海有國。為女感風而孕。北方有國無男。照井而生。人謂不經而不信之。其不信宜矣。然今鷄與鵝鴨。其雌獨處而能生卵。是則人所目見。理固有不可知者。豈女國獨陰無陽。故只能生女歟。

古今註。齊后怨王而死。變為蟬。述異記。楚莊王時。宮人一朝化為野蛾。飛去云。此何理也。豈宮女多怨曠幽思。故有此異歟。又小說言人或死而化為飛禽與蝶者。抑何理也。

雲南志曰。元時脫脫平越。見射死人。有尾長三寸許。詢之土人。謂此等間有之。年老往往化為虎云。惟矣。

車復元。以製述官。隨通信使往還日本。嘗言在日本時。得一書見之。皆記水族變化為人之事。蓋海島鴻荒之世。乃有許多怪事也。

昔唐朱粲。張茂昭。五代張從簡。薛震。嗜食人肉。皇明新安王有熇。喜生食人腦。肝膽。噫。豈獨盜跖然哉。尤可怪者。唐左史郎中任正名。舒川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知福建院權長孺。嗜人爪甲。近世江陵有姓金者。喜吮人腎囊。為天下至味。常於山寺與僧共處。日以吮囊為事。僧徒苦之。此其食性之不可知者。

物異

昆蟲無不羽化。固也。羽蟲而化鱗物。鱗物而化麋鹿。何理也。田鼠為鴛。蝦蟆為鵝。鯉鮪為龍。鷄為蛇。雀為蛤。雉為蜃。蛇為雉。蟾蜍為河豚。恠矣。人有化為虎。為牛。為獐。為魚。鱉。禽鳥亦何理耶。蕨與當歸。乃植物而亦變為蛇。此理之尤不可知者。夫十二類之生。充滿天地間。生生化化。擾擾棼棼。造物真戲劇也哉。

龍聽以角。非真聾也。是以角為耳者也。牛聽以鼻。非無耳也。是以鼻為耳者也。龍不翼而飛。是以不翼為翼也。蛇無足而行。是以無足為足也。貓食薄荷而醉。是以薄荷為酒者也。獾食銅鐵而飽。是以銅鐵為食者也。故形不可一體而求。理不可一例而推。

草木無情。而何首烏。石楠。有雌雄之感。禽獸有偶。而靈狸自為牝牡。蓋物異也。蟲鳥卵生。而鷓鴣吐子。仙鶴化胎。余所目見。則蟾蜍亦吐子矣。人亦有卵生者。徐偃王與新羅始祖是也。如彭祖剖母脅。老子剖母左腋。釋迦破母右腋。而出。亦異矣。

物之化生理也。至如鳥有蚊母。草有蚊母。虻母。果有蚊蛤。此則理外之理也。世人局於見聞。以其小智而欲窮天下之理。烏可哉。

說郭等書曰。炎州在南海中。去岸九萬里。有風生獸狀如豹。火燒不死。劍斫不

入。以鐵鎚打頭十數萬乃死。其口向風便活。以石上菖蒲塞其耳鼻則死。取其腦和菊服。長生。又海南有魚如鼈。斬其首乾之。椽去其齒而更生。亦鱗魚也。宛委餘編曰。風母如猿。打殺遇風即活。醫方曰。水蛭火乾經年。得水亦活云。蓋異種也。

嶺南志云。有物如蒲帆過海。海人擊之。乃蝴蝶也。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又蜈蚣大者長百步。南越志曰。大者其皮可以鞞鼓。其肉為脯。美於牛肉。今我國南邊亦多蜈蚣。有長過尺者。以百步准之。特眇少者耳。

按本草曰。虎與鹿兔壽皆千歲。五百歲毛變白。醫學入門曰。狼壽八百歲。三百歲善變人形。熊壽五百歲。能化為狐狸。又曰。獼猴八百歲化為猿。猿五百歲變為獾。獾一千歲變為蟾蜍。抱朴子曰。狐壽八百歲。三百歲變為人。本草曰。蝙蝠在乳石洞中。食其精汁。色白。壽千歲。相鶴經曰。鶴千六百年。色白。又龜鶴壽皆千歲。宛委餘編曰。肉芝即萬歲蟾蜍。千歲蝙蝠。千歲靈龜。風生獸千歲燕之類。服之令人長生云。蓋龜燕蝙蝠。蟄而服氣。故能壽。而蟾蜍又最壽矣。

西陽雜記云。夜行遊女。一日天帝女。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婦人。喜取人子。凡胎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當為鳥崇。此言似誕。而今按醫方。小兒門無辜疳。是也。

辛卯年夏。三陟襄陽蔚珍等邑。有蟻虫蔽海而出。瀾漫海岸如戰鬪之狀。又京中柳謐家庭前五六間地。黑蟻遍布。或斬頭或斬腰而死者不記其數。翌年而倭寇至。此其兆歟。

白雉蓋常有之。先王朝辛卯年。固城山中產白雉。丁未年。江原道獻白雉。今甲寅年。黃海道獻白雉。又丁未年。狼川有白鳥與群鳥相逐。今庚戌年。白鳥巢于泮宮。群鳥並逐。踰月不去。又癸丑年。白鵲出于城中。白鴈來于陽川江北。此皆出狀啓。或人所目擊者。

余為洪州時。白棗生衙舍席門外。長可四五寸。莖條潔白。枝葉玲瓏如刻玉。甚可珍玩。即戊申五月。宣宗大王國恤時也。

芝峰類說卷一終

芝峰類說卷二

地理部

地

俞琰曰。皇天后土。皇大也。后與厚通。今后土夫人祠。塑婦人像。非也。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古者謂天子元后。又有后夔。后稷之稱。則以后土為婦人者。謬矣。然漢禮樂志。地祇。謂之富媪。其以媪稱何也。釋者以為稱坤為母之儀。未知是否。

博物志云。地以名山為輔。佐石為骨。川為脈。草木為毛。土為肉。三尺以上為糞。以下為地。如所謂糞土之墻。糞字蓋此義也。

淮南子曰。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後人以谷為牝。此也。

邵康節曰。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北結。萬物之死地也。余謂生因於死。死因於生。氣屈則伸。陽剝則復。雖當寒沍之時。生意未嘗息滅。則其所謂死地。即所謂生地也。

山

述異記曰。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其死也。頭為五岳。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

髮為草木。一云頭為東岳。腹為中岳。左臂為南岳。右臂為北岳。足為西岳。余謂此特就中國而言。若曰頭為崑崙。足為白頭山可也。

拾遺記曰扶桑五萬里。有磅礮山。上有桃樹百圍。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礮山東。生碧藕長千常。故有萬歲冰桃。千常碧藕之說。余意磅礮與方丈音相近。俗謂智異山為方丈山。又世傳昔有人於高城海邊。見水中臥石。題曰方丈山碑。以此或疑金剛亦號方丈山云。所謂鬱水。恐指鬱陵島而言。按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一云七尺為常。

拾遺記曰蓬萊山高二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不加陶冶。自然光淨。東有鬱夷國云。所謂細石。似今碁子之類。而鬱夷與鬱陵島音相近。鬱陵亦古國名。王維送日本晁監序曰扶桑若薺。鬱島如萍。此也。又曰圓嶠山上有方湖。周迴千里。今漢挈山上有深池。世謂漢挈為圓嶠者。蓋有據矣。

按韻書曰禹迹之內有三崆峒。黃帝問道處在汝州。杜詩崆峒小麥熟。在臨洮。又其一在安定云。而薊州之崆峒山不與焉。按陳子昂詩曰北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尙想廣成子。遺跡白雲隈。子昂豈無所考而云哉。黃帝都涿鹿。涿鹿今幽州。幽州去薊門近。則子昂之說似是。

張翰翔曰赤壁雖有名。景則不如名。第因眉山二賦。遂勝千古耳。余聞魯訥言。在中朝。親見滕王閣。頗不如所聞云。是豈獨赤壁乎哉。按三才圖會曰赤壁

磯在黃州。蘇軾遊此。以為曹操敗走處非也。赤壁乃在武昌樊口云。余謂以蘇之博雅而猶不知此。何耶。

朱子與客談風水。因曰冀州好一風水。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與術者之見異矣。

宛委餘編曰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南嶽長離山。在南海中。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中嶽崑崙山。在九海中。為天地心。此五大嶽也。方壺山鍾山。在北海。扶桑山蓬萊山沃焦山。在東海。連石山。在東南。方丈山員嶠山岱輿山。俱在大海中。酆都山。在九壘之下。玄洲。在北海中。瀛洲。穆洲。祖洲。在東海中。鳳麟洲。聚窟洲。生洲。在西海中。炎洲。在南海中。元洲。長洲。俱在大海中。滄海島。在大海中。高五萬里。皆神仙所居。又拾遺記曰岱輿圓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在海東云。按廣桑山。雜書所謂孔子為太極上真公。主廣桑山是也。鍾山。有龍噴火照天門是也。十洲。西王母所謂巨海十洲人跡罕到者也。以此觀之。申功言天下名山八。三在蠻夷。五在中國。其所見。豈不偏且小哉。

王世貞曰。今天下二華不如峨眉。衡嶽不如武當。嵩少一培塿耳。而崑崙天柱。以要荒棄之。雖然。是寧獨山而已哉。余謂我東人名能文詞者。無讓於中華。而華人以要荒視之。一無傳道之者。噫。豈唯山哉。豈唯山哉。

三才圖會記。本國山川曰大興洞朴淵。皆在天磨聖居兩山之間。昔有朴進士者吹笛淵上。龍女感之。引以為夫。故名朴淵。五冠山在長湍府西。有五峰團圓如冠。俗離山在報恩縣。有文藏臺法住寺。冰山在義城縣。動石在九井峰下。青鶴在智異山中。諺傳崔致遠所遊處。三日浦在高城郡。寒溪山在麟蹄縣。形勝甲於嶺西。萬瀑洞在金剛山中。洞有普德窟。鑿絕壁立銅柱於外。以構小屋三楹於其上。拘以鐵鎖釘于巖石。浮在空中。祥雲亭。傍海有長松連十里。仰不見白日。叢石亭在通川郡北。嶺南樓在密陽府。館東勝覽為嶺南第一。云我東山川樓觀之勝。不在於此。而圖會所載。特出於傳聞。故疎略如此。

世謂三山乃在我國。以金剛為蓬萊。智異為方丈。漢拏為瀛洲。以杜詩方丈三韓外證之。余謂三神山之說。出於徐福。而徐福入日本死而為神。則三山應在東海之東矣。老杜不曰方丈在三韓。而曰方丈三韓外。其言宜可信也。我國諸山皆發源於白頭山。自磨天鐵嶺而南為金剛五臺太白。至智異而盡焉。南師古常言白頭山脈不應到此而止。當是隱伏海中。為日本諸島云。其說有理。今濟州漢拏亦其一也。

遼志曰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即混同江。剖大木為舟。形如梭。曰梭船。即今尙

船也。又吾學編曰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北為混同。按長白山蓋白頭山。以四時常白故名。

通典云匈奴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人無顏色。說郭曰焉支闕支也。又云今之臙脂。此山出紅藍可為臙脂。闕支以為飾。故失山則婦人無顏色也。

智異山亦號頭流。白頭山之脈流至此。故云。或言其脈至海而窮。停留于此。作頭留。是又名方丈。通鑑輯覽云方丈在帶方郡之南。其曰帶方亦因方丈而名之。

楓嶽俗號皆骨。僧謂之金剛。亦名涅槃。或曰悞怛。亦曰衆香城。按華嚴經云東北海中有金剛山。一萬二千曇無竭菩薩常住其中。金安國詩云永郎風月三千首。無竭雲煙一萬峰。是也。

中國人有曰願生高麗國。親見金剛山。金剛山之名於天下久矣。然我國之人相去數百里間而不果遊者多矣。申企齋亦云少時多病。今傷老。辜負名山。此百年頃歲。東征天將等。問金剛遠近。或欲往見而辭以僻遠。故不克行。

漢拏山一名圓山。在濟州。以峰上皆平故名。世傳登其山頂則可瞰老人星。其大如燈。山頂積雪。盛夏不消。有大池。旱不竭。輿地勝覽曰。即圓嶠山也。然則以漢拏為瀛洲山者非也。漢拏西北別有一山。名瀛洲山。故謂濟州為東瀛洲。又瑞山。高麗時自海中湧出。周四十里。山無草木。今在大靜縣云。

伽椰海印寺之洞曰紅流洞。洞口有武陵橋。又有崔致遠題詩石。詩曰狂奔疊石吼重巒。人語難分咫尺間。常恐是非聲到耳。故教流水盡籠山。又智異山神興寺洞。亦謂紅流洞。

智異山青鶴洞。舊有青鶴栖止。故名。前朝李仁老至神興寺。尋青鶴洞。不得。有詩曰杖策欲尋青鶴洞。隔林空聽白猿啼。洞之得名。蓋久矣。居僧為余言。平時有俠少投石傷鶴翅。鶴由此不復來。未幾有壬辰之亂。蓋見幾而作也。

松嶽初名扶蘇。或稱鶴嶺。或稱神嵩。以栽松故名。松嶽。所謂鶴嶺。青松此也。尹紹宗詩。蒼蒼萬古扶蘇山。許琛詩。扶蘇王氣欲沉淪。皆指松嶽耳。又扶蘇山在扶餘。李穀扶餘懷古詩。扶蘇山下徒立國。是也。

輿地勝覽曰。方巖在漢挈山絕頂。人跡不到處。其形方正。如人鑿成。其下莎草成蹊。悅聞絃管之聲。莫知所從來。世傳神仙恒遊之所。又曰旌義金寧威德。多神仙云。金寧威德。亦濟州屬縣名。

清風郡治有屏風山。山有穴。方二尺許。風氣甚烈。雖盛暑之日。猶覺寒凜。名風穴。穴中空曠。其深不知幾里。可攀緣以入。以火燭之。石罅多有石髓。可食。取出穴外。則堅凝為石。按荊州記云。宜都狼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宋玉風賦曰。風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註。土囊。大穴也。蓋此類也。

義城縣有冰山。中有石穴。穴口三尺。為風穴。又有穴在巖下。廣一尺。立夏後冰始凝。極熱則冰堅。鍾雨則冰釋。春秋不寒不熱。冬則溫氣如春。謂之冰穴。義興縣華山。亦有風穴。甚寒。每夏冰結。異哉。

雲峰八良峴。有血巖。乃我太祖勦滅拔都之地。石上斑血。至今若新漬。壬辰歲。巖血流而倭寇至。恠矣。

水

河源志曰。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泥淖。弱不勝人跡。望之粲若列星。故名星宿海也。按河源自星宿海。行半月至崑崙。則古稱源出崑崙者。妄也。在胡元時。西域諸國。無遠不通。故遣使窮河源所出。而為此志。則其言宜可信也。

朱子以黃河及長江。鴨綠江為天下三大水云。蓋鴨綠江自白頭山走數千里。分派為三江。西南入于海。其發源甚遠。故謂之大水。

我國所謂泚水有三。其一。漢書謂漢興。修遼東古塞。至泚水為界。又衛滿亡命。渡泚水。即今之鴨綠江也。其二。唐史謂平壤城南泚水。即今之大同江也。其一。東國史謂百濟疆域。北至泚河。即今之猪灘也。按戰國策云。朝射東莒。夕發泚丘。蓋指我國泚水而言。

千字文。金生麗水。或者言麗水之麗字。即高麗也。蓋以三叉河一名遼水。舊屬高麗。故云。今按韓子曰。荆南麗水生金。又考杜氏通典。南方有麗水縣。乃知

其文本出於此。

河者北方流水之通名。故自遼抵燕都一路。有八渡河。襄北河。三叉河。大小凌河。沙河。深河。灤河。潞河。玉河。皆以河稱焉。我國之猪灘。舊稱浪河。蓋亦以此。我國溫泉。京畿全羅道外。無處無之。平山延安溫陽伊川高城東萊最著名。俗傳世宗大王有眼疾。命中使汲取諸道溫水稱量。則唯伊川葛山溫水最重。乃親幸沐浴良驗。故以葛山溫水為第一云。椒井多有之。廣州清安等處最有名。每七八月。有椒氣甚烈。病人沐浴。頗有奇效。按本草。溫泉下有硫黃。故水熱。醫鑑曰。冷泉下有白礬。故水味酸澁冷冽。所謂冷泉。即今椒水也。

海州有鳴川。以饒別之地故名。昔有人於此別妓。妓不泣。乃作詩曰。水有鳴川水。人無泣別人。那將橋下水。沾却美人巾。

大津在京畿忠清之間。水路三十里。中有大石。舟觸則碎。俗號賽神令公。行人必以香火祈祝。賽神之稱。蓋以此。而謂之令公。則未知其義。或疑令公。即靈君云。

半山詩云。十月寒江正復槽。按正月水曰解凍水。二月曰白蘋水。三月曰桃花水。四月曰瓜蔓水。五月曰麥黃水。六月曰山樊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霜降水。十月曰復槽水。十一月曰走凌水。十二月曰蹙凌水。庚

信詩。春水望桃花。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亦此也。

異聞錄曰。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無所謂西海者。經傳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也。漢西域傳所云蒲類海。疑亦停居一澤。或言即星宿海。非西海也。余謂世所稱四海。只據中國而言。非天地間之四海也。若考三才圖會則可知。

夷堅志曰。寧海縣東海中。有尾閭。其水湍急。陷為大渦者十餘。舟楫不可近。蓋東海泄水處。按寧海。即浙江台州屬縣也。莊子尾閭洩之註。尾閭一名沃焦。一石方圓四萬里。海水注之無不燋。此兩說似不同。

古人詩文中所謂碧海。概指東海而言。按十洲記。東有碧水不鹹苦。正作碧色。山海經云。扶桑在碧海中。又東海亦謂滄海。列仙傳云。巨鰲背負蓬萊之山。抃舞戲滄海之中。是也。今人混稱則非也。

輿地勝覽稱京都為左控關嶺。右環渤海。董越朝鮮賦。稱海西曰北接慈悲。南臨渤海。倪謙太平館賦。曰漢江蕩潏。渤海攸歸。按博物志。東海共稱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中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蓋我國之西海。即中國之東海。故通稱渤海。

中國之東海。即我國之西海。其有潮汐固矣。我國之東海本無潮汐。是理外難

知之事。而歷世無論辨之者。中國之人。未嘗見我國東海故也。楊生萬世。乃東海居人。為余言北海自北而流。下至東海。晝夜不止。故雖風靜之日。波聲遠聞。長流之水無潮汐。其勢然矣。不足恠也云。

嘗見暹羅國地圖。則東南海中有萬里長沙。萬里石塘。連亘回抱。崔溥漂海錄所謂在濟州望見白海者。疑卽此也。

島

田橫義士死海島中。後人哀之。號曰嗚呼島。俗傳洪州海州海中有芴叱盆島。乃是嗚呼島云。蓋以方言芴叱盆。近於嗚呼之義。故附會而為之說也。昔國

初朝京使臣過半洋山舟敗云。半洋山在嗚呼島。蓋距我境為遠耳。

于山國

蔚陵島一名武陵一名羽陵。在東海中。與蔚珍縣相對。島中有大山。地方百里。風便二日可到。新羅智證王時。號于山國。降新羅納土貢。高麗太祖時。島人

獻方物。我太宗朝。遣按撫使刷出流民。空其地。地沃饒。竹大如杠。鼠大如

猫。桃核大於升云。壬辰變後。人有往見者。亦被倭焚掠。無復人煙。近聞倭奴

占據礮竹島。或謂礮竹卽蔚陵島也。

三峰島亦在東海中。成廟朝。人有告之者。遣朴元宗往探。因風濤不得泊。還

過蔚陵島云。山海經所謂蓬萊山。有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惟飛仙能到者。

蓋以東北海風濤甚險故云。

海浪島於我國為近。中朝及我國人。逃入本島。漸至滋蔓。燕山朝。遣田霖搜括

島內。遼東人六十四名。本國人四十八名。自頃年來。海賊出沒。寇抄兩西。至

湖南。無月不被其害。朝廷於白翎島安輿梁。設鎮以備之。其禍稍息。然後日

之患。有可慮者。

羅州有黑山島。按宋史。自明州定海縣。遇便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黑山云。以

此知我國南邊。與中國之江浙。只隔一海而近矣。

萬曆丁亥。倭犯全羅道。鹿島萬戶李大元。以孤軍逆戰于損竹島。援絕敗死。國

人哀之。損竹島。俗謂損大島。以方音呼竹為大也。與落鳳坡同一讖矣。

井

東部泉達坊。有井泉甚美。居人自古多老壽。坊之得名。蓋以此云。

城中水味。以於義洞宜城尉宅中。井水為第一。成廟封其井。汲取以進。謂之

御井。後賜宜城。故刻賜井二字於井甃石上。至今猶存。頃年唐官萬經理邢

軍門。皆以此井為第一。令人日汲以飲云。

平壤城中。舊無井泉。辛卯年。權徵為監司。掘井過數丈。不得水。乃有大磐石。鑿

石而泉出。其中有鮒魚及蓮子。其理不可知也。術者言地理。平壤城為橫舟

形。鑿井則有禍。翌年倭寇至。井水味苦。人亦不食。

頃年李慶深為統制使時。欲設營於固城地。使人掘井。深至十丈許。而無水。下

有磐石。用斧穿破。則中有瓦五六張。其下又有磐石。不得鑿破。或疑開闢前物也。又近歲黃州築城時。伐取山石。石中得一小佛。此又理之不可知者。按朱子曰。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却變而為剛也。是則然矣。

高麗之號。取義於山高水麗。則宜作去聲。而韻書作平音。未知何義也。中朝一路有高麗村。高麗舖。又遼東館中。有高麗井。相傳高麗人馬入去。則雖旱井水必溢出而不竭。故名。且日本武莊州。有高麗郡。攝津州有百濟郡云。

田

蘇秦傳。負郭田二頃。按六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或曰百步為畝。

又田中溝曰畝。田間道曰畛。陌曰畦。畦曰畔。畔曰町。

箕子井田。在平壤南門外。田中有井。名曰箕子井。韓久庵百謙。欲究其制。乃考殷周步數。異同尺寸長短。逐畝折算。辨其區畫。則每區七十畝。各為小界限。而縱橫皆八。通計六十四區。為一大界限。方方正正。延袤數里。含毬正陽兩門之間。最為分明。乃作井田說。以明殷周田制之不同。其篤於好古如此。噫。自秦開阡陌。而井田之制。無復可尋。孰謂殷制之在我東者。其遺蹟歷數千載。而不泯耶。然非久庵。則孰知其詳。若此乎。尤足尚已。

雲谷雜記曰。沅湘間多山。農家植粟。多在岡阜。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

即布種。如是則必倍收。所謂刀耕火種也。今我國山郡亦如此。謂之火田。南蠻多水田。謂五畝為一雙。按王弼州云。買兩拳角犢墾十雙。此也。

倭國謂田為畠。謂水田為田。火田為畑。猶我國以水田為畓也。故官名有畠山殿。地名有畑島云。

諸國部

本國

東方地不過數千里。而三國以前。有五十國之多。何耶。夫以中國之大也。而上古得百里之國。萬區。至周尚有千八百國。東方三國以前。猶上古也。其有五十國。無恠矣。

史記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蓋漢之所定者。乃衛滿所據之地。非我國全壤也。按東史。樂浪。今平壤。臨屯。今江陵。玄菟。古東沃沮。今咸鏡地。真蕃。治雪縣云。今不詳其處。然考諸杜氏通典。則真蕃當在遼界耳。

一統志曰。朝鮮。漢末為公孫度所據。至孫淵。魏滅之。晉末。陷入高麗云。按公孫度所據。即遼東。非朝鮮全地也。晉永嘉末。遼東為高句麗所取。志不曰遼東。而曰朝鮮。乃記者不詳也。

丸都城。今不詳其處。或言寧遠。劔山是也。蓋俗謂劔為丸都故也。按綱目註。高

句麗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又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又小舫

泝流東北行五百里。至丸都城云。
按東史百濟之地。東至智異山。西南限大海。北抵漢江。又溫祚王時。以湏江爲

界。卽今平山府猪灘云。蓋初界猪灘。而後界漢水也。祈順詩曰。百濟地形臨水盡者是也。
東國史所稱扶餘國。今不知所在。而考史書。則東沃沮北接扶餘。南接濊貊。又扶餘王讓高句麗曰。我先王與先君東明相好。而乃誘我臣遼。逃至于南。以立國云。又高句麗築長城。北自扶餘。南至海。千有餘里。則扶餘國在高句麗之北界明矣。按遼史。扶餘城後爲渤海所都。今黃龍府是也。又百濟移都泗泚。國號南扶餘。泗泚今扶餘縣也。與此不同。

箕子朝鮮之後。始有三韓之稱。而其說不同。按後漢書云。卞韓在南。辰韓在東。馬韓在西。世謂馬韓卽今全羅道。卞韓卽今忠清道。辰韓一名秦韓。卽今慶尙道。或言馬韓最大。爲全羅道。忠清道。卞韓辰韓。皆在慶尙道。或云京畿忠清黃海等道爲馬韓。全羅道爲卞韓。慶尙道爲辰韓。未知孰是。然以史記觀之。則後說似近矣。此外又有濊國。今江陵。貊國。今春川。以此推之。箕子所封衛滿所據。皆平壤近地。三韓則不能悉有之也。
魏略曰。箕子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準。僭號稱王云云。輿地勝覽所謂朝鮮武康

王。卽箕準也。蓋朝鮮至箕準始稱王。避衛滿至馬韓開國。後爲百濟始祖溫祚并之。是西漢末也。

東史。衛滿據王儉城。註王儉城今平壤。古仙人王儉宅也。輿地勝覽云。古記檀君名王儉。馬史作王儉。未知孰是。

新羅享國幾一千年。至其中葉。統合三韓。時和歲豐。人謂聖代。諺稱新羅聖代者此也。

山海經曰。海東有君子國。衣冠帶劍。好讓不爭。有槿花草。朝生夕死。又古今記曰。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花。按唐玄宗謂新羅號爲君子之國。且高麗時表詞稱本國爲槿花鄉。蓋以此也。

東方朔神異記曰。東方有人焉。男皆縞帶玄冠。女皆采衣。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投死救之。倉卒見之。如癡。名曰善人。余謂東方蓋指我國而善人之風。今不得而見矣。安得與斯人爲友也哉。

隋書。裴矩言高麗之地。本孤竹國。周以之封箕子云。此言未知所本。而輿地勝覽。李詹云。孤竹國。今海州也。中朝永平府。有孤竹古城。而詹乃以海州爲孤竹。亦未知何據。按首陽山。中有孤竹。郡舊基。無乃以此而附會其說耶。
唐書。新羅傳曰。依居山谷。以草茨屋。蓋越朝鮮賦曰。凡爲城郭。皆枕高山。蓋中原則民居邑郭。皆在平地。故云爾。

箕子制八條之教。按漢書相殺者以死償。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沒爲其家奴。婢云此八條中之三也。餘不可考。或疑并五倫爲八條云。漢書曰馬韓人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向上云。我東土室之制亦久矣。我國濟州之歌北道之哭嶺南之鄉音於中國相近云。

外國

安南國在中國西南。距北京一萬三千里。秦爲象郡。漢置交趾郡。至五代末。黎桓始僭王號。皇明永樂時。平定其地。東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後復叛。嘉靖初。以莫登庸篡弒。不許封王。稱安南都統使。猶自帝其國。按事文玉屑云。交趾國一名安南。乃瓠犬之遺種。其性姦猾。剪髮跣足。眚目昂喙。極醜惡。廣人稱爲夷鬼。貌類人者。乃馬援兵之遺種也。又老撾國在安南西南。古越裳之國。或曰卽哀牢國也。吾學編曰。其俗夷獠雜居。不知禮義。獷狽喜鬪。唯驩演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句漏富良江最爲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產金珠諸香。犀象兕。猩猩。獬豸。白雉。翡翠。波羅蜜。余赴京。每遇其國使臣。澀齒被髮。頗解文字。言語用合口聲。所謂眚目昂喙似矣。但皆被髮。與古剪髮異矣。

琉球國在東南海中。自福建梅花所。開洋七日可至。王居朴素。無金碧之飾。賦法略如井田。王臣民各分土爲祿食。上下無征歛。用刑甚嚴。以螺殼炊爨。人皆驍健。不知醫藥。而無疾病。兵甲堅利。射至二百步。好爭鬪。輒刃殺人。度不能脫。卽剖腹自斃。其山川有龜鼉嶼。彭胡島。國西古米山甚險。舟至輒敗。山無猛獸。以故多野馬。旁有毗舍耶者。島中小夷。鳥語鬼形。殆非人類。按韓昌黎送鄭尙書序。所謂流求是也。聞其國在我國濟州之南。晴日則自濟州依俛望見云。蓋海路不甚遠耳。

三佛齊在東南海中。有地十五州。東距瓜哇。西距滿刺加。土沃宜稼穡。人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隣國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字用梵書。有火鷄大於鶴。毛如青羊食炭。又祖法兒國在海中。產馳鷄長三四尺。行亦如之。按宛委餘編云。西域大鳥曰馳。蓋此也。

占城。古林邑。本漢象林縣。馬援置銅柱之處。至漢末。區連殺縣令稱王。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國。在大海南。南距真臘。西距交趾。四時常熱如夏天。無霜雪。草木長青。俗獷悍。果于戰鬪。貴女賤男。以黑色爲美。所居茅茨。不得踰三尺。出入乘馬象。有尸頭蠻者。婦人也。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頭返合體如故。失其體不得合卽死。犀大者八百斤。獨角在鼻端。長可尺五寸。馬小於驢。按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蓋其所產也。

暹羅國方千餘里。在海中。群山峭拔。環繞地下。濕氣候。嵐熱不齊。本暹與羅斛二國地。暹乃赤眉遺種。元至正間。始合爲一國。尙釋教。婦人多智。夫聽於妻。

喪禮。貴者灌水銀葬。民間鳥葬。習水戰。喜寇掠。產寶石。奇香。獅白象。白鼠。六足龜。蘇木。賤如薪。色絕勝。余嘗赴京。見其國地圖。有龍牙山。橫截海中。中關為門。形勢甚異。其人剪髮。面多漆黑。左衽。跣足。飲食以手。不識天朝文字。蓋非冠帶之國也。

日本舊名倭奴。漢武時始通中國。至唐改號日本。東西五千餘里。南北數百里。唯東山。東海等道。南北千餘里。以其南北狹。東西長。故謂之一字國。漢書曰。倭王居邪馬臺。續文獻通考曰。倭奴有百餘國。一曰邪馬。姜沆聞見錄云。倭王舊都曰野馬臺。有四百八十寺。極其華麗。蓋與南朝四百八十寺相埒耳。日本一州為一國。而陸奧州最大。管五十四郡。東西六十日程。其海中有金山。北接蝦夷。其人長大。而身有毛。地產文魚。貂皮等物。亦有山戎。自成聚落。其地廣漠無際。或言自奧州之平和泉。至夷海。纔三十里。與我國野人接界。頃歲。唐官入鍾城。開諭忽虜。時倭人在彼地。聞知其事云。夷海亦曰夷島。所謂蝦蟃。疑即毛人也。申叔舟海東諸國記曰。其地始於黑龍江之北者是矣。按日本國圖。八道六十六州。壹岐對馬二島不與焉。外此又有永良部。平戶島。五島。三島。八丈島等地方。其鄉有九萬二千。其村九十萬九千八百餘。田八十九萬九千一百六十町。畠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町。佛宇二千九百五十八。神宮二萬七千六百十三。男口十九億九萬四千八百零。女二十九億

四千八百零。凡城池所在。謂之鄉。五十五間為一町。三十六町為一里。其一里准我國十里云。

日本天皇始立於周平王之世。一姓相傳。至今不絕。天皇不預政事。惟享富貴而已。國王號關白。專管國政。以尊事天皇。豈亦周時列國之遺風歟。世謂無所事事者。為倭皇帝。或曰倭皇姬姓。吳泰伯仲雍之後。或曰以王為姓。未知信否。

自釜山東抵日本國都。海路幾四千里。自國都東北至駿河州。又一千里。所有山曰富士山。高四百餘里。屹立海中。山半以上。冰雪嵯峨。盛夏不消。千里內望而見之。其東則地名三島。三島之東北有峻嶺曰箱根。其上有巨湖。奇花異草。森列岸上。云余謂富士山。譯以漢音。則乃不死山。豈山上多生不死藥。故耶。宋景濂詩曰。六月雪花飄。素霧蟠根壓地三州間。是也。三州。倭地名。後漢書曰。徐福入海。止夷澶洲。韓文所謂海外夷。亶之州是也。按夷。亶二州名。今倭國南海道。有紀伊州。淡州。淡與亶音相近。疑即夷澶洲也。姜沆聞見錄云。倭人謂伊勢之熱田山。紀伊之熊野山。駿河之富士山。為三神山。又徐福死而為神。故紀伊州。今有徐福祠。熊野山守神者。徐福之神也。愛宕山守神者。新羅人日羅之神也。日羅者。疑即三國史所稱迎鳥細鳥者也。趙完璧言日本京都。見有徐福祠。徐福之裔主之云。

日本地暖無冰雪。而其北陸道甚寒。每冬雪深數丈。且海島皆石山戴土。故倭人專以土淺深爲饒瘠。若土淺一尺。則五穀不熟。其深七尺以上。至一丈爲最深。我國濟州亦如此。土無三尺之厚。故每苦旱災。常買穀於陸邑。以資其生。葬死者棺半在地上云。

日本諸倭將皆有食邑。如家康所食二百五十萬石。輝元一百五十萬石。其餘多或四五十萬石。少或十萬石者。不可悉數。其食一十石者。養兵五十人。一萬石者。養兵五百人。甲兵多少視穀數。其國之富強。可想已。

對馬島地皆沙石。居倭專靠我國開市。以爲生理。平時嶺南田稅。太平歸之。世傳宗盛長。其先本我國宋姓人。入其島爲島主。變姓爲宗。至平秀吉滅之。而以平義智代之。遂嚮導入寇。可勝痛哉。大概對馬倭於我國事。無不周知。且解我國言語。變詐自出。雖依平時通貢互市。以羈縻之。異日之爲患必矣。或言義智雖改平姓。而其實宗氏未嘗滅絕云。

日本近江州有黑土作塊如璧。生田野中。掘則還平。蓋息壤也。倭人用以炊爨。名曰土薪。猶中國之有石炭也。又日本產黑雉。而無虎豹鷹鵠。海產魚物亦不多云。

百濟亡。有臨政太子乘船入日本。爲大內左京大夫。都周防州。號大內殿。自以系出百濟。最親我邦。今倭將輝元之先。乃其從者也。臨政之裔。歷四十七世。

而絕。輝元之祖。代襲其土。都於安藝州。其俗視他倭寬緩。有我國人氣象云。

海東有毛人國。其國人遍體生毛。幾數寸。服屬於倭。楊生萬世。入日本時見之云。按山海經云。毛國居大海中。韓文曰。海外毛人夷亶之州是也。又楊生言。

女國近於日本。亦有夜叉國。遇人輒啖。日本人畏之。按事文玉屑等書曰。女國在東南海中。裸形感風而生。又曰。俯視井底水。照見其形。以爲交感。夜叉國在流鬼國北。流鬼國在黑水靺鞨之東北。東南際海云。

按真臘國。本扶南地方。七千餘里。在占城西南海中。距暹羅半月程。國甚雄富。俗尙華侈。故古有富貴真臘國之稱。其地四時常如五六月。自四月至九月。

每日下雨。自十月至三月。絕無點雨。禽有孔雀。獸有犀象。野牛。山馬。無鴻鵠。鷺。燕。鼠。大如猫。正月間荷花開。有茄樹。與木綿樹。高可過屋。出風土記。

小說真臘國人。不飲酒。比之淫。惟與妻飲房中。又西番忽魯謨國。飲酒者棄市。棄市酷矣。而不飲。尤可尙也。

瓜哇。古名閩婆。其國富饒。地廣人稠。爲東洋諸蕃之雄。男蓬頭。女椎髻。男必腰刀。刀極精利。刑無鞭扑。罪不問輕重。刃殺之。尙氣好鬪。顏色黝黑。獠頭赤脚。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虫。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按唐史。南蠻驃國。亦號閩利婆。國最富。王居以金爲璧。屋覆銀瓦。蓋是也。

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以葫蘆爲樂器。蓋海中絕國。而有上古三代之風。可尚也。

滿刺加。舊名五嶼。在南海中。氣候朝熱暮寒。王白帛纏頭。俗淳朴。尚回回教。勞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遇人卽嚙。嚙卽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群入市。覺者擒殺。按皇明給事中陳嘉猷。嘗奉使其國。有詩集。

榜葛刺。東印度也。國最大。財物豐衍。甲於隣國。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祝髮白布。纏頭。氣候常熱如夏。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曆有十二月。無閏。風俗朴厚。好耕植。一年二熟。婦女不施脂粉。自然嬌白。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輪養之。有兜羅錦。濶四五尺厚。可五分。背面皆毳絨。

錫蘭山在大海中。王尙釋重象牛。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罪死。國富饒。地廣人稠。亞於瓜哇。民上裸下纏。有珠池。諸番賈爭來市。有赤印島。人皆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食魚蝦芭蕉子波羅蜜。按波羅蜜產南海中。形如東瓜云。

溜山在西海中。四面皆海。無城郭。依山聚居。皆以溜名。無慮三千。舟行遇風失

入溜卽溺。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人巢居穴處。啖魚蝦無衣。草木葉蔽前後。按韻府曰弱水在西海中。不能負羽。蓋是也。又晉書扶餘國在玄菟北。北有弱水。肅慎氏東濱大海。北極弱水。續仙傳曰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非飛仙莫至。然則東北亦有弱水矣。

撒馬兒罕。漢罽賓也。去嘉峪關萬里。東西相距千里。風景偉麗。土田膏腴。頗類中原。西南番賈多聚於此。俗尙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人物秀美。多藝能。舊有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按吾學編載其國王表文。略與中國文字相同。

天方。舊名天堂。俗用回回曆。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風俗好善。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作盜賊。佛書所謂天堂。疑指此也。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城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故元駙馬居也。山多奇樹。有石峽。兩壁懸崖。宛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門。謂之鐵門關。岑參使交河郡。詩曰。鐵關控天崖。萬里何遼哉。卽此也。

土魯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亦曰車師國。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人皆屋居。信佛法。有靈山。周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天巧奇絕。草木不生。禽獸鮮少。蓋佛書所稱靈山是也。

黑婁。近土魯番。山川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有鹽澤。產石鹽。堅白如石。可琢

爲器以盛酒食。不鹽而醎。哈烈等地亦產云。

哈烈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四面大山而少雨。男髡首衣尙白。乃喪易青黑。人多善走。日行三百里。氣候常煖。男女瀆亂無耻。然有學舍。講習經義。省刑薄歛。寡爭好施。務農桑。蓋其俗亦淳朴矣。

于闐大國在葱嶺北。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人機巧喜浮屠法。相見輒跪。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稍知尊卑禮節。狀貌亦似華人。有白玉河。綠玉河。黑玉河。產玉珊瑚。膈臍。

火州。漢車師前後王地。去長安九千里。元帝置戍。已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地勢高敞。名高昌。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後陷於吐蕃。元號畏兀兒。今號火州。俗類匈奴。事天神佛法。按宋史曰。高昌人多壽。率百餘歲。無夭死。其山川靈山。蒲類海。交河爲大。其地山色如火。天氣多熱。史記相如傳註。崑崙之北。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岑參詩云。暮投交河城。火山亦崔嵬是也。

魯陳一名柳城。在西域中。經大川沙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謂之旱海。西有流沙河。北有火焰山。山色如火。氣候和煖。土宜麻麥。有小蒲萄。甘甜無核云。所謂流沙河。蓋卽禹貢流沙也。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土厚宜耕種。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產獅子。馳鷄。

福鹿靈羊馬哈獸。按韓詩貨通獅子國註。獅子國在南海中。人長丈五尺。船極高大。梯而上之云。疑卽此也。

亦思把罕。西南海中大國。廣袤千里。王居侈麗。物產豐厚。尙佛畏刑。喜施惡奪。有珠珀而無稻黍。日食惟稌麥。麥粒龜壯甘美。阿速在西海中。亦大國。敬佛鬼好布施。物產饒裕。涼暄適節。人無飢寒。夜無寇盜。蓋樂土也。以上諸國。出吾學編等書。又宋史曰。注輦國。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餘里云。此外西番及海外小國如彭亨呂宋阿魯甘巴利等國。不能悉錄。其不通中華。不入載籍者。亦何限乎。

五代史西域五廬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又仲雲界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曾以止渴。又吾學編西域大沙河。可二百里。無水。卽有水。人不可飲。飲牛馬輒死。討來思在海中。山下有水。赤色如火。燃亦異哉。

晉書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扶餘可六十日。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廣袤數千里。裨離國在肅慎氏國西北。馬行二百里。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一群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晉武時各遣小部。獻其方物。按黑水靺鞨卽肅慎氏也。黑水今黑龍江也。

五代史曰。契丹東距海有鐵甸。其地少草木。水醎濁如血。北有牛蹄突厥。人身

牛足。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爲犬嘯。生男爲狗女。爲人。東北至襍
劫子。其人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契丹嘗遣十人。齎乾餼北行一年。經四十
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國土名號。其地遇平地則溫
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云。自此以往。龍蛇猛獸魑魅
群行。不可往。此北荒之極也。余謂此北荒外。安知又有世界如三才圖會所
紀者乎。

稗史言回國。事天事祖之外無所崇。有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
海東。惟有孔門眞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余謂回回在西域。而其言如此。以
中華之士而乃尙佛教。何也。回回文字有篆草楷三樣。其曆法與中國僅差
二刻。聞西南諸國。奉回回教法者多云。蓋斥佛法而以事天爲重耳。又其俗
善保養。常護外腎。使不着寒。夜臥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
不可不保護。此說亦有理。回回或以爲古之大食國。非唐之回鶻回紇也。余
赴京時。見其國人。皆白布纏頭。亦詭矣。

裸壤國。距日本不遠。其人身甚長。全身黑如炭。目多白。額鼻高突。頭髮如羊毛。
娶倭女居日本。楊生萬世親見如此云。大抵海中之爲裸壤者多矣。
漢書曰。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三十餘國云。此則似指倭奴而言。今以我國
爲鯤岑。恐未是。况可自稱乎。

天下奇寶多出於西域。如玻璃瑪瑙蒲萄西瓜胡桃獅子之類是也。佛法幻術。
皆從西域而出。雖曰左道。可見其人多技藝也。其山川有流沙弱水崑崙星
宿海。中國之黃河源於此。亦靈異矣哉。

佛浪機國。在暹羅西南海中。乃西洋大國也。其火器號佛浪機。今兵家用之。又
西洋布極輕細如蟬翼焉。
南番國人。萬曆癸卯年間。隨倭船漂抵我境。見其人眉與上睫通爲一。髯似羊
鬚。其率人面漆黑。形狀尤醜。惟蓋海鬼類也。言語不通。因倭譯問。則國在海
中。距中國八萬里。倭人以地多珍寶。故往來通商。離本土八年。方到此云。蓋
絕國也。

永結利國。在極西外洋。晝則極長。夜纔二更。旋即天明。其俗惟喫麥屑衣皮裘。
以舟爲家。四重造船。以鐵片周裹內外。船上建數十檣竹。船尾設生風之機。
碇索用鐵鎖數百。湊合以成。故雖遇風濤不敗。戰用大砲。出沒行劫。海中諸
國莫敢相抗。頃年。自日本漂到興陽之境。其船極高大如層樓大屋。我軍搏
戰不能攻破。致令脫去。後問倭使。知其爲永結利人也。按元史。吉利吉思。去
中國二萬五千餘里。晝長夜短。即唐骨利幹國云。結利與吉利骨利音相近。
疑卽此也。

按唐史。骨利幹居瀚海北。其地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胛適熟。日復

出唐初號結骨。朱子曰：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東出而為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

歐羅巴國亦名大西國。有利瑪竇者，泛海八年，越八萬里風濤，居東粵十餘年。所著天主實義二卷，首論天主始制天地主宰安養之道，次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次辨輪迴六道之謬，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末論人性本善而敬奉天主之意。其俗謂君曰教化皇，不婚娶，故無襲嗣，擇賢而立之。又其俗重友誼，不為私蓄，著重友論。焦贛曰：西域利君以為友者第二我，此言奇甚云。事詳見續耳譚。

萬曆癸卯，余忝副提學時，赴京回還，使臣李光庭權僖以歐羅巴國輿地圖一件六幅，送于本館，蓋得於京師者也。見其圖甚精巧，於西域特詳。以至中國地方，暨我東八道、日本六十州，地理遠近大小，纖悉無遺。所謂歐羅巴國在西域最絕遠，去中國八萬里，自古不通中朝。至大明始再入貢，地圖乃其國使臣馮寶寶所為，而末端作序文記之。其文字雅馴，與我國之文不異。始信書同文為可貴也。按其國人利瑪竇李應誠者，亦俱有山海輿地全圖、王沂三才圖會等書，頗採用其說。歐羅巴地界南至地中海，北至冰海，東至大乃河，西至大西洋，地中海者乃是天地之中，故名云。異聞志云：天下無處非鬼，充塞無間，獨互人國白玉城，以白玉為之，鬼不敢入。

蓋鬼陰物，喜黑而惡白耳。有人至此城，得其故歸，以白石繞屋為牆。時河間多疫癘，獨其家無染者。今人用白堊塗門，亦其遺意也。按後漢書：西域大秦國以石為城，列置郵亭，皆堊堊之云。互人疑亦西域國名。

北虜

史記周武王時，肅慎氏貢楛矢石弩。按肅慎，即我國北邊胡也。楛矢，俗所謂西水羅木。胡人用以為箭者云。五帝本紀註：息慎，即肅慎也。唐虞時已見於中國矣。

小說曰：突厥居金山之陽，以鐵工役屬單于。突厥者，兜牟也。以善作兜牟故名之。又綱目註：金山狀如兜鍪，其俗號兜鍪為突厥，因為國號云。今漢音突厥與我國方音頭具亦相通。

昔金完顏氏以本出高麗，遇高麗甚厚，終不侵暴。愛州今義州本高麗地而陷於遼，及金滅遼，以愛州畀高麗。又尹瓘北征時，軍兵數百，後而未還，因居胡地，為一部落。今忽溫酋長夏叱貴，即其裔云。忽溫，即元時火溫衛也。今建州衛，即女真遺種，而或言前朝王氏之裔為奴酋云，未知信否。

元史稱色目人者，蓋謂蒙古外諸番夷人也。按小說云：佛語阿修羅，即今四夷諸色目是也。

建州毛憐海西等衛，皆本女真而建州最强。永樂時分置三衛，封其頭目為都

督指揮所以渙其群使不相統攝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今奴酋與如許互

相雄長不敢先動蓋其驗矣
韻府群玉曰胡中鹽出於木石聞今建州夷無鹽以柎木頭汁和味以當鹽所謂出於木石者蓋此類也

向化胡人入居內地者自祖宗朝有之蓋來者勿拒之意也頃年以來奴酋張甚擄去藩胡使之役屬故藩胡多願內附十百為群今畿甸兩湖之間連村雜處煙火幾於相望恐有日後難處之患謀國者其亦念及於此否

咸鏡北道自金宗瑞始設六鎮垂二百年以城底居胡為藩蔽謂之藩胡近年以來建州奴酋張甚掠去藩胡殆無遺者拓地至我境橫行深入莫敢誰何唇亡齒寒之憂有不可言

國都

歷代帝王之都伏羲神農都陳黃帝都涿鹿今幽州堯都平陽今冀州舜都蒲坂禹都平陽商湯都亳後遷囂遷相遷耿盤庚復都亳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平王遷洛秦都咸陽漢都長安東漢都洛陽晉都洛陽東晉宋齊梁陳都建康隋都長安煬帝遷洛陽唐都長安宋都汴南宋都臨安元都燕皇明都金陵至成祖徙都燕我東方檀君箕子衛滿高句麗並都平壤新羅都慶州百濟都扶餘甄萱都全州弓裔都鐵原高麗都松京本朝都漢陽萬萬

年

按高句麗始居遼東北後世漸東遷于泃水之側其地多入于渤海靺鞨泃水即平壤大同江云然則世傳朱蒙所都卒本川指為成川者妄矣

按東史高句麗初都卒本後移都國內城又移丸都又移平壤百濟始都慰禮城後移都漢山又移北漢山又移熊津又移泗泚釋者以為國內城在鴨綠

以北漢山今廣州北漢山今漢陽熊津今公州云
輿地勝覽載漢都十詠曰莊義尋僧濟川翫月盤松送客楊花踏雪木覓賞花

箭郊尋芳麻浦泛舟興德賞蓮鍾街觀燈立石釣魚姜希孟徐居正李承召成任皆有詩詞按藏義寺舊在彰義門外興德寺在東部燕喜坊有蓮池云而未始廢於何時立石浦在豆毛浦上流

前朝時用道誥圖識種李於漢陽以厭之故曰種李村今鄉校洞即古漢陽鄉校之所於義洞舊稱漢陽東村或謂楊柳村閭閻最盛云墨寺洞古墨寺所在宋松亭乃宋姓人所居有松亭故云

俗謂漢都負兒巖有出去之狀故山以母岳名而南曰伐兒嶺蓋欲其遮截而使不得去也西曰餅市峴蓋以餅餌誘而留之也命名者有深意焉

郡邑

史記黃帝劃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夫中國之地東西南北不過萬里安得

萬區之多。其謂自中國以達四裔者。亦強說爾。又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按塗山。乃東南一隅地。且諸侯朝聘有時。豈有天下諸國。一時盡會之理。其曰萬國。亦言其多也。非實數也。

禹貢註。舜分九州爲十二州。分冀東爲并。東北爲幽。分青之東北爲營。營州。卽遼東。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又曰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之境。以其地曠隔。故分爲營州云。按并州。今太原。晉代等地是也。三才圖會曰幽州。卽今廣寧。以西地。營州卽廣寧以東地也。

成都記。蜀主孟昶。於成都城上。種芙蓉如錦。因名錦官城。余謂此說非是。杜詩花重錦官城。註。成都府江山明媚如錦。故呼爲錦官城。則其稱久矣。非始於昶也。余意錦官云者。蓋以蜀中出錦故名之。如銅官鹽官珠官之類。

安市城。按漢書地理志。乃遼東屬縣。又東史曰。安市在遼東之北云。今人妄生穿鑿。欲求之於鴨綠以東。則錯矣。金時習遊關西錄。以安州爲安市城。可笑。我國地方。分八道。置府牧郡縣。京畿左右道。四牧七都護府。八郡十八縣。凡三十七官。忠清道。左右道。四牧十二郡三十八縣。凡五十四官。黃海道。二牧四都護府。七郡十一縣。凡二十四官。江原道。一都護府。一牧五都護府。七郡十二縣。凡二十六官。全羅道。左右道。一府三牧四都護府。十二郡三十七縣。凡五十七官。慶尙道。左右道。一府一都護府。三牧八都護府。十四郡四十

縣。凡六十七官。平安道。一府一都護府。三牧六都護府。十八郡十三縣。凡四十二官。咸鏡道。南北道。一府一都護府。一牧十二都護府。四郡三縣。凡二十二官。合三百二十九官。而今革者五。陞府者二。陞大都護府者一。陞都護府者八也。

咸鏡道。本高句麗地。前朝時。爲東北面。後咸州以北。沒於女真。尹瓘擊逐之。後又入于元。凡九十九年。而始復之。入我朝。爲豐沛之鄉。太祖朝。拓地至豆滿江。世宗朝。設六鎮。其規模布置遠矣。然地近山戎。控禦甚難。非國家威靈。豈得數百年無事乎。

慈城。閭延。茂昌。虞芮等郡。在江界西北。逼近虜巢。世祖朝。議棄其地而空之。其倉穀移置江界者。今尙餘數萬石。陳腐不堪食。中廟朝。野人來居閭延。茂昌。命發兵驅逐之。又令西帥。連年伐穀。俾絕侵占之患。今奴胡鴟張日甚。漸就近境。而恐其生釁。莫敢誰何。豈非可虞之甚乎。

延安城中。舊無水。辛卯年間。趙憲謂倭寇將至。而延安爲必守之地。貽書于府使申恪。以北神堂水。鑿地注于城中。爲守禦之備。恪從其計。翌年壬辰。倭寇圍延安。時以城中有水。故得以固守。至今人皆知申恪之功。而不知出於趙憲之策也。

永平合抱川。爲一大都護府。迷豚聖求爲判官。築山城於抱州舊址。治地時掘

得銅匙鐵鼎。匙則柄長而曲。鼎則體狹而長。與今制大別。自抱州之廢。不知幾千百年。而其色不小變。又得銅印一枚。印文猶可辨識云。異矣。

風俗

禮記曰。殷人尙白。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也。然則東方人好着白衣。豈亦殷太師之遺風歟。

莊子曰。爲天子之諸御。不穿耳。蓋穿耳自古而然。非獨我國之俗也。

雜書稱。婦人有耳璫指環。則我國婦人之爲倣古制耳。唯婦人之髻髮與童子之辮髮。出於胡俗。禮法之家。欲遵華制。而舊俗難以猝變。可慨也已。

一統志曰。朝鮮風俗柔謹。爲風。按金鶴峰以爲我國人性謙恭遜順。入則修事親敬兄之道。出則盡忠君死長之義。士大夫崇禮讓。厲廉耻。農商工賈亦守本業。無犯分凌上之習。非但柔謹爲風而已。余謂壬辰之後。倭賊屯據腹內。

者七年。加以天兵出征。接濟糧餉。負戴供給。力所不堪。而無怨叛之意。天朝將士。無不嘉歎。以曩時言之。鶴峰之言。其信矣。

賓退錄曰。靖州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爲蔬。湖北謂之魚菜。老杜白小詩曰。風俗當園蔬是也。

墨莊漫錄曰。番禺海邊。有鬼市。夜半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云。余赴京。見皇城中爲夜市。未明而罷。所謂鬼市。疑亦指夜而言。

舊稱我國婦女貞信不淫。蓋箕子之遺化歟。頃年天兵初出來。劫奸一官娼。娼耻之。縊死。以娼而如是。謂之貞信亦宜。然倭賊與天兵。彌漫國內。首尾十年之間。婦女爲其所污。浸以成俗。有不如舊者矣。

中朝女子不出外戶。出則必紗掩其面。倚市門者。惟養漢的耳。中華禮俗之美。於此可見。我國男婦混雜無別。雖不能猝變。若爲異路之制。則庶矣。

余見中朝婦人。有事亦擔肩。而我國則以首戴。故董越賦曰。有頂孟水而手不扶匡者。有戴斛米而步亦趨蹌者。蓋記其異也。

古人以坐爲常。故有侍坐命坐之說。有避席割席之事。管寧之穿榻。亦其證也。今中朝人以立爲禮。居必踞床。至於父子並踞。未知此俗始於何代。先儒危坐之法。殆廢矣。

江陵風俗淳厚。與諸邑別。每值良辰。請年七十以上。會于勝地。以慰之。名曰青春敬老會。雖僕隸之賤。登七旬者。皆許赴會。自古及今。行之不替云。

春川之麒麟。安邊之永豐。伊川之古未吞。最爲深僻。人跡罕到。比之朱陳村。而亂後催科驛騷。民受其害。風俗亦薄。蘇子瞻題朱陳村圖曰。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租夜打門。是矣。

我國之俗。凡中外鄉邑坊里。皆作契以相糾檢。謂之香徒。按輿地勝覽。金庚信年十五。爲花郎。時人服從。號龍華香徒云。今香徒之稱。蓋本於此。

安東風俗最重座首之任。非有德行門望為一鄉所推服者則切不許焉。世傳舊有政丞退老後為座首。近世金鶴峯誠一以舍人還家。鄉論舉公為座首。辭病不出。俄有朝命以執義見召。公喜曰吾乃今始知宦味矣。耽羅在絕海中。居人以海為家。以漁採為食。歲多漂溺。男子之得葬者寡矣。以其男少女多。故一夫而數十妻者有之。雖甚貧窶者亦不下十婦。其婦常力作以食其夫焉。

濟州村巷之女。鮮有伉儷。每歲三月。援兵入歸時。女輩凝粧携酒來待於別刀浦。勸酒相押。迎至其家。八月罷防則涕泣追送。林子順作迎郎送郎曲。備記其事。

桂海志曰土人以鸚鵡為鮓。孔雀為腊云。乃土產。非怪也。

道路

皇明通紀曰成化十五年。朝鮮為建州女真邀劫。使者請改貢路。兵部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鵲關。由遼陽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太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云。以此觀之。常言自鴨綠至山海關。有徑路者信矣。

麗史。太宗親征至遼東。遼澤泥濘。車馬不通。命軍剪草填道。以車為梁云。余見沙嶺高平盤山等地。廣野無際。雨潦則築長墻數百里。以通人馬。疑即遼澤

也。

赴京道路。自王京至義州一千一百八十六里。自義州至皇都二千十二里。鴨綠江抵遼東中間曰東八站。伯顏洞。俗傳元將伯顏駐兵之地。鳳凰城。金石山。八渡河。皆所經也。遼東為大都會。華表柱。廣祐寺。白塔。望京樓在焉。白塔。世傳尉遲敬德所築。海州衛。乃管寧舊居。安市城。在遼東云。而今不詳其處。鞍山。即唐太宗駐蹕臺。三叉河。即遼水。三國時為高句麗之界。其西則古遼西郡。醫無閭。即幽州鎮山。廣寧。蓋亦幽州之域也。山上有聖水盆。叅議賀欽故址在焉。山海關。為遼薊咽喉。望海亭。枕其角。形勢甚壯。永平府。漢右北平地。即李將軍射虎處。灤河。二水作燕尾形。河上有孤竹城。城中有夷齊廟。玉田。古無終地。陽雍。伯種玉之處。薊州。古漁陽。城外有祿山橋。城中有獨樂寺。寺有大金佛。崆峒山。軒皇問道之所。薊門煙樹。為燕臺八景之一。皇城。內有柴市。乃文丞相死處。今國子監所經過。賣薪處是也。皇城東路左有三忠祠。三忠謂諸葛武侯岳武穆文丞相也。黃金臺。在皇城迤西三十里云。華表柱。按三才圖會。在遼陽城東六十里。然則今遼城中指為華表柱者。蓋誑之也。古詩類苑註。遼東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仙云。今鎮東堡在遼陽迤東。居民多姓丁。豈即其地歟。

在昔赴京使臣。自我國咸從豐川靈光。開洋至登萊州。或浙江下陸。故三邑之

有妓樂。蓋為迎餞使臣而設。豐川今移屬於安岳云。天使祈順詩曰。海州鄰
甕津。宋使嘗經此。東牟逢麗人。舟楫能指示。來從芝岡島。風便兩日耳。芝岡
島。今不知所在。言兩日則其近可知。蓋宋以前。中國商船。絡繹往來。至大明。
以倭患故。海禁甚嚴。不通者餘二百年矣。

芝峰類說卷二終

芝峰類說卷三

君道部

帝王

說郭云。經書稱夏曰后氏。殷周曰人。按白虎通云。夏禹受禪為君。故稱后。殷周
順人心征伐得天下。故稱人。按史記夏后乃國號。如陶唐有虞之稱。故稱夏
后。帝啓夏后帝太康云云。然則白虎通之言。謬矣。

續事。始言周武王伐紂後。貶帝號。及秦始皇稱皇帝云。周武貶號之說。未知本出
何書。而史記稱湯曰殷王。則恐非至周而始稱王也。

史記註云。女媧蓋伏羲氏之女。或曰妹也。宋俞琰曰。女媧猶國名。女真。如左傳
所謂女艾。馬史所謂女鳩。女防。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謂馮婦。豈皆婦
人乎。其說近矣。

按三代聖賢之君。夏帝禹。帝啓。帝少康。帝杼。帝不降。商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
庚。武丁。周武王。成王。康王。宣王。周八百年而中興之君。只宣王而已。宜其衰
替而不振也。按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中宗。高宗。祖甲。君奭。又稱太甲。祖乙。
而盤庚不與焉。

白虎通曰。殷質直。故以生日名子。如太甲。帝乙。武丁是也。不以子丑名者。甲乙

幹也。子丑枝也。幹者本。本實故以甲乙為名。今按夏有孔甲履癸則殷之先已有之矣。

按伏羲氏立一百十五年崩。神農氏立一百二十年崩。黃帝在位百年壽百一十歲。少昊在位百年。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壽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壽百十歲。舜即位三十九年壽百歲。或曰百有十歲。禹即位十年壽百歲。湯為天子十三年壽百歲。古公百二十。王季百歲。文王在位五十年壽九十七。武王即位十一年。克殷又五年崩。壽九十三。穆王五十即位。五十五年崩。

自古帝王享國四十年者甚罕。三代以下。唯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理宗在位四十年。皇明世宗皇帝在位四十五年。神宗皇帝在位四十八年。享壽七十以上者。漢武帝七十二。梁武帝八十六。唐高祖七十一。玄宗七十八。宋高宗八十一。世祖八十。皇明高皇帝七十。上下數千載間。只此而已。豈不難哉。按駕洛國首露王始生時。剖金卵而出。不日化為男子。奇偉長大。生年即立為王。在位一百五十八年。惟矣。新羅始祖及脫解王高句麗始祖。皆從卵生。豈是時東方鴻荒始剖。元氣未漓。有此異事歟。高句麗太祖王在位九十四年。壽一百十九歲。長壽王在位七十九年。壽九十八歲云。

新羅真德女主當高宗武后之世。是亦天地間氣數如此耳。

自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摠三千七百八十五歲。檀君元年戊辰。至我太祖元年壬申。亦三千七百八十五歲。異哉。以此計之。自檀君元年至先王丁未。為四千歲也。

我東歷年長久者。檀君一千四十八年。箕子訖馬韓一千七十一年。百濟六百七十八年。高句麗七百五十五年。新羅九百九十二年。駕洛國四百九十一年。高麗四百七十五年。

世代

自古帝王皆系出黃帝。而堯舜禹身為天子。契之後為殷。稷之後為周。益之後為秦。又漢為堯後。魏為周後。齊梁為夏後。陳為舜後。隋為周後。唐即皐陶之後。宋又益之後也。蓋堯舜禹治天下。稷契皐陶益佐治者也。皆有功於生民。故其子孫迭興如此。按姓氏譜曰。皐陶為理官。後因姓李氏。唐即其後也。綱目註。唐尊皐陶為德明皇帝。老子為立元皇帝。又宛委餘編曰。李氏出於嬴姓云。

史略曰。契。帝嚳子也。又曰。姜嫄為帝嚳元妃。踐巨人跡生棄。以為不祥棄之。由此以觀。殷出於帝嚳。而周非嚳後也。

秦本記云。顓頊之裔曰大業。大業生大費。註。大費。秦趙之祖。一名伯翳。尚書謂

之伯益。又列女傳曰：陶子五歲而佐禹。曹大家註：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大業卽皐陶云。然則秦乃皐陶之後也。李粟谷撰箕子實紀曰：箕氏世君東土。又云：箕氏主馬韓。按：箕子殷同姓。箕卽所封之國。如微子之謂，非其姓也。實紀以箕爲姓者，蓋因流俗之傳訛而爲之說也。

輿地勝覽載：唐肅宗潛邸時，欲遍遊山川，涉海到松嶽郡，寶育以女薦枕，留期月而別。遂生男，曰作帝建，卽高麗太祖之祖也。世傳忠宣王在元，有翰林學士謂曰：聞王之先，出於唐肅宗。何所據耶？閔漬對曰：非肅宗，乃宣宗也。學士以爲然。按：周官六翼曰：宣宗隨商船渡海。又事文類聚曰：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遜迹爲僧遊方外云。考其時世，則宣宗似然矣。

按小說：宋少帝曩在元封瀛國公尚公主，後乞爲僧，與公主遁居沙漠，誕一子。時明宗亦遁沙漠，遂養爲嗣，卽順帝也。皇明俞應則詩有曰：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後嗣何其隆，是也。

政治

楊誠齋曰：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山。使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阱，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劍矣。由此言之，柄也者，人主之山淵，苟失其柄，則人主之權與威不在。人主而在，姦臣之

掌握，豈不危哉？老子謂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是也。

明人文曰：人主欲保身以保民，惟不以天下與其心而已。不以天下與其心，則內者不出，外者不入。內不出，外不入，則耳目聰明而心志寧一。何事之不節，何功之不成？余謂內不出，外不入，乃養性之道也。豈惟人主，凡爲人者，欲自保其身，舍此何以哉？

三代以下，唯漢昭烈有古帝王之度。如三顧草廬，卽成湯三聘之意。其曰：嗣子如不可教，公可自取者，是又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先儒謂孔明爲三代以上人物，余謂昭烈亦然。

大明高皇帝指道傍荆楚諭之曰：古用此爲扑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嗚呼！眞聖王之言也。按本草：蒙荃曰：牡荊。法司常作笞杖，驅肢體諸風。大明律式例笞杖，并以荆條爲之。蓋凡人跌撲，易致傷風，故也。韻書：楚，荆也。如榎、楚、箠、楚，亦此意歟。

按永樂時，知縣周益成化年知州徐孚，俱以罪當刑。其妻奏翁姑年老願代死，並蒙恩宥。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皆得免罪。嗚呼！聖矣。皇上之心，卽堯舜之仁也。

太宗朝放馴象于順天獐島，象不食水草，逢人則墮淚且啼。監司以聞，上憐之，命押而參養如初云。嗚呼！不貴遠物，仁愛及物之意，可謂兩至矣。其視麗

祖之使五十橐駝同日餓死者爲如何哉。國初承麗季未遑禮樂而世宗大王始制鍾磬唐俗樂譜報漏閣定時儀七政篇五禮儀三綱行實明皇誠鑑治平要覽歷代兵要皆出睿裁鄭麟趾英陵碑序曰實東方之堯舜是矣又秘記相傳黃驪之山當有聖人葬之卽英陵也數千年前已有知之者吁亦異矣。明廟朝臺諫請誅陰陽具備之人以除不祥上答曰禽獸亦不可輕殺況人類乎投之絕域可也晦齋先生謂大哉王言眞天地父母之量也按成廟朝二形人舍方智奸淫士族婦女而罪止杖配未可知矣。萬曆己丑倭使獻孔雀一雙都中士女出而縱觀自京城至漢江填咽雜沓閭巷殆空極可恠也後命放于南陽絕島嗚呼我先王之不貴異物如此。先王嗣服之初留心學問日御經筵褒贈四賢尊禮名儒退溪先生進聖學十圖盧蘇齋進夙興夜寐箴註疏李栗谷進聖學輯要特加稱賞并令刊布又命儒臣撰易詩書四書小學等諺解其引誘後學之意吁其盛矣是故一時向方之士彬彬輩出庶幾濂洛之風不數十年世道漸降至今日則大變矣。宣祖大王聖智出天凡邊事規畫皆自睿斷備局諸臣每有下問以上教允當覆啓而政院奉行不及往往惶恐待罪故其時語曰惶恐待罪承政院上教允當備邊司。

制度

張大嶽曰開國之初庶事草創人情樸古大抵皆多質少文凡制禮作樂鋪張繁盛之事皆在中世當其時人以爲太平盛美而不知衰亂之萌肇於此矣。聖人知其然恒不待其滿而亟反之斲雕而爲朴毀圓以爲方余謂此言政是日中則昃物盛則衰乃其理也。明人有言宋議論繁多文法牽制不能用磊落奇偉之士張乖崖有王霸大略當時用之未盡其才也余謂非獨宋也末世議論多而牽制於法磊落奇偉之士所以不得出也。

宋葉夢得燕語云母后加諡自東漢始又呂公綽曰古者婦人無諡自漢以來皇后多因帝諡爲稱然左傳聲子生隱公註聲諡也漢高祖尊元媪爲昭靈后則前此已有諡矣按宋時皇后皆諡二字而以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後遂爲例。

宰臣死而有贈諡非但示寵褒於一時亦以昭勸戒於來世其意不偶然也自頃五十年間請諡之家甚多而太常淹置不卽議諡如李浚慶有表表功烈卒後四十年陪享廟庭然後始議贈諡可勝歎哉。

按皇明制法親王之子爲郡王郡王之子孫以次遞降爲鎮國輔國奉國將軍鎮國輔國奉國中尉祿米亦遞殺一千石至二百石而止宗室不得種田納

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故貧乏不能存活。又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爲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其祿米亦有八百石至二百石之差。宗室婚姻喪葬之費。皆官給云。本朝之待宗室。可謂優厚。而四代之外。得舉進士。則蓋遵唐宋之制也。但宗室女雖公主翁主。亦無一石之祿。駙馬身死後始給品祿。似爲欠典耳。

皇朝祿俸。正一品月支米八十八石。通計一年則一千四十入石。視漢二千石。僅半焉。然斗石之大。倍於漢矣。以是爲差。從九品月支米五石。所謂祿寡於宋者也。

按稗史。皇明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嶺海。北連沙漠。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直隸二布政使十三摠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四歲。入米麥三千六百零八萬五千餘石。京倉漕運米四百萬石。絹二十萬五千餘匹。絲十九萬七千餘斤。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餘斤。綿布十三萬八千餘匹。銀一百四十九萬兩。京營并各邊馬步官軍共八十四萬五千餘員名。兩京文武官二萬四百餘員。各邊應發年例銀四百四十五萬。各王府每歲祿米八百五十二萬石。各府州縣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餘。吏五萬五千餘。共該月糧若干。以入較出。出者常浮而入者常歉云。以中朝而不能量入爲出。况我國乎。

高麗祿俸之制。以左倉米十三萬九千七百餘石。准給內而宗室百官。外而州郡鎮將。下而吏胥工匠。莫不有祿。第一科祿四百石。第二科三百六十六石。以是爲差。至十石而止。本朝則平時以廣興倉米七萬石。分給祿俸。視前代減損而國儲常患窘乏。變後又減其半。而歲入不足以爲出。常引納而充給。何也。

吏員之有祿俸。歷代皆然。而國朝吏胥。無給祿之規。有去官之制。然不得陞遷。更無生理。其因緣欺罔。弄法作奸。固其所也。自變後吏額減縮。權給月料。而議者猶惜經費。欲加裁削。亦不知其可也。

軍資監平時有三十萬石。故癸巳倭賊退去後。尙餘四五萬石。以助軍餉。以賑飢民。今倉穀不滿萬石。脫有緩急。何以濟之。夫國無六年之蓄。古人猶以爲急。况無一年之食乎。是故均田節用。乃生財之大道也。

按高麗太祖以長民者稱戶長。統兵者稱將校。此鄉吏之始也。前朝時鄉職九品曰軍尹。八品曰甫尹。七品曰正朝。六品曰侯尹。五品曰正甫云。其戶長之後。多爲顯族。而今將校則其賤。有同羅將。蓋名存而實無耳。

按高麗國初。選州郡鄉吏子弟。質於京。謂之其人。則其人之稱久矣。本朝以其人屬司宰監。凡闕內燒木。使之進排。或勒徵價布。由此防納之徒。侵漁州郡。爲害甚矣。

前朝時滿月臺高峻。年老宰臣登陟爲艱。故出入給扶。我國因之。通政以上。并給伴。倘多少有差。謂之伴人。自變後。軍額減縮。親功臣外。廢而不給焉。高麗之制。出使人員。鋪馬。宰樞十匹。三品七匹。叅上五匹。叅外三匹。至於大小人員。及守令。親親往來者。亦給驛矣。本朝則議政七匹。正二品以上六匹。以是爲差。正三品以下三匹。七品以下二匹。近因驛路凋弊。又各減二匹。故往來使命。或未免犯法。以濫數抵罪者有之。且近來逆獄連歲。逮捕四出。如宣傳官等。往往騎牛以行。驛路之蘇復無日矣。

雜記曰。仁廟初年。大臣等以赦文內關係國家之言。自成廟朝始有之。此非祖宗之法。又非前古赦文所載。今者正始之初。不可因循弊法。請改之。至明廟朝。李芑等更請仍用。遂爲成例。

國朝貢案。是燕山時所增。久爲生民之病。先王朝甲辰。始設廳改定。考其邑力之殘盛。田結之多寡。土產之有無。酌量彼此。那移均適。百年宿瘼。一朝頓革。民庶瘳矣。然防納刁蹬之弊。倍篋於前日。胥吏弋利。勢家隴斷。公用不加。而民力重困。是實由於國無紀綱。人鮮廉耻之致。若不大段更張。則此弊無時可祛。醫國者當有以藥之。

富國之術。在於錢幣。足兵之策。在於號牌。蓋錢幣行則國用自裕。號牌行則時無幸民。其利益必大矣。用錢之議起於先王末年。廷臣獻言。皆以爲可行。

而事竟寢。號牌則頃在壬子。設廳成籍。公卿以下。佩持數月而罷。我國之習。不能耐久如此。惜哉。故作事者。非知之難。行之爲難。非行之難。持久爲難。

頒冰之法。平時文武官。通政以上。及宗親。全數賜給。而未嘗告罄。自變後。只給正二品以上。實職。而猶患乏絕。每至秋節。責徵於畿甸列邑。其弊甚矣。實由國無紀綱。官不察職。典守下人。恣行偷竊。利其防納之致。今日諸司之弊。莫不如此。豈不痛哉。

歸田錄曰。往時學士入筭子。但云臣某。先朝盛度。丁度并爲。學士始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云。按漢書霍光傳及諸書。臣下皆只稱名。蓋至宋而後始具姓名耳。

陸放翁言。今人書某爲人。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見穀梁傳註云。今我國算計之文。必以印字終之。曾見中國文書亦如此。蓋凡事皆有所本矣。

古人碑誌中。多言皇祖皇考。騷經云。朕皇考曰伯庸。按家禮神主式云。禮經及舊本。皆有皇字。大德年間。省部禁止皇字。今用顯可也。大德。元成宗年號也。按禮記。皇考廟。顯考廟。註。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皇字。蓋出於此。

按稗史。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尙書開濟。然余按陸務觀筆記。已有之。真德秀進大學衍義。筭表月日。亦用此字。則非創於皇明。而行用於公移文字。蓋自開濟始矣。

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物色。懸之宮門。按省乃入。如所謂通籍金門是矣。今記人年歲容貌者曰軍籍戶籍。其餘物名數目之記者。乃稱簿云。鑄字印書。創自本朝。非中國所有也。自變後。以刻板為難。多用活字。而考校不審。易致訛誤。可恨。聞祖宗朝。凡書籍有誤者。監印官輒杖之。故絕無錯字。且中朝册板。以棗梨雜木為之。而我國唯用梓木。故板子甚難。刊布不廣。乃我國之拙處也。

法禁

漢仍秦法。至于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而或云宮刑不廢。景帝復孥戮。晁錯。至武帝用法益嚴。宣帝亦踵之。及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東京因而不改。此秦漢以來寬猛之所由也。今倭奴用法極酷。視人如草菅。且尚氣任俠。有戰國風習。豈亦秦之遺俗歟。

張太嶽曰。秦創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又曰。本朝之治。簡嚴質朴。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余謂張之論。宋弊習是矣。但所論常主於嚴刻。雖有一時之事業。其不得保全。令名宜矣。

按漢書。市井子孫。不得為吏。高麗史。工商樂人之子。雖有功。只賜物禁仕路云。今則非但工商之子。身為牟利者。以些少納銀。輒許免役。除職為通政嘉善。

者亦多。其如名分何。

中朝將官。常時不牽馬。軍中則文官亦不牽馬。法制然也。先王朝命武臣依中朝。不許牽馬。至令法司糾劾。未一兩月而止。我國禁令之不行。每如此。諺

曰。高麗公事。只三日者信矣。

屠牛為國大禁。故牛肉謂之禁肉。我國之俗。不畜羊豕。宰牛而食。閭閻下賤。至以此為生業。京中至外方。一日牛死者。不知其數。先王朝累教申嚴。法非不重。而大利所在。莫能禁止。至於館學之內。宰殺無忌。尤可駭也。語曰。既食其力。又食其肉。可為惻然。余意老病之人。雖不能不食。若四肉則不食。庶可矣。

在平時。吏兵曹奔競之禁甚嚴。而薦望少不愜公議。則臺官輒論劾。或推或遞。罷。故俗謂銓官常帶推考者此也。每大政則翰林二員。分詣政廳。書其得失。有宣醞則坐於正郎之右。余為史官時。亦嘗預焉。祖宗朝立制之意。有在。而今不復見矣。

平時都城內外。謂之禁山。松木鬱茂。壬辰兵火之餘。國法解弛。日就濯濯。又自頃年以來。虫食葉殆盡。數十里內。稚松亦無餘者。四山盡赭。所見慘慘。術者乃謂漢陽氣衰所致。倡為移都之說。可勝痛哉。

平時儒生騎馬有禁。故儒生穿履徒步。罕有騎行。今則着靴跨馬。一似朝官模

樣絕無徒行者。且平時雖長者着行纏穿直領衣。今則少者皆着道袍去行纏穿分套。雖子弟見長者亦然。習以爲常。則可見時俗之變矣。東方之人雖曰好着白衣。然國有禁制。故先王朝猶有白衣禁亂。士人無職者。出入亦穿紅衣直領。余幼時及見之。蓋自嘉靖乙丑以後。累經國恤。仍着素衣。遂成風俗。今則紅直領絕無。而舉國皆衣素。華人笑之。改嫁子孫勿叙東西班之法。始於成廟朝。而士大夫家耻之。雖青年寡女。絕無改醮者。雖謂比屋可封。可矣。但此法之立。有司抑勒。恐非所以通行。古今天下者也。然壬辰之變。婦人知以貞節自守。甘心屠裂。不汙於兇賊者。不紀其數。至於無知賤女。罵賊而死者亦多。豈非教化之所致歟。我東方素重名分。壬辰之變。舉國瓦解。而世族大家舉義討賊。迄至恢復。蓋其效也。奴婢之法。始於新羅。而亂後或以軍功。或以納粟。輒許免賤。冒僞滋多。以至登科頂玉者比比。故蔑視士族。凌侮其主。至有叛弑之變。日後之憂。恐有不可言者。庶孽被痼。始於太宗朝。因右代言徐選之言。遂爲定法。非古今之通制也。萬歷癸未。栗谷主兵。因邊患。建言庶孽納粟者。許通赴舉。實出於一時權宜之策。而議者以爲不可。至於論劾。凡事變通之難。如此。然自壬辰亂後。庶孽不待許通而赴科登仕者多矣。

雜記曰。讓寧大君妾。着紫衫。爲禁吏所捕。寅緣大司憲吳陞妓妾請釋。陞語禁吏。俾勿告。執義以下問備于陞。因請罪。上命罷陞職。云。今則井市倡賤。皆服紗羅彩段。而莫能呵禁。况王子大臣之妾乎。亦世變也。國朝銀禁甚嚴。平時天使接待。亦用土物爲禮而已。壬辰變後。防禁遂弛。市井之民。以銀爲貨。自後此弊濫觴。頃年太監劉冉兩天使出來時。刮取銀子累萬兩。掃國內以去。近則往來差官。求索亦甚。中朝之人。視我國爲利窟。後日之患。有不可言者。

用人

古人言堯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明。寄其聽於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余謂非獨堯也。齊桓寄耳目於管仲。而齊以霸。漢高寄耳目於蕭張。而漢以帝。雖君不堯。臣不舜。而其一體相須。則同也。秦之二世。乃以耳目寄於趙高。鹿馬易形。而不能辨。群盜滿山。而不得聞。以至身死國亡。而不悟。噫。信任一也。而所托非人。則耳塗於讒。目錮於邪。佞其不爲秦者。尠矣。宋景文筆記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非盡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紂之世。比屋可誅。非盡可誅也。可誅之人多也。余謂治世之士。非盡君子也。亂世之士。非盡小人也。君子得勝。而小人不得有爲。則不害爲治世。小人得勝。而君子不得有爲。則不免爲亂世。治亂之分。只在於君子小人多寡勝負而已。

王巖叟疏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治平。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釀成禍患云。此真經歷之言也。欲知其人之邪正。惟以朝廷安危治亂定之。而一人之進退。關於世道者如此。豈非可畏哉。

宋仁宗問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有是哉言乎。以此觀人。則邪正立辨。可爲王者用人之法也。

先王朝。朴崇元爲江原監司。臺諫以迂拙劾遞。上曰。世人皆巧。崇元獨拙。是可取也。竟不允。又於筵中論諸臣能否。上曰。滉也。拙。箴也。固執。滉卽申滉。箴卽許箴。申公感。上知遇。因以用拙自號云。

聽諫

古者諫無官。使人皆得以言。而猶慮其畏難而不敢盡。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賞之使言。而猶恐其阿諛不直諫。故制刑而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後世厭諫之主。非惟不賞。又從之以刑。則是自塗其耳目。而終至於亂亡而已。吁。亦異哉。

歐陽脩上書于仁宗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而常至於亂者。患於好疑。而自用也。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見。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忠臣必以理而爭之。激其君之怒。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人主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也。余謂仁宗。明主也。而歐之進戒如此。可見忠愛之至也。

明道先生曰。所貴乎建言者。補闕拾遺。上有裨于君德。下有裨于民瘼。若黨同伐異。傷殘善類。寧甘溝壑。耻而不爲也。吁。善哉。其言之也。世有進言者。名爲補闕拾遺。實則黨同傷善。君德時政之得失是非。無一言及之者。誠能卽此而審察之。則其人之邪正。亦可知已。

唐肅宗卽位靈武。程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胡致堂上書于宋高宗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亟居尊位。建立太子。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失人心之大者也。云云。于以見高宗之罪。甚於唐肅矣。

賞功

永樂中。論平交趾功。文皇問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賞。有差云。此

言真格論也。

權陽村言新羅之法。戰死者厚葬而爵賞之。賚及其一族。人爭慕效。以死爲榮。有古戰國之風。今聞倭奴之俗。亦如此。是豈徒習尙然哉。以有刑賞而驅之耳。若刑不必賞。不信。何以爲國乎。

自古軍功。以斬馘計級行賞。其意有在。而壬辰倭變。議者以射殺計首級論功。故虛張戰功。詐冒居多。前後射殺。殆過賊數。而賊不少損。充斥如故。虛僞甚矣。

我國無金錢寶貝。天下之貧國也。夫軍賞不踰時。而將帥出征。空手而往。戰馘之賞。無以應之。不過列名上請朝廷。而所謂論賞者。只是加設職禁軍免賤限年免役復戶而已。噫。官爵有限。實非可繼。免賤滋多。正軍日縮。况一張告身。未免虛套。以致群情懈怠。而激勸無方。殊非細慮。古人曰。重賞之下。必有死士。今乃欲以空名爲重賞。以虛惠得死士。不亦難乎。

壬辰倭變。乘輿西幸。國內空虛。賊兵充斥。號令不行。幾於無國者。逾月矣。嶺南郭再祐。金沔。湖南金千鎰。高敬命。湖西趙憲等。倡起義兵。傳檄遠近。自是民始有向國之心。州郡士子在。在召募。以義將稱號者。無慮百數。以至勦除倭賊。恢復國家。乃義兵之力也。及事定之後。悉以軍功。作爲隊伍。或分防海陣。或上番京師。其怨苦極矣。至如納粟之類。亦皆不免。非但罔民失信。他日有

事。必不得力。謀國者宜有以善處焉。

兵政部

征伐。

蘇文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戰者必亡。真名言也。昔吳夫差。秦始皇。秦苻堅。隋楊廣。皆以好戰而亡。漢武帝。唐太宗。幸而免耳。且夫好色之禍。不惟死而至於亡者多矣。三代之亡。皆是物也。而齊東昏陳叔寶。亦以至亡。夫差。楊廣。又兼焉者也。漢成帝。唐明皇。幸而免耳。由此言之。好色之禍。甚於好兵。女戎之稱。信矣。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決勝。尉繚子曰。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上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之二人以詐力相尙。而其言如此。况仁義之將乎。是知和與信。爲固國用兵之本也。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註。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余謂此說未瑩。按符應經曰。陽遁直符後一。九天。後二。九地。陰遁直符前一。九天。前二。九地。九天之上。利以揚兵。九地之下。利以伏藏。是也。太玄經註。所謂九地。屈原天問註。所謂九天。與此不同。

淮南子曰。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

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余謂此謂廟勝也。爲國者能存此言。則不待交鋒。而勝負之形立矣。
東閣雜記曰。我太祖嘗征兀刺。見毀垣中有一人。裸立掩泣。曰。我元朝壯元拜住也。貴國李仁復。吾同年也。太祖卽解衣衣之。遂與俱來。恭愍王授判司農寺事。賜姓名韓復。按攷事撮要。我太祖擊東寧府。以元樞密副使拜住等三百餘戶還是也。

對馬島舊屬新羅。不知何時爲倭奴所據。按世宗朝己亥五月。倭船三十餘艘。入寇于庇仁海州等處。上欲乘虛擊之。命領議政柳廷顯爲都統使。崔潤德爲都節制使。親餞于漢江亭。發慶尙全羅忠清等道兵船三百二十七艘。一萬七千人。資六十五日糧。渡海至對馬豆知浦。賊皆遁逃。乃攻奪賊船一百二十九。焚賊巢二千。斬首虜并二百餘。是役也。五月二十一日出征。六月十七日發船。七月初三日引還。苟非神算不測。何以迅疾若此。亦可見祖宗朝兵力之盛矣。今國家自經壬辰變後。專力於舟師。而三道兵船。僅九十餘隻。戰具水卒。又不齊整。倉卒難以取勝。可歎。
日本關白平秀吉。統合諸島。聲言假道入犯。天朝屢遣使求和。我國舉義斥絕之。壬辰四月。秀吉遣其將平秀家。行長清正。義智等三十四將。兵二十五萬。號五十萬。渡海自釜山至平壤。每一舍築壘據險。分陷八道。我國軍民岷

死者不記其數。晉州城陷。六萬人同日殲焉。搜山剔藪。殺掠士女。罔有紀極。此開關以來所未有之禍也。癸巳。天朝提督李如松。統率南北兵四萬餘名。攻拔平壤。以復三京。賊退屯于沿海釜山等地。丁酉。賊再逞。天朝又遣提督麻貴。董一元。劉綬。陳璘。統水陸兵十四萬。分四路進剿。至戊戌。秀吉死。賊窮蹙卷去。天朝前後發兵二十萬。帑銀數萬兩。山東糧二十萬石。以救屬國。皇恩罔極。此又前古以來所未有之事也。
壬辰變初。巡邊使李鎰。到尙州。不明斥堠。人告賊逼。鎰怒其惑衆。斬之以徇。故賊已入境。而無敢告者。鎰聞賊砲聲。始出屯城外。賊兵滿野。我軍驚潰。死者山積。鎰僅走免。時副元帥申砬。駐忠州。金牧使汝屹。在軍中。請把截烏嶺。砬不從。乃背獺川而陣。賊逾嶺直搗我軍。流尸蔽江。砬亦赴水死。二人乃一時名將。而臨事齟齬如此。蓋其素不習戰故也。

兵器

易繫辭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左傳曰。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蓋古者弓矢皆用木矣。烈女傳云。傅弓以燕牛之角。左思賦曰。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廐。而駟駿。註燕角。弧出幽燕地。紀昌以燕角之弧。貫蝨是也。虞世南詩。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此蓋以燕牛爲燕犀也。

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五兵者。戈戟。艾。酋。矛。夷。矛也。管子曰。葛盧之山。發黃

金。蚩尤以爲鎧。此兵革之始也。漢高起兵時。祭蚩尤於庭。豈以始制兵革故歟。

自黃帝習用干戈。以誅蚩尤而舜有三苗之征。禹有防風之戮。嗣是以後。叛亂相尋。生民之不幸。噫其甚矣。

稗史言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故軍中寨柵。埋樹木向外。名曰鹿角。然則軍中鹿角之制亦久矣。

言兵者多言車戰之利。以其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衛青以武剛車取勝。馬隆哥舒翰馬燧。皆用此破敵。蓋內藏軍馬糧草。使敵馬不得衝。箭

不得入。敵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乃野戰制勝之長策也。砲字從石。一作礮。蓋古者用機以飛石。至元始有火炮。橫行域外。所向無當者

此也。今西北二虜不解習砲。豈非生民之福乎。烏銃出於西域。用以捕雀。而倭奴學得其制於呂宋之國。壬辰之變。始爲兵器。

我國人驟見而遇之。輒死。寧不駭散。倭奴雖慣戰。輕進。其取勝實在於此。我國火炮。始於麗末。有判事崔茂宣者。學得於元焰焞匠云。先王朝有火炮。

匠池壽。慶源陷城時。被擄胡中。胡人使習放而觀之。壽故令觀者聚於一邊。以砲中殺之。胡人怒而支解。嗚呼烈哉。

我國戰艦。制甚宏壯。人言倭船數十。不能當我國一戰船。李舜臣爲全羅左水

使。創智造船。上設板蓋。形如伏龜。謂之龜船。至壬辰。用以制勝。蓋賴於舟楫之利也。然元均代舜臣。則以百餘戰艦。敗衄無餘。舜臣代元均。則以十三戰船。摧破六百艘。蔽海之賊。亦在乎將得其人而已。

兵制

按古者人生。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晉時以十六爲丁。故范甯上疏曰。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十二爲半丁。傷天理。困百姓。謂宜二十爲全丁。十六爲半丁。今我國以十六爲丁。而闕軍。充定有常額。故守令急於免責。以乳下黃口。冒年苟充。其傷天理。困民生。不亦甚乎。

我國平時。中外軍額。十八萬零。戶保通計。則無慮五十萬。而自經倭變。見存僅六萬。雖年年設法充定。而絕戶流亡者。尙多未充。至於京外哨軍。不下數萬。而元軍及公私賤。並入編伍。實數亦少。緩急難恃。極可寒心。是雖亂後生齒未敷。實由士族閑遊者衆。而應役之民寡故也。若非大段更張。恐無善策。爲國者宜致思焉。

吾東方在三國鼎立時。號爲強國。唐人謂高麗善守城。又謂攻城必取。未有如高麗者。到今兵力單弱。非但不能取於人。亦不能自守何也。唐太宗時。高惠真以十五萬衆。救高麗。以瓜分之地。而軍衆如此。今三韓一統。而當國者每患無兵。嗚呼。是豈理也哉。

前朝時紅巾賊十四萬冰渡鴨綠江直擣松京前鋒與羽報偕至恭愍王避走安東合諸道兵二十萬僅得平定云可見衰麗兵力猶勝於今日也。在平時嶺南軍兵十餘萬而壬辰變初余以防禦使從事官赴嶺南則軍兵潰散無一人至者招募累日只得數百步卒而已。況今國力又非壬辰之比二十萬兵倉卒何從辦出可為寒心。

養兵以養民為本不養民而能養兵者未之有也。我國之兵不為預養而倉卒調用遇敵崩潰勢所必至。雖使韓白為將亦無奈何。壬辰之已事可鑑。今內而訓練都監外而諸道列邑設砲殺束伍之制視往時軍容稍若可觀而民力已竭倒懸日甚既失休養生息之方恐無緩急效用之實任事者盍亦思其本乎。

咸鏡北道士馬精強甲於東方而自亂後生齒日耗土兵凋損重以近歲癘疫死者殆且數萬比平時存者不滿十分之一。且本道武士終身苦戍不得登仕於朝以故不樂赴舉絕無控弦之人。古語曰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土兵如此緩急何恃可為寒心。

按周時舉偽烽漢時烽火通於甘泉宮漢書音義曰邊方寇至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晝則積薪燔之望其煙曰燧蓋漢以上則寇至乃舉烽火矣。唐書曰鎮戍烽候率相去三十里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舉一炬謂

之平安火餘則隨寇多少為差云我國烽燧之法蓋用唐制耳。

寇賊

高麗高宗時蒙兵連歲來侵虜男女二十餘萬殺戮不可勝計。至遷都江華諸道郡縣皆入保山城海島云是時生民之禍亦極矣。今山城遺址在處有之。豈其時所創歟。

中朝人許儀後被虜在日本壬辰年前知倭奴將入寇密報于天朝其言曰本用兵之事曰多張旗幟以壓敵氣一兵十旗者有之異粧服色以驚敵心牛頭鬼面者有之勝則長駟不顧敗則喪膽亂奔長於陸戰惟知亂殺短於水戰不識火攻假和詐降以敗敵國善築城圍以陷敵城最懼急攻惟善緩戰急則措手不及緩則從容養威其船隻又最不便廣面尖底難以動搖甚易攻也以已驗者觀之此言皆是壬辰以後我國舟師能用少擊衆所向皆捷以此故也。

壬辰倭賊初入都城計誘愚民不殺戮之故近京避亂之民相率投入殆滿城矣。翌年癸巳天兵攻拔平壤進逼京城倭賊發憤乘夜焚蕩盡屠城內居人百無一脫乃正月二十四日也。每年是日陰愷愁慘蓋怨氣使然耳。

壬辰倭變出於倉卒而我國地方褊狹殆無乾淨處惟湖南一道湖西右道獨全士女多歸之且倭賊以我國人為嚮導故無遠不到所謂幽險之處則避

壬辰倭了打丁
京師

亂人爭相投集。彌滿山谷。反爲賊招。駢死者不知紀極。至於咸鏡北道。地勢如瓶項。一入而不得出。其免於鋒刃者甚罕。反不如在平地。隨賊去向。東西奔避之爲愈也。

我國州郡。於壬辰變初。或力屈被陷。或奔潰不守。則有之矣。無一人降附于賊者。惟會寧土兵鞠景仁。叛據府城。執二王子及宰臣金貴榮。黃廷彧。北兵使韓克誠。會寧府使李瑛等數十人。迎款于賊。賊以景仁守會寧。鞠世弼守鏡城。退據吉州。評事鄭文孚等起兵討景仁等。誅之。又甲山人殺南兵使李渾。送首于賊。以爲嚮導。至癸巳。朝廷遣府使林恂。以討捕斬叛者二十餘人。然後始定。可見北道人心之强悍難馭也。

姜沆聞見錄曰。丁酉倭賊再逞時。平秀吉令諸倭割鼻以代首級。故倭卒遇我國人。輒殺而割鼻。沉鹽送于秀吉。秀吉閱視後。悉藏于其國北郊大佛寺傍。作一丘陵。以威示國人云。血肉之慘。舉此可知。而是時我國之人。無鼻而得生者亦多矣。

民戶

夫民愚而不可詐也。賤而不可勝也。人主得之則爲天子。失之則爲匹夫。故曰民者君之天也。

唐虞時。民口千三百三十三萬零。周成王時。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零。漢平帝

時。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零。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零。光武時。戶四百二十七萬零。口二千一百萬零。桓帝時。戶二千六百七萬零。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零。唐天寶時。戶九百六萬零。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零。今皇明萬曆中。天下戶一千五百餘萬。口六千五百餘萬。亦盛矣。

漢法。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註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之善惡。以告監官。可謂詳且備矣。按太公陰符云。爲君守成。爲吏守職。爲民守事。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此蓋三代之法也。我國亦有什伍之制。而不能修舉。可歎。

洪武初。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名歲。以字號爲勸。合用半印。頒諸郡。以帖給民。令有司比對。有不同者。卽發充軍官。隱瞞者斬。又創賦役黃冊。其制詳且備矣。我國則法禁解弛。戶籍尤爲虛簿。不知其實數。可歎。

高句麗之亡。李勤以王臧及大臣等二十餘萬。還京師。又移三萬八千三百戶於江淮之南。及京西諸州云。是時東民之移入中國者殆半矣。世傳開城府城內民戶。前朝時十三萬。而遷都後僅八千餘戶。今漢都平時戶八萬。不及開都之盛。而亂後死亡殆盡。至今二十許年。未滿數萬戶。生聚之難如此。

芝峰類說卷三 終

芝峰類說卷四

官職部

官制

按虞書秩宗周禮宗伯秦之奉常漢之太常一也至梁始加卿字後世謂禮部
尚書為大宗伯與太常歧而二矣
湯置二相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漢以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韻會
曰左佐也右手之佐也人道尚右蓋漢以前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高
位為右職如曰朝廷無出其右是也後世官制乃先左而後右未知所以也
太子洗馬官名按洗先也天子出則有先駟太子出則有先馬言騎而為太子
儀衛之先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挾輿先馬註先馬導馬也
執金吾漢軍衛官名即皇明之錦衣衛也史記註吾禦也言常執金革以禦
非常或曰金吾杖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或曰金吾鳥名執此鳥之象故以
名官又稗史曰金吾人首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此說本出山
海經及博物志未知孰是
古者有分土無分民故自天子以至諸侯皆以里數多少為差逮漢時始分其
民以戶口多少分封於是有千戶侯萬戶侯之目至于唐宋又有實封真食

之稱。則與古制異矣。自魏晉至梁陳。授官有板。長一尺二寸厚一寸闊七寸。授官之辭。在於板上。爲鵠頭書。按綱目。劉宋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板與版同。今謂仕籍爲仕版。蓋以此也。張天師。乃張良子孫。張道陵以來。世以符牒祈醮爲事。自宋元。授職號天師。皇明初。改號真人。秩正二品。與孔子世衍聖公相等。而班次在衍聖公之右。以中朝而尊道重於尊聖。何也。前朝時。密直司。或稱中樞院。卽今之承政院。置知奏事一人。左右承宣各一人。左右副承宣各一人。堂後官二人。知奏事。或稱知申事。卽今之都承旨。承宣。或稱代言。卽今之承旨。堂後。卽今之注書也。吏屬則置別駕主事。令史。記官。通引。并三十六人。今吏輩稱別駕。以此。宋時。樞密院。顯兵政。與中書稱兩府。皆搢紳大夫爲之。我國中樞府。乃宰臣置散之地。卽宋之樞密使也。其位任亦尊矣。今則醫譯微賤之輩。皆以賞職除授。宰臣罕得爲之。名器屑越甚矣。三載考績。古之道也。商周以上。無論已。漢時爲官者。長子孫。病三月乃免。其久任責成之意。可見。而數易之弊。莫甚於今日。朝拜夕遷。超越無漸。呈病卽遞。不待准朔。視官爵如傳舍。此弊不革。則雖使賢且才者。布列庶位。何暇治其

職察其任乎。聞世宗大王。知人善任。才大位卑。則不次擢用。人器相稱。則十年不遷。此今日所當法者也。

在前凡官。必計朔陞遷。如銓曹郎官。非滿三十朔。則不得遷轉。例也。按估俸齋集曰。鄭錫堅。自吏曹佐郎。陞持平。諫院啓以銓郎未箇滿。而陞遷不可。降爲刑曹佐郎。先王朝。唐興府院君洪進。由六品二十餘朔。拜獻納。猶以驟陞引嫌。近來銓郎及言官。或逐月陞遷。登第未五年。超堂上。未十年。致宰相者有之。至於五六品守令。以微勞躡堂階者比比。官爵如土。末流濫觴。日滋月甚。識者之心。寒矣。

法典。禮曹四館。以文官除授。而玩易齋姜碩德。不由科第。以進而爲大司成。及知禮曹事。蓋祖宗朝。爲官擇人。故如此。而自大典頒降後。無此例矣。

陸放翁言。館職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時有省官不如省吏之語。今槐院寫字官。食三品祿。又受月料及丘史價。合計祿俸。與大臣相等。制政之不均。蓋自古如此。

中朝官制。五品以上爲大夫。故得推恩三世。我國唯從二品以上實職者。得贈先代。至宣祖大王初年。大臣建議。朝臣之追贈者。許推恩所後父母。而不得并贈其所生父母。遂爲成例。蓋出於重宗統之意云。

西北兩界。方伯挈眷。限二周年交替。其來已久。而頃年朝議。以下三道。依兩界

西例。忠清監司兼公州牧使。全羅監司兼全州府尹。慶尙監司兼大丘府使。各於本處設營。使之率眷久任。未幾用言者罷之。我國凡事不能耐久如此。今有還設之議而迄未施行。然要在於擇人而已。

玉堂官例兼知製教。謂之內知製教。以他官兼者。謂之外知製教。凡時急教書。必命玉堂官爲之。先王朝有洪某在玉堂。文拙不能撰進。卽辭遞而去。蓋畏公議故也。

從二品以上。謂之宰相。朝廷待以優禮。在前非有才望功德。罕得至焉。先王朝。金公繼輝。博學能文。負一時重望。而官至叅判。孫公軾。別無履歷聲稱。而驟陞嘉善。金公謂人曰。孫軾亦嘉善。吾亦嘉善。聞者大笑。蓋金公非媚疾者。乃慨歎之言也。

平時通政以上官甚少。正二品以上不過十餘員。僅備實職而已。自十許年來。爵賞多歧。至於超越階級者有之。正從一品。幾五十員。從二品以上二百餘員。通政則不啻倍之。軍功納粟。醫譯宦官。雜類亦有官至一二品者。名器漸輕。人視之不甚貴重。爲宰相者。亦或不能自重。其於世道。何如也。

國初以來官制。正二品牧使則曰領牧使。從二品則曰判牧使。通政則曰行牧使。自大典頒降後。凡階高職卑者。稱行。階卑職高者。稱守。故從二品以上。不復稱領判。摠稱行牧使云。

內禁衛司僕羽林衛。是謂禁軍。如漢之材官蹶張。唐之虎賁驍騎是已。前朝時。簡選有風彩者入侍。而以識理者爲最。勇敢者次之。本朝之法。騎曹郎官。完議可否。觀其門地。准其身長。試其武藝。故爲禁軍者。皆赳赳壯勇之士。自亂後。軍功納粟。庶賤雜類。無不除授。不問門地才藝之如何。苟充其數。冗雜甚矣。

法典內。諸道驛丞。以書吏積仕勤苦者差遣。而金安老爲吏曹判書時。改驛丞爲察訪。盡以門蔭子弟除授。由此吏員之職。惟渡丞而已。非法典本意也。我國備邊司之設。始於明廟朝乙卯年。而今則軍國重事。一皆委之。且訓練都監。自宣祖朝甲午年創設。教習砲槍等技。今則事權漸重。爲一大衙門。主兵之官。只管軍簿。奉行文書而已。

國初以來。功臣有太祖朝開國。恭靖朝定社。太宗朝佐命。魯山時靖。難世祖朝佐翼。敵愾。睿宗朝翊戴。成宗朝佐理。中宗朝靖國。定難。凡十起功臣。宣祖朝有光國。平難。扈聖。宣武。靖難。五起功臣。而扈聖。叅勳者。至八十六人。醫官譯官內侍。替御並得叅。前所未有也。

除拜
侯鯖錄曰。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當時語云。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噫。古亦然矣。今爲甚焉。

五代時王進以善步官至節度使歐陽子曰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得而易輕余謂君子小人常相上下小人在上則往不返者爲是故也

吾學編曰宣德初內閣謂用人之柄不宜專在吏部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方面風憲郡守人多嗜進覓薦至行金錢相請云云今國家監兵水使及關防守令皆令備邊司薦擬一官之窠所薦者多或至二三十人以致奔競成風銀銅有臭天下之弊一也可爲寒心

高麗時頒政有定式十二月爲大政六月爲權務政過此則雖有缺未嘗差授至崔忠獻專國始變舊制有政房之稱本朝則一年兩都日外隨闕隨差或至逐日爲政與古異矣聞中朝每月二十三日吏部會選其餘則惟大段除拜會推而已

明廟朝申光漢爲判中樞府事相臣沈連源尙震啓以申光漢立朝最久年高有學而久在從一品請陞秩除領經筵資其勸講於是特陞正一品今則時任議政外雖原任大臣不得兼帶領經筵固非舊制也

柳眉庵希春海南人博學強記先王朝久任副提學不許遷動後陞資憲在前正二品無降授副學之例上曰柳某可合雖無古制可除之後金晬亦

以資憲特拜副提學用此例也

平時初入仕必慎擇除授故吏蔭之外有六條俱備孝子里選先賢子孫擢用之規近來此規盡廢注擬之際惟視勢力之高下不問人器之稱否公道幾乎熄滅矣

近世承旨最少者朴東亮年二十五以扈從勞自正郎超拜同副承旨尹暉年三十以司諫陞同副承旨先王朝甲午歲都承旨張雲翼年三十四左承旨吳億齡年四十三右承旨具歲年三十七左副承旨姜燦年三十八同副承旨鄭光績年四十四余亦忝右副承旨年三十二時謂政院爲滿座青春云

相臣

古人曰不謨之相不材之將其尸利也倍乎商賈芝峰子曰噫有國者使相與將尸利而已則危孰甚焉

按小說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更從傍喝相公尊重客踧踏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頗效之云觀此則今相臣接人之禮蓋用唐法耳

唐張弘靖三世秉鈞楊巨源有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以爲善今權

吉川盼之先祖陽村近贊成。踈議政。擊三世貴顯。故余嘗次其壁上韻曰。一時富貴公侯伯。三世文衡祖子孫。亦記實也。

龐籍爲郡椽。夏竦視之曰。異日當爲貧宰相。龐曰。宰相豈得貧乎。竦曰。一等人中貧爾。後龐退老。有詩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此韓昌黎所謂貴而能貧者也。

明太史張居正。在閣十六年。以專擅得罪於一時。以不奔喪得罪於士論。然其自言曰。僕不難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爲分謗任怨。以圖共濟。又曰。既已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不足畏也。又曰。吾平生學在師心。不但一時之毀譽有所不顧。雖萬世之是非亦所不計。余謂張之作相事業。未知如何。而大抵凡人自信如此。方有所建立耳。高麗初。置廣評省。摠領百官。置侍中侍郎等職。後改尙書省。置尙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忠烈王時。併于中書門下。爲僉議府。置都僉議。沿革不一。未能悉舉。本朝議政府。蓋仍僉議府之稱也。

我朝人父子爲議政者。黃喜黃守身。李仁孫李克培。鄭昌孫鄭恬。洪彥弼洪暹。鄭惟吉鄭昌衍。而鄭惟吉之祖鄭光弼。亦議政實三世矣。父子爲壯元及第者。金訢金安老。三世爲壯元者。金千齡金萬均金慶元。是誠罕有者也。黃喜爲相時。金宗瑞爲工曹判書。嘗於公會。呈酒果于座上。喜問備出何處。吏

對以工判慮諸位虛乏。略使公備耳。喜曰。國家設禮賓寺于政府傍者。爲大臣也。若虛乏則當令禮賓寺備來。何可私自公辦乎。乃致宗瑞于前。峻責之。可謂得大臣之體矣。

國朝以來。南武入相者甚罕。黃守身南智韓確韓明滄尹士盼慎守勤朴元宗。不過十許人而已。

先王朝四十一年。爲相者李浚慶李冀權轍閔箕洪暹李鐸朴淳盧守慎姜士尙金貴榮鄭芝衍鄭惟吉柳煥李山海鄭彥信鄭澈沈守慶柳成龍李陽元崔興源尹斗壽俞泓金應南鄭琢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李憲國尹承勳金命元柳永慶奇自獻沈喜壽許頊韓應寅凡三十六人。而李浚慶。明廟朝已爲相。

萬曆己丑年。倭酋平秀吉。遣玄蘇等請通信。上令廷臣二品以上獻議。多以通信爲便。李韓興山甫以爲不可許。尹海原斗壽以爲宜奏聞。天朝上竟從其言。逮壬辰倭寇奄至。天朝不疑我國。發兵應援。以先前奏聞故也。時海原公斥在外。上謂宰臣曰。尹斗壽有才智可任。今安在耶。亟命召赴行在。遂拜議政。委任甚專。蓋亦不忘前議云。

國朝年少入相者。除耳目不及者外。先王朝朴淳李山海金應南。年五十。柳成龍李元翼。年四十九。李恒福。年四十三。李德馨。年三十八。又年老入相者。

沈守慶李憲國俱七十五。近世所罕也。
將帥

世有暴將。殺人。以養威。酷吏。殺人。以術能。庸醫。殺人。以試術。其罪甚於凡殺。而一無坐之者。嗚呼。曷懲甚矣。生民之不幸也。

昔李廣殺降卒七百。而不得侯。虞詡殺降賊數百。而遂不振。近世號爲名將者。專以戕殺人命。立威取名。多不得良死。豈非嗜殺之報歟。

張彥良。武將也。以清白。官至正二品。中廟時。聞皇朝將討建州衛。徵兵於我

國。以李芑爲都元帥。張彥良爲副元帥。林亨秀以吏曹郎。爲從事官。亨秀往見李芑。以親老辭。芑答以言于副元帥。亨秀乃投謁於彥良。彥良戎服出廳。事據交椅而坐。亨秀急具戎服。與他從事偕立行禮。不敢交一言而退。未幾事寢不行。後亨秀往見。則彥良出迎于中門。揖讓上座。設酒盡歡而罷。可謂有古將之風矣。

近時爲都元帥者四人。金命元。權慄。以正二品。李恒福。以左議政。韓浚謙。以從二品爲之。亦出於一時。初不拘職秩耳。

李舜臣在武弁中。名稱未著。辛卯年。柳西崖爲相。薦其可用。以井邑縣監。超授全羅左水使。遂爲中興第一名將。噫。今世亦豈無此等人。特未有知而薦之者耳。

我國家不愛高官重秩。以餌武將。而爲武將者。既飽其欲。不思報效。唯以愛身自重爲務。率皆臨敵先走。爲士卒倡。可勝痛哉。大抵驟貴無識之人。易致驕亢。志滿氣得。難以指使。不如草萊寒士。奮勇先登者之可用。養將之方。恐不在於崇爵苟榮而已。

麗朝時將帥各有家兵。往往有跋扈犯上之變。然以之平蕩外寇。則亦其力也。夫佳兵不祥之器。况可藏於家乎。本朝深創若是。武將之在都下者。不與兵權。廩祿亦少。或僅有一僮一馬者。涼薄甚矣。是故軍無久領之將。將無常隸之軍。鍊習不素。名面不熟。倉卒臨戰。何以責其死力。謂宜稍變其制。而弛張之。庶或可矣。

中朝武職子弟。悉令習讀武經七書及操習武藝云。七書者。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黃石公尉繚子。李衛公也。我國業武者。雖習弓馬。不讀兵書。宜將才之不出也。

學士

按麗史。崔滋初補學諭。文名未著。十年不調。嘗作水精盃詩。李奎報見而奇之。一日。崔怡問奎報曰。誰可繼公典文翰者。曰。有學諭崔滋者。及第金堦。其次也。滋竟代奎報掌文柄。是時權兇擅國。而猶以公道取人矣。

祖宗朝藝文大提學主文。而弘文大提學。則以別人爲之。或言自中廟以後。

兩大提學一人兼之。然按世祖朝申叔舟以領議政兼兩大提學禮曹判書。則此言恐未信也。魚世謙李荇金安老以議政兼帶大提學。先王朝柳成龍以左議政兼大提學吏曹判書。又李荇以通政因南袞啓請李德馨以通政被薦俱陞嘉善授大提學。夫官制出於一時在得人而已無定規矣。徐四佳居正秉文衡至二十六年之久故如金佔畢宗直姜晉山希孟李三灘承召皆不得爲之。當時言者以公不宜久專文柄公聞之曰我遞則誰當爲此任。或言公與金佔畢姜晉山不相悅恐衣鉢歸於二公故不遞云。未知信否。

洪忍齋詩曰季淮踈趾舟恒正。魚達成勸漑袞容。老讓國昌申鄭忍。吉忠淳慎貴無窮。蓋國初以來主文者卞季良尹淮權踈鄭麟趾申叔舟崔恒徐居正魚世謙洪貴達成倪金勸申用漑南袞李荇金安老蘇世讓金安國成世昌申光漢鄭士龍洪暹鄭惟吉朴忠元朴淳盧守慎金貴榮凡二十六人而繼之者李珥李山海柳成龍李陽元黃廷彧李德馨尹根壽沈喜壽李廷龜李好閔柳根也。拜而辭遞者李退溪洪聖民李恒福也。再除者李德馨李廷龜也。以議政兼者申叔舟魚世謙李荇金安老柳成龍也。所謂容卽容齋李荇號也。忍卽忍齋洪暹自號也。

近代爲大學士者李漢陰德馨年三十一最少。時主文缺漢陰與金誠一俱以

通政被選。圈點時沈右相守慶獨不圈。漢陰曰李某年少在前。豈有年三十一爲主文者乎。吾欲其成就也。先輩愛惜人材之意如此。漢陰竟陞授大學士。

藝文應教必以將來主文者兼之。在平時金貴榮盧守慎姜士弼李山海辛應時柳成龍許筭隨闕除授。自許筭後常缺而不補。壬辰以後唯李好閔外絕無兼帶者。蓋重其選也。

蘇陽谷與申企齋鄭湖陰同時而李容齋於陽谷最所稱許。屢言於上前曰蘇世讓當爲主文之人。不可置在下位。故陽谷自通政陞嘉善至資憲皆容齋所請也。陽谷乞養授洪州牧使赴任未數月容齋又言文章之士不宜出外。上卽命召還。前輩之喜獎人如此。厥後蘇與申鄭皆典文衡至崇品年俱八十先後而陽谷雖爲士論所斥。早退家居享清閑之福者殆二十年。近世詞人考終富貴無出其右者。

史官

前代之制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宮中有起居注漢司馬遷班固皆世史也。按皇明翰林是爲史官。取諸司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編次合成之。副摠裁刪削之內閣大臣摠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云。我國修史之法。概取於此。

古文曰宰相升沉人於數十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下。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此說當矣。然頃世李芑爲相。構殺士林。人或諷之曰。史筆可畏。答曰。東國通鑑。誰人看得乎。余謂若如此言。則爲惡者無所懲。而爲史者亦無所用其權矣。

先王朝最重紀事之任。金斯文庭睦。爲假注書。文筆不甚拙而。先王下教曰。近來史官。記事則多失本旨。書字則畫出鳥跡。特命改差。自後注書。非文學兼優者。不得除授云。

史官必以薦授。謂之秘薦。在昔新薦時。焚香告天。其誓文末曰。舉非其人。天其殛之。所以嚴重其事也。壬辰亂離時。史官不備。奇自獻以翰林。在行朝。只薦一人。而其人。名望未著。乃不用誓文。而以辭詭告于天曰。因亂乏人。不得已。備薦云云。聞者大噱。

史局於宰臣之歿。必書某卒。及其平生行事之是非。而頃有一史官。議以爲此事重大。須待諸史官齊會爲之。自後遂不書卒者。今四十年許矣。使一時名臣行蹟。未免泯沒。是幾於無史矣。惜哉。

余爲內翰。因曝曬得閱地庫諸書。前朝時秘史積在者甚多。有海東金鏡錄一卷。乃李齊賢等所撰。未克成書者。而紀事頗有可觀。又鄭摠李詹所爲史稿。卽家藏史草也。書事詳悉。天災時政。直斥無隱。卷首又直書姓名。其事近古。

可喜。

我朝實錄。平時內則春秋館。外則忠州星州全州等處分藏。而壬辰兵燹後。唯全州者獲免。移置於江華。至癸卯年。設局印出累件。分藏于江華及妙香山。太白山五臺山。其慮患之意。益深遠矣。但宣祖大王卽位以後。至壬辰時。政記蕩然無存。國俗禁野史。故亦無家藏史稿。使二十年間嘉言善政。無憑可書。惜哉。

使臣

梁侯景之亂。百濟遣使朝梁。使者見城闕殘毀。號泣於端門外。見者莫不洒淚。景怒囚之。及景敗。乃還其使臣。蓋亦節義之士。而史失其名。可恨。唐明皇幸蜀時。新羅景德王遣使臣泝江至成都。進貢。明皇製十韻詩。手札賜之。略曰。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益重青青志。風霜恒不渝。其使臣姓名無可考。惜哉。

高麗自宋仁宗以後。久絕使价。至神宗元豐年間。諫議大夫安燾起居舍人陳睦始賚詔來。所贈衣帶靴馬金銀米穀雜物無算。將還。舟不能載。請以所得物件買銀。且日減供饋。折價買銀。國人唾鄙云。頃歲顧崔天使時。始用白金爲禮。減饌折銀。國人創見。而怪其貪嗇。是後遂成弊例。至于今日。則不啻濫觴矣。

按元魏時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是時高麗方盛強故也。唐時新羅序於渤海國之上。宋時契丹使第一。高麗次之。使者及境及郊亭及館。皇帝勞問沓至。禮待尤隆。今皇明外國班次。本國爲第一。安南流球諸國使臣皆不敢並列。華使陳鑑賦曰。朝鮮爲東藩重國。禮義之區。詩書之藪。故特爲之稱首云。

按石林燕語。宋朝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築館別爲庫。以儲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餞亦如之云。今中朝於我國使臣。館穀宴勞之禮。亦非不厚。而爲使臣者不能取重於華人。舌官輩又從而牟利。爲所慢侮。可歎。

文昌雜錄曰。元豐三年。高麗遣使柳洪副朴寅亮。獻日本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耳。其知禮如此云。按柳洪武人。以一言取重於中國。可見辭命之爲重也。

前朝朴寅亮與金覲。宋神宗時使宋。所著表狀題詠。華人稱之。至刊二人詩文。號小華集云。其見重如此。而今其詩文不多傳於世何也。至于皇明。赴京使臣門禁甚密。不得與中朝文人相接。雖有如寅亮之才。無以自見矣。按說郭曰。知明州張中。坐私與麗人朴寅亮唱和詩。廢錮終身云。是知禁制之嚴。自宋如此。奉使者亦宜慎之。

按麗史。奉使者多資金帛貨物。中朝人謂高麗假事大貪貿易來耳。有朴宜中

者不資一物而往。遼東伴送。嘆其清白。以告禮部。天子引見。待之有加云。近世使臣。有不能律己者。人以商賈目之。羞辱甚矣。

張給事寧。學於倪文僖。後文僖十年而以天使出來。時年二十四。聞成三問等不在。歎訝曰。吾師倪侍講言。東國多才士。何寥寥眼中耶。由此不喜酬唱。其豫讓論。或疑其有意而作云。

龔用卿。天使時。蘇世讓爲遠接使。鄭士龍以嘉善爲平壤迎慰使。龔天使文章浩汗。沿途所作。先播東方。朝議皆以爲蘇不能抵當。蘇在義州辭病。以鄭士龍特陞資憲爲其代。鄭笑曰。朝廷以我爲兩日屐也。蓋謂常時則棄置。臨事乃取用也。顧天峻。天使時。李廷龜爲遠接使。李好閔爲義州迎慰使。廷龜臨時辭遞。以好閔代之。廷龜爲平壤迎慰使。

李容齋爲遠接使。在路遊香山。聞天使過江。馳迓於定州。容齋貌又不揚。天使怒不禮之。及見其和章。始深服。唐天使書與副使曰。此人詩壇老將。慎勿輕製云。文詞之於華國。其重如此。

黃洪憲。天使時。李栗谷爲遠接使。江上迎詔日。天使問譯官曰。這遠接使有山林氣像。無乃借山林之士。爲是任耶。譯官對曰。遠接使以壯元及第。位躋崇品。非山林士也。天使曰。是做天道策者耶。蓋公所製天道策文。流入中國。天使見之故也。

亂後辛丑。顧崔兩詔使出來。接待始依平時。李月沙廷龜為遠接使。朴南郭東說李東嶽安訥洪鶴谷瑞鳳為從事官。車五山天輅權石洲韓金南窓玄成為製述官。韓石峰獲以寫字亦在行。蓋極一時之選也。余最不文。蒙差都司宣慰使。上以宣慰二字非尊敬王人之意。命改稱迎慰使。後遂為例。堯山堂外紀曰。宋時高麗使人到闕。不過月。徽宗欲令觀殿試放榜。遂留七十日。云蓋特恩也。今赴京使臣留館中朝。以四十日為限。國制則過三十日者。使書狀推考。其因事淹留者。不在此限。萬曆辛亥。余以冕服奏請留館一百四十日。厥後李志完等。以誥命奏請留館。又至二百日。乃前所未有也。按唐時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受錢。後命有司與其費。今赴京使臣盤纏。朝廷初不區處。使臣私自求請于外方。而外方之官。多不齊送。故使臣空手而行。顛頓道路者有之。頃年議者創為成規。自該曹分定收給。頗似便益。而事竟寢。且在前中原一路及禮部人情。不過扇帽等物。而頃因緊急奏請。賚送銀子。或至數萬餘兩。用之屑越。故衙門下輩。視我人為奇貨。刀蹬需索之弊。逐年漸甚。有不可言者。在前奉使日本者。鄭夢周申叔舟。最為倭奴所服。至今稱之不容口。頃年黃允吉金誠一同使日本時。倭酋傑驚。事多不測。黃畏懼。每事依違。而金性剛。守正不少撓。倭人甚敬憚之。蓋雖異類。而是非之心。亦不泯也。

萬曆丁未。朝廷因倭請和。遣通信使僉知呂祐吉校理慶暹。差上副使佐郎丁好寬。差書狀官。後以通信為嫌。改稱回答使。書狀官改稱從事官。舉朝為詩以餞。其最所傳誦者。尹同知安性詩也。詩曰。使名回答向何之。今日交隣我未知。試到漢江上。望二陵松栢不生枝。李相國德馨一聯曰。臣子未渝陵寢辱。簡書先入犬羊天。蓋倭賊發掘。宣靖兩陵。為萬世不忘之讐。故也。時宰聞之大忤。

守令

楊誠齋曰。堯舜三代之時。吏未有以循名者。非無循吏也。舉天下而無非循吏也。於吏之中。獨表其一二以爲循。則其不循者多矣。按循吏有傳。始自司馬遷。蓋漢武時。崇用酷吏。故有循吏之目焉。述異記曰。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語曰。無作封使君。不治民喜食民。噫。世之爲吏食民者衆矣。皆是虎之類也。豈獨封使君然哉。

世謂太守爲五馬。故唐詩曰。使君五馬一馬驄。按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又曰。太守五馬一馬行。春云。

按大明洪武中。新化縣丞周舟。有善政。陞吏部主事。後邑民詣闕。願再借。特命舟復爲新化丞。賜宴禮部。以遣之。云。我國之法。守令不許再任。而先王朝

李大諫海壽以譴特除驪州牧使近者權叅判盼以大臣之議授江華府使俞叅議昔曾以邑人之訴拜羅州牧使皆再赴也六鎮守令自祖宗朝慎擇而間用文官以彈壓列鎮先王朝李友直爲穩城府使藩胡至今頌其清德如金命元韓準鄭曄由六鎮府使終至大官者比比余於壬辰之亂啣命本道六鎮軍民擁路執鞚涕泣言曰願官早爲此道兵使或守令以活民在在皆是蓋苦武弁之侵漁故也近來朝廷置六鎮於度外使貪將汚吏恣其吞噬而莫之禁軍情怨叛邊備疎虞識者之心寒矣噫豈惟六鎮然哉

科目

按漢時射策謂爲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科不使彰顯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然晁錯董仲舒有對策則與後世問策同矣

按前漢以射策試舉人隋及唐初亦試策并雜文至天寶年間問策外更試詩賦爲三場宋時又益以經書疑義至今爲程式焉且武舉唐武后時始置其來亦久矣

石林燕語曰唐禮部試詩賦題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宋朝始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祐中詔具試題所出經史摸印給之云卽今解題是也

續事始云開元中始取州縣案牘疑義又取經史義假設甲乙丙丁令舉人判斷是後世疑義之始也唐張鷟所著判語曰龍筋鳳髓其文甚麗乃當時科舉文也世謂鷟爲青錢萬選萬中猶俗言百發百中也

按李賀制策登科禮部以賀父名晉肅不合舉進士時輩排之賀竟不第云昌黎諱辨蓋爲此也又方干昏缺有司以爲不可與科名温庭筠以有才無行羅隱性多輕易皆不得第唐世取人不專以才矣

張籍送李餘及第詩云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觀此則新進士以衣與人其俗久矣

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作詩曰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壯元聲按堯山堂記曰谷第八名及第而唐時新進士唱名出皇城不問科甲高下皆唱壯元故云

褚載唐季人賀趙觀文重試及第曰一枝仙桂兩回春始覺文章可致身云云今本朝例於丙年設文武重試蓋本唐制也

唐之李德裕權德輿皆以門蔭至宰相宋太宗朝李昉爲相子宗諤舉進士以父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億爲叅政子維以進士奏名不肯試大廷竟以蔭入官至秦檜柄國子燧孫埴皆冠多士爲士論不齒其時科制之嚴可知石林燕語曰自後周試策論三道于禮部每道以三千字爲率按夏竦詩云縱

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是也。

宋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去。寇準年十九。或勸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既入仕。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而難其少。寇服地黃。兼餌蘆葍。未幾鬚髮皓白。丁謂因拂鬚懷慚。以詩刺之曰。少年罷去任紛紛。不忍增年惑上聞。餌藥變鬚求速用。如何到此又欺君。蓋丁不足道。寇亦自取之矣。

堯山堂外紀註。宋崇寧間。行三舍法。辟雍會試。郡國貢士。陞諸司馬。按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今俗以生進爲司馬。蓋出於此。

葉少蘊避暑錄曰。崇寧間。以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臯鄭年事爲題。以策進士。又宋祁曰。晉有祁奚。唐有汾陽。羅有保臯。孰謂夷無人哉。按保臯是新羅人。事載唐書。與廉藺郭李並稱於青史。豈非奇偉不世之士乎。

宋時省試有賦文甚奇。而用運籌帷帳之語。考官以帳字非是。黜之。後考史記作帳。漢書乃作幄云。我朝鄭士龍以文章噪於一世。然不慣五經文字。嘗作考官。見試券中。用以弋殷命者。亦不知出處而抹之。考試之任。可謂難矣。

登科者紅紙題名。自宋已然。而按高麗忠烈王時。趙簡爲第一人。及第。賜黃牌。以此觀之。前朝時則似用黃紙矣。但高麗史。凡登科給紅牌云。黃則無乃出於特命耶。

皇朝科舉。洪武初定爲三年大比之制。而歷朝所取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

少者三十人。初無定額耳。

皇朝科舉。鄉試則八月。會試則二月。並以初九日爲初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初場。四書義三道。五經義四道。第二場。論一道。制誥表中一道。判五道。第三場。治道策五道。雖國有大故。科期則不退也。廷試定於三月十五日。皇帝親臨發策云。

稗史言景泰辛未年。廷試舉人王越。試卷。鸞飛上天。墮於朝鮮。次歲進還。王世貞作王越傳。亦載此事。曰。其秋朝鮮貢使賚進云。此甚異事。而我國無傳之者何也。稗史又言王越以此得上眷。驟至大官云。

中朝登科文字。主司代撰。以傳布四方。故萬曆中。禮部題本云。先時預擬。有洩漏之嫌。臨卷。搗詞。妨校閱之務。計莫有不便於此者。今後場中。不許撰文。其中式文卷。純正典實。足爲程式者。依制刊刻。中間有字句煩複。文不甚妥者。不妨稍爲脩飾。但不許增損太多。致掩初意。有仍前代撰者。叅奏罰治云。蓋末俗尙文之弊如此。

弇山別集載萬曆十三年。刑部主事饒伸疏曰。權柄。皇上之所獨馭也。名器。不可假人。况賢科乎。今邪臣所爲。罔上行私者。莫如科場之弊。夫科目者。國家鼓舞天下之大權。大柄。君不得以私諸臣。父不得以私諸子。法至公也。故古之奸臣多矣。而鮮有壞此法者。畏人以三尺議其後也。惟唐達奚詢。取楊國

忠二子。宋湯思退取秦檜之子若孫。書之史冊。以爲醜詆。亦曠世一見耳。未有人人冒濫。如今日之甚者。又禮部郎中高桂疏曰。洪武三年。劉三吾白思蹈等。主試有物議。高皇帝震怒。一遣于邊。一棄于市。正謂開科取士。國家大典。此而作奸。則無奸不作。此而營私。則無私不營也。余謂中朝法制之嚴。如彼。而末流徇私之弊。至此。况我東方乎。

崔灑文曰。唐長慶初。有金雲卿者。始以新羅賓貢。題名杜師禮榜。至唐末。凡登賓貢科者五十八人。五代梁唐。又三十二人。逮高麗亦貢士於宋。有王琳。崔罕。金成績。康撫。民權。適。金端等。然所謂賓貢科者。每自別試。附名榜尾。至元朝。與中原俊秀。並舉列名金榜云。按新羅時。金夷魚金。可紀。崔致遠。朴仁範。金渥。皆入唐登第。其姓名可考者。只此而已。

高麗德宗時。設國子監試。取鄭功志等六十人。試以賦及六韻十韻詩。蓋監試始此。所謂紅粉榜。亦監試也。

高麗忠肅王時。始令舉子讀律詩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許赴試。而本朝則只錄名入試。故近來場屋不嚴。舉子目不知書者。稱以隨從。至於未許通庶孽。吏胥賤類。亦多濫入。代書借述之弊。不可禁止。混雜極矣。聞中朝每鄉舉。前州府官會同試取。許赴初舉云。傲而行之庶可矣。

高麗時。新及第甲科。賜田二十結。其餘十七結。引見賜衣服酒食。兄弟俱爲壯

元者。准三子登科例。歲給其母粟三十石。又忠穆王時。金仁瑄。連魁三場。王親授紅牌。賜馬紅鞵。許着金花帽。且三子登科者。其父授職。母歲廩。沒者封贈。至本朝。唯五子登科者。賜米贈爵。故絕無而僅有之。

國初以來。五子登科者。僅有二三。李禮長。智長。誠長。孝長。恕長。皆文科。李芑荇。薇。文科。而菴。荅。武科。近時則尹昉。曙。暗。暉。四年內。皆捷文科。而但仕俱不達。尹昉。暉。暉。領議政。斗壽之子。兄弟四人文科。顯仕至宰相。庶弟。旰。武科。亦陞堂上。乃前所未有也。

永順君溥。廣平大君之子也。世祖朝。設登俊試。命列卿大官宗室。駙馬。皆赴試。親臨策問。大臣鄭麟趾。鄭昌孫。申叔舟。爲對讀官。永順以正一品君入試。居第五。賜恩榮宴于議政府。壯元。金守溫以下。各賜鞍馬。又幸溫陽。於行在所。設科取士。並設重試。永順擢第一。特命加一日遊街。乃異數也。永順歷事四朝。再策勳。掌撰明皇戒鑑及六典。至成廟朝卒。年僅二十七矣。

光廟朝。宗室進禮君衡。有文武才。以慶尙兵使。入爲吏曹叅判。又永順君溥。叅重試。及登俊試。春陽君練。叅式年及第。駙馬河城尉鄭顯祖。叅親試第三名。厥後宗室。只試藝而不許文武職。駙馬則雖如礪城尉宋寅之文才。不得登用焉。

世祖朝。取武科一千人。上召居末者。問曰。今世復有才下於汝者乎。對曰。後

榜壯元。是才下於臣者。上大笑。擢用其人。後果稱職云。
昌慶宮集春門。在太學西畔甚近。世傳 祖宗朝往往便輿出幸太學。講論經傳。成廟一日御春堂臺。由集春門召在泮儒生。講經賜第。至今以爲美談。
祖宗朝或以四韻詩取人。中廟朝。金安老以鞦韆律詩爲壯元。其詩曰東風初破小桃腮。節迫秋千雨洗埃。繡鳥掠花紅露濕。織肢劈柳綠煙開。初疑弄玉吹簫去。還訝飛鸞御鶴來。堪笑半仙真戲劇。景陽兵禍是成胎。此時節迫秋千云者。乃不成語。而景陽兵禍。亦誤用事。似不入選矣。
賈誼過秦論末云。是二世之過也。卽所謂過秦者也。中廟朝。金絳以過秦賦魁進士。舉場不知題義。皆以懷古爲辭。有軍士潛語金公曰。考官言以懷古製之。則失旨也。云。公製垂畢。聞之始悟。裂其草而改撰。遂得第一。
金慕齋每以試官入場屋。考試精審。務得人才。必經十五日出榜。至今稱之。先王朝己亥別試。余與完陽府院君李忠元。偕爲考官。李公常言國家以擇士之柄。付于我等。何敢不盡心。若有厭怠之心。考校不審。失落人才。則必有天殃。凡試卷中。雖甚鹵莽不堪讀者。必盡篇乃已。過旬日始出榜。甚得考官之體矣。

金範赴進士會試。作瓶笙詩曰。寧隨鄭泉作酒器。考官不識所謂。密遣書問于金慕齋而知之。遂擢第一。鄭泉事。俱載韻府及事文類聚諸書。而考官不及知。是以君子貴乎博聞強記也。
我國式年及第。專取講經。其意甚美。而但講經之人。旣無致用之實。又或不能屬文。故俗數慢。必曰實學及第。有以致之也。或以爲依中朝專取一經。則可也。

入場舉子書冊搜挾之禁。在前極嚴。唯韻書外不得私持一卷。故赴監試者。細書山立玉色義。塞鼻孔以入。時謂義盈庫。今則法禁解弛。公然負持以入。舉場爲一書肆。良可駭也。

儒生不讀書之弊。未有甚於今日。以剽竊他人之作。僥倖得捷爲能事。至於四書疑則作者不滿數人。而舉場皆謄出。或加減數字。或不改一字而用之。如書寫謄錄之爲。試官亦眩於考覈。且不可闕額。因以取之。故爭相效尤。遂成弊習。不可禁止。議者以爲宜罷四書疑。以論代之。或以爲生進皆取詩賦。而罷四書疑義。久不定。未知何者爲善。然不先正士習。則恐無益也。

近世登第最少者。郭趕十八。李大海。李燦。李厚十九。李廷馨。李德馨。李慶伯二十。朴篋十八。爲及第壯元。許鈞十八。爲生員壯元。尹暄十八。禹弘績十九。爲進士壯元。唯李德馨最達。李廷馨尹暄爲名宰。餘皆不達。古人以早年登高科爲不幸。良以此也。

中朝人嘗言會元天下才。殿元天下福。才福兼全者寡矣。以皇朝人才之盛。而

舉三元者。惟商輅一人。豈不難哉。我國近世。唯李珣爲生員。及會試殿試壯元。此外無聞。而迷豚敏求。亦爲進士。及會試殿試壯元。是出僥倖耳。申潛從獲之子也。能文善書畫。中廟朝。登賢良科。拜翰林。尋罷榜。還收紅牌。仍失其白牌。爲詩曰。紅牌已收。白牌失。翰林進士。摠虛名。從此峨嵋山下老。山人二字孰能爭。後受杖遠竄。蒙放歷典州郡。陞堂上而終。國制。凡登科給紅牌。司馬給白牌。故云。

先王朝。丙戌年。謁聖。試製李泌乞還衡山表。車天輅爲四館時。製與舉子呂繼先爲第一。放榜後。事發獄起。先王震怒。人謂事將不測。而只命竄配。後於經席。上謂侍臣曰。車天輅真奇才也。未久放還。愛惜人才之盛意。吁其至矣。

宣宗大王。深以時文浮靡爲慮。命舉子用老莊文字者。一切勿取。庚子榜及第李涵。以用莊語。特命削科。由此遂爲成例。至今遵行。

諺曰。我國公道。惟在科舉。而世道日下。姦巧漸滋。不公不正。近來益甚。每榜出。而人言不勝藉藉。或謂如中朝設場屋。則可無此患。然苟無公道。有屋何益。區區法制之末。不足以防姦。宋元豐間。禮部貢院火。舉子皆死。皇明天順七年。會試場屋災。舉子焚死者千餘人。此亦可慮。又謂如麗末廢科舉。可也是。則有激之言。不可因噎而廢食。惟恢張公道。慎擇考官。庶乎得矣。

壬辰變後。得倭頭一級者。勿論公私賤。許登科。或有斬飢民頭。認倭頭以要賞者。嶺南有一斬頭及第。縣倅設宴以榮之。人作詩嘲之曰。飢民頭上桂花浮。紅紙群中怨血流。太守慶筵知有酒。盡分殘瀝慰啾啾。亂後取武科甚廣。一榜所取。多或至數千。或有不解操弓而得叅者。或有賤類而得叅者。通共數萬人。蓋欲其使人興起。而無補實用。科名亦太賤矣。

致仕
七十致仕。法也。而祖宗朝以來。致仕者蓋鮮。大臣請老。則賜几杖而已。近世宰臣致仕者。唯八溪君鄭宗榮。領府事沈守慶。鄭琢。寧原君洪可臣外。無聞焉。

王羲之言。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殊。後爲會稽。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誓曰。自今以後。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按懷祖。王述字也。夫古今才過於人。而名位相懸者。何限。羲之於此。不廣矣。且不欲苟進。則但當誓之於心足矣。何必誓墓而後可耶。然視世之貪榮嗜進者。其雅志亦足尙已。陶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作歸去來辭。時年四十一。蓋彊仕之年也。謂歸去來者。歸其官。去其職。來其家也。

唐韋表微爲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撈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未見其味也。又田豫乞致仕曰。年過七十。而以位

居。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罪人也。按賀知章八十六有疾。始乞鑑湖爲道士。此非韋田勇退之比。而唐史傳之隱逸。後世稱其高尚何也。
李左尹潔。暮年謝病。家居不受祿。大臣沈連源尙震等。白爲奉朝賀。受祿以終其身。厥後李府尹彥憬。年八十。欲得奉朝賀。吏曹以無前例不許。其不曉故事甚矣。按吾學編曰。皇朝之制。凡乞致仕者。不限年聽。京官七十。外官六十五致仕。乃養廉耻之道也。我國士大夫。年至退休者絕少。而至於奉朝賀。法典所載而亦不舉行。可歎。

芝峰類說卷四終

芝峰類說卷五

儒道部

學問

夫學如射。射者志於鵠者也。苟志於鵠。雖不中不遠矣。故學莫先於立志。而尤莫貴於所向。

說郭曰。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繪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小。鑄鍾則大。余謂夫人亦在乎作成而已。

古語曰。經書養人德性。史傳益人才智。信矣。但業經而養其德性。讀史而益其才智者。蓋鮮。豈非不爲己之過歟。

張橫渠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余謂此言非獨學問。雖文藝亦然。

朱子曰。古者以心爲學。以德爲治。故風俗淳厚而事益簡。後世以文章爲學。以法律爲治。故風俗愈薄而事益繁。至哉言乎。不惟治天下。治家亦然。

朱子曰。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此朱子示人爲學之方。至明且切。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可也。

程子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余謂此段。學者所宜省察。

黃勉齋曰。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誥。多不精義理。而近世三尺童子。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成聽松守琛。見四書章圖曰。義理之深奧難解處。一見瞭然於心目之間。可謂詳且盡矣。然學者初無深思力究。心得自悟之妙。而資口說以爲知。則其所知者。亦不能久存於心。知既不存。則又何據而踐履之實乎。余謂此言。足以盡末學之弊矣。

焦竑曰。雖深造之人。若自以爲是。無不是病。雖積愆之人。若自以爲非。無不是道。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余謂人能克去此病。方可入道。若不除却此病。不足言深造矣。

先儒言纜學。便有着力處。既學便有得力處。不是說了便休。如學書者。必執筆行墨。然後爲學書。學匠者。必操斧運斤。然後爲學匠。余謂凡爲學者。口說雖精。終非實踐。反不如學技者之爲。今且并與口說而廢之。可勝歎哉。

薛文清曰。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又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褊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余謂學者。佩服斯言。則庶有益乎。

薛文清曰。自家一箇身心。尙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又曰。讀書不體貼向身心。

上做工夫。雖盡讀天下之書。猶無益也。余謂爲學而不能有得乎身心。則所謂事業。鹵莽而已。缺略而已。烏足道哉。

薛文清云。象山謂讀書爲義外功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余謂象山此論。純是禪味。非特流於禪者也。

王世貞謂王守仁爲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最簡易痛切。乃至欲盡廢學問思辨之功。又曰。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余按守仁推尊象山。而力詆朱子。其致良知之說。乃佛家卽心見性。以其簡易。故一時學者多趨之。然得罪於聖學。以此學者不可不詳辨焉。

張太嶽曰。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爲世宗儒者。考其所建立。又遠出於所詆之下。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余謂爲學者。惟資口談。不能實踐。則與記誦通經者。何以異哉。雖終身攻苦。畢竟但成一聞人而已。聖賢事業。則概未之聞焉。乃末學之弊也。

許國論學書曰。學莫先於是非之辨。觀古聖賢。未嘗不誦書。但其書之誦。非以爲博也。夫務博爲人也。爲人卽利也。余謂傳曰。博學而詳說之。又曰。博學之。審問之。蓋博學所以爲己。非爲人也。今以博學謂之爲人。則恐非的論也。

王守仁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又曰。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寸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余謂世之爲文詞者。自高自是。則畢竟不能進一步。而反究於退坐。是病也。傲之爲病。豈惟學者然哉。所謂千罪萬惡。皆從傲上來是矣。

退溪先生與奇高峰書曰。辨析義理。固當極其精博。顧其所論條緒猥繁。往往臨時搜探。先儒之說。以足已闕。此與舉子入場見題。獵故實以對逐條者何異。假使十分是當。實於身心。無一毫貼當。只成閑爭競。以犯聖門之大禁。況未必真能是當耶。先生此言。真後學藥石之論也。

王陽明曰。君子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清明。一有私慾。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余謂陽明此言極爲嚴切。但帶些禪味。學者不可不知。

余在童卯。及聞先生長者之餘論。以謂爲學之方。惟在知行二字。大學之格物致知。求所以知之也。誠意以上。卽所以行之之目也。至於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所以知之也。篤行者。所以行之也。聖賢教人。雖千言萬語。其要不過出此。陳真晟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余謂學者非

知之難。真知爲難。非行之難。實踐爲難。其或知之而不能行者。由不能真知故也。

心學

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聖人傳心之妙法也。推此以言。中庸之致中和。致其一也。大學之止至善。止於一也。至於天之健而不息。地之靜而得寧。亦以一故也。

古之人與骨皆已朽矣。而所留者跡耳。因其跡而究其心。得無誤乎。凡詩書六藝。皆聖人之跡也。求古人之心於方冊之內。其得者鮮矣。不得乎聖人之心。而惟跡之是求。其惑也大矣。是故老氏厭之。釋氏空之。蓋有激焉者也。

古人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余謂顏子之樂。蓋其心田熟也。

邵子觀物篇曰。夫謂觀物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又曰。所謂反觀者。不以我觀物。而以物觀物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余謂聖人之心。本備萬物而無一物。夫惟無物。乃能見物。蓋逐物者蔽於物。而虛心者足以燭物故也。

朱子語類曰。昔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求放心章而悟。遂閉門靜坐百餘

日以求放心。乃讀書一覽無遺。余謂學者須以此爲法。苟收得放心。則豈但讀書之功而止哉。

張南軒曰。人君不可以蒼蒼者爲天。當求之念慮之間。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善哉言乎。夫人皆有心。心各有天君。豈獨人主爲然。詩云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是也。

凡人之心。卽天也。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况人君所爲。上與天通。故楊萬里有言。君心之慧。孛消則他無慧。孛矣。今不求諸在心之天。而欲爲消弭之方。則末矣。

宋林昉曰。事神不若事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神。神有不神者矣。又邵子曰。人之神。卽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語益嚴切。

黃勉齋曰。念慮之頃。或升而天飛。或降而淵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冰。如狂惑喪心之人。雖宮室之安。衣服之適。飲食之宜。亦茫然莫之覺也。余謂人皆有是心。而不能操存。失其本心者多矣。可不懼哉。莊子所謂其熟焦火。其寒凝冰。此也。

孫真人曰。凡心有所愛。不用深愛。有所憎。不用深憎。並皆損性傷神。又養生書曰。不以小惡爲無害而不去。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余謂此言。雖主於養生。乃誠意正心之方也。

黃山谷云。守心如縛虎。世多誦之。余謂操存之要。自有其則。何可束縛爲哉。山谷似不識心學者。

目也者。以罕爲怪。以習爲常。故昔見以爲是者。今以爲非。今見以爲惡者。後以爲美者多矣。是非美惡。亦在乎習而已。惟主宰定。然後無此病矣。是以君子信心不信目。

邵子曰。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余謂此君子所以慎其幾焉。

莊子曰。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者。鬼神得以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臨川吳氏云。君子言人不言鬼。言是非不言禍福。莊子云。爾將以警夫中人以下者歟。余謂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莊子所言。蓋此意也。莊子之學。雖曰虛誕。而其言謹獨之功。乃如此。

王弼州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非忘也。毋不敬也。此言甚善。薛文清曰。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暴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趙靜菴曰。持己當使嚴中有泰。泰中有嚴。此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此言好。

夫存心之法。自有持敬工夫。先儒言之盡矣。上蔡謝氏乃取瑞巖僧惺惺法。何

也。蓋其法簡而易曉。故欲以諭學者。却恐因此染着禪習耳。

王陽明曰。此心廓然與太虛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凡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卽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無礙也。余謂此言固善。但從佛語中來。

語曰。人間私語。天聽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電。人能常存此言。則慎獨之功。自不能已。

寡慾

薛文清曰。寡慾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此就心上說。又曰。有欲則人得以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此就接物上說。其言儘好。余謂欲者非必嗜欲也。心有思想營爲皆欲也。欲寡則能存心。心存則可無欲矣。

呂子曰。天下皆知畏有形之寇。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革。余謂有無形之寇。寇於外者也。無形之寇。寇於內者也。人苟知內外之分。則其所以畏而防之者。必無所不至矣。

人心無二用。一有所偏着。則離道遠矣。凡鷹馬書畫琴碁花草外物之玩好。皆足以喪心。况酒色乎。古人以玩物喪志爲戒。是矣。

古人有曰。士能寡欲。安於清淡。不爲富貴所搖。則其視外物也輕。自然進退不失其正。此言甚是。

王弼州言。山棲是勝事。稍一營戀。則亦市朝。書畫賞鑒是好事。小一貪癡。則亦

商賈。杯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雅事。一爲俗子所嬈。則亦苦海。余欲改其尾語曰。詞翰是雅事。一或耽嗜。則亦苦海。噫。余亦苦海中人。何當擺脫業障。得到彼岸也哉。

初學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余謂人能每日能存一日工夫。則久當自得之。呂氏此言最宜體認。

伊川先生曰。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余謂以學問驕人。害且如此。况以才藝驕人者。害當如何。且爲學而驕人。則不足謂學問矣。伊川之言。特以戒學者耳。

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余謂論人之短。猶不可。况前輩乎。學者可以戒矣。

宋張無垢謫居有短窓。每味爽抱書就明而讀。凡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跡。至今猶存云。古人用心勤苦。可想已。今人有明窓靜几。終日宴處。而不讀一行書者。獨何心哉。攻文如此。况望治心爲己之學乎。

童蒙須知曰。窓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又云。壞筆汚墨。癡子弟職書几書硯。

自黥其面。按此山谷誠子弟語也。黥作黔爲是。

先輩言讀書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此言乃讀書之要訣也。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先輩言。寫字不問工拙如何。只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老草。亦此意也。

溫公勸學文曰。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惰。由此觀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則人之得爲人者鮮矣。

顏氏家訓云。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財賄。工巧則致精器用。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今士夫耻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脩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媿辱哉。此語真可以訓世矣。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須加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或分散部秩。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污。實爲累德。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此言真可法也。

童蒙須知曰。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冠者未冠者總髻。腰謂以條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此言最喫緊。今人於此一節。多不屑意。其操行之不及古人。無怪也。

格言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余於此說。有取焉。

古書曰。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樂莫樂於好善。吉莫吉於知止。短莫短於苟得。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多疑。敗莫敗於多私。此言儘好。

古人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物。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余甚愛斯言。然常見世人留不盡之福。易留有餘之巧。難其得免造物之所忌者。尠矣。說郭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真格言也。

古語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余欲易之曰。病從目入。禍從目出。蓋不見可欲則不食。故曰病從目入。不見可惡則不言。故曰禍從目出。夫目倡之而口從之者也。

古人曰。逆境所以鍛鍊乎人也。鍛鍊愈精。成色愈足。余謂逆境者。天之所以玉

人于成也。虞舜遇之爲大孝。周公遇之爲大忠。况下焉者乎。人能無以逆境爲逆則善矣。

古人曰。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又曰。沽虛譽於世人。不若聽之於天。遺貨財於子孫。不若周人之急。誠哉言也。

呂本中官箴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杜樊川詩曰。忍過事堪喜。黃山谷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是矣。

趙清獻座右銘曰。爽口味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又曰。良田萬頃。日食三升。大廈千間。夜臥八尺。信矣。

韓魏公曰。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避之使不能加諸人。余謂此言甚善。但時有不得避者。如之何。

韓魏公曰。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余謂此就氣質上說耳。若如此言。則性善之說。誣矣。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余謂爲此言者。必忠孝之人也。

鞏豐曰。以不寒爲溫。以不飢爲飽。以無辱爲榮。以無禍爲福。人之遊世如此足

矣。旨哉言乎。

鞏豐曰。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又曰。飢信粗。旅信奴。病信藥。老信書。此說是矣。但余觀世人。老不信書者多矣。如何。

宋武帝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葉夢得曰。此言極有味。凡事皆然。欲求簡靜安樂。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之。非有大勇。不能絕也。又曰。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此言甚是。

蘇東坡曰。世人言醉時語。是醒時語。此最名言云。然公詩有云。醉後狂言醒可怕。怕何也。

古人曰。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以此言之。今世之人。不貧而賤者。蓋無幾矣。謝顯道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白樂天詩。舉世盡從忙裏老。何人肯向死

前休。是不透此關者也。山居四要曰。事雖細微。必謹關防。事雖疑似。當避毀謗。所惡之人。防其害己。所親之人。防其賣己。戒貪污。如戒仇讐。防私謁。如防盜賊。非理相加。處之以忍。禮貌相及。來之以謙。余謂莅官者。能存此言。則可以寡過矣。

自警編曰。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余謂人能知此言。則可以安分矣。

宋彭思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余甚愛斯言。人能常存此心。則自然及物者廣矣。

晁氏曰。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比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此言儘好。

葉少蘊曰。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作官。此言非甚難行。而人鮮能之何也。

宋人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觀緣。其謂退一步行善矣。道三箇好則太無分別。語曰。進一步思退一步。要一錢不直一錢。尤好。

陸放翁曰。名園甲第力不能有。歌童舞女婦不能容。高文大冊才不能爲。高官厚祿命不能做。余謂爲此說者其知分乎。

宋趙季仁曰。某平生有三願。願識盡世間好人。願讀盡世間好書。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亦有三願。願作世間好人。願做世間好事。願見世間好景象。

古語曰。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余謂此言皆歸貴於天人而無反己之意。恐爲未盡。今欲改之曰。願吾後世常生好人。願吾一生常做好事。

北夢瑣言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虫。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虫。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虫。賣奴婢而食也。余謂爲官者亦有三食。一蝗虫。鬻茸尸位而食也。二蠹虫。貪墨受賂而食也。三大虫。專國立威殺人而食也。

劉子曰。三人同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交爭者未必偏。而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余見世人臨事。唯務求勝。非但不欲就辨於不爭者。反以不爭者爲爭而不信之。此其智不及同室之人。而殆無息爭之日。豈不哀哉。

張翰翔云。操趙孟之權者。能壞人之做官。不能壞人之做人。誠哉言也。世有媚嫉者。惟欲壞人之事。百方沮撓。而其人寧不得美官。不欲壞其名節。終始自潔。壁立千仞。則彼亦無所用其權矣。

海瑞云。寧爲天下第一等人。毋徒爲天下第一品官。此言最好。爲士者以此自礪。則不落第二等矣。

羅一峯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又曰。習俗之醉夢人。非獨富貴。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噫。余亦醉夢中。纔睡覺者。於一峯之言。頓覺醒了。

吳應賓曰。才者。驕之器也。忌之府也。禍之媒也。故達生之士。願爲不才。非惡才也。處才則難矣。按老子云。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莊子云。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蓋以是也。

王世貞曰。父子生於欲者也。君臣生於利者也。余意此言恐有弊。所謂生於欲者。本諸釋氏。而生於利者。是公獨見歟。若謂父子生於欲。則循情縱欲。其流

芝峰類說五

必至於無親。君臣生於利則忘恩背義。其弊將至於無君。宜改之曰父子生於理者也。君臣生於義者也。

王陽明云。何以止謗。曰無辨。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增益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余謂此說是矣。然無反己自脩之意。似未盡。魏王昶言。止謗莫如自脩者善矣。

王守仁送邑宰序云。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芝峰子曰。人必自輕而後人輕之。自慢而後人慢之。人苟有至尊之道。至貴之德。則夫焉得以輕且慢哉。不然而以重自居。則鮮不取辱者矣。邵寶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乃名言也。余觀近世爲士夫者。自以爲士夫。而其眞者寡矣。談道學者。自以爲道學。而假焉者有之。

洪判書曇。天性剛果。勤於奉公。未嘗告病。常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余雖不得爲上臣。願無失爲中臣。其言乃古語而可爲事君者之法也。

明人戒子姪書曰。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矜耀鄉里也。謂有好名節。足以安國家風。四夷奠蒼生。垂後世。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則所謂惡子弟也。在家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出而

仕也。足以羞朝廷。禍天下。此豈祖宗兄弟之所願哉。余見世人以田宅勢利爲好而願之。欲以求福。而反速禍者多矣。豈非惑哉。

經書部一

易

易曰。亢龍有悔。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聖人之垂戒切矣。老子言。不敢爲天下先。蓋得之易焉者也。莊子云。不爲物先。不爲事始。亦此意。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余謂易以行言。詩以命言。一也。純則純乎天矣。蓋言文王之德。與天無二也。薛文清云。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是也。

易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淮南子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行之。余按夕卽夜也。如通夕不寐。是也。凡古人言夕多指夜而言。又古人多以若厲爲句。

易信及豚魚。傳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無不至矣。此以豚魚爲二物也。本草蒙筌曰。河豚魚。率以冬至後出。中孚卦象。此魚應之。或謂豚魚爲江豚。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之至。是物之有自然之信。按本傳曰。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爲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以此觀之。或說似有理。易男女構精。見于損卦。古人謂有深意。蓋損我益彼之義也。

靜則恒吉。動則多凶。故易之吉凶悔吝。大抵以動而言。其戒深矣。易有三。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夏得人統。歲首建寅。故連山首艮。商得地統。歲首建丑。故歸藏首坤。周得天統。歲首建子。故周易首乾。又周易十翼者。孔子所作。謂上彖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

詩

詩怒如調飢。韓詩外傳。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楊慎言。焦氏易林曰。炳如且飢。可證。調飢為朝飢無疑。余按韻會。亦作怒如朝飢。韻府群玉。調飢註。調朝也。以此觀之。楊說似有據。朱註調一作調。疑調本朝字之誤也。

詩甘棠註。召伯循行南國。或舍甘棠之下。按焦氏易林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避暑。此言召伯避暑而憇于甘棠也。楊升菴引此而作召伯遊暑。蓋從板本之誤也。

詩行露。舊疏以為召伯聽訟也。華谷嚴氏曰。此述女子自訴之辭。蓋古文以獄訟為雀鼠者此也。今朱註與舊疏不同。

詩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註。唐棣。移也。論語。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註。唐棣。郁李也。二註不同。何耶。按本草扶移。木名。生江南。無風葉動。反而後合云。蓋即此物也。

詩吁嗟乎騶虞。按禮記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註。騶。廐官。

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呂氏曰。彼茁者葭。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殖矣。吁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於二官也。五代史曰。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御。虞。虞官也。說郭亦曰。騶虞。乃騶御虞人。非獸也。然十三經註。皆以騶虞為獸名。朱子語類云。騶虞若解做官名。無甚意思。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註。平。正也。武王女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楊慎以為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猶書稱寧王。易稱康侯之類。余謂果是平王。宜臼則當入王風。不當在此。用脩之言。亦有所見。

詩衛風子之清揚。註。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鄭風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註。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余按此註說。似有異同。觀其下章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如字。古者與而字通用。蓋清揚婉兮。謂清揚而且婉也。婉如清揚。謂婉而且清揚也。此余臆見。未知如何。

詩揚且之顏也。註。顏。額角豐滿也。按內經註。顏。即額也。韻會。顏。額角也。漢書商顏。謂商山之額也。相如賦。犀顏亦謂山額。嶧然而高也。今謂扁額為顏是矣。詩願言則嚏。註。願。思也。古語云。為人所思。則嚏。東坡詩云。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為何人。此也。

詩公言錫爵。疏曰。見惠不過一散。散。爵也。按韻會。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禮記

註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一石曰壺。雜說曰。詩溱洧言贈之以芍藥。蓋芍藥破血。為男淫女也。東門之粉言貽我握椒。蓋椒氣養陽。為女淫男也。余謂貽我握椒。以視爾如菽。觀之則似是矣。贈之以芍藥。按詩註鄭國之俗。三月上巳。祓除不祥。而芍藥三月開花。云則贈之者乃花也。非其根也。此蓋男女相謔相贈之辭。

稗史曰。夫子放鄭聲。而不及衛者。衛詩皆男奔女。鄭詩皆女奔男。所以放之。余謂世稱鄭衛之音。而不曰衛鄭。其先鄭而後衛。亦有義矣。

詩有女同車。舊疏謂刺忽也。言不昏于齊。無大國之助。按韻府群玉。車尺且切。今俗以叶音。故讀作居音。以下句顏如舜華見之。從韻書似是。

詩疏云。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選文曰。風雨急而不輟。其響。儷語曰。風雨淒淒。獨鷄鳴而不已。皆此意。但朱子以此詩斷為淫奔之詩。亦必有見矣。

詩云。鷄既鳴矣。朝既盈矣。禮云。鷄初鳴。咸盥漱。按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鷄初鳴。太史奏鷄鳴于陛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范祖禹曰。聖人順天也。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鷄鳴為夙興之節。余謂古人夙興。皆以鷄鳴為節。而今人則不然。其不及古人。無怪也。

詩夏屋渠渠。按韻府群玉曰。夏屋。古註大俎食具也。作巨室用。非又十三經註

疏。夏。大也。屋。具也。以下章每食四簋觀之。此言似有理。第朱子舍舊註不用。何意也。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賀。韻書云。厦。大屋也。楊子曰。夏屋之幘幪。此夏字疑與厦通。但記云。若覆夏屋。未知何義。

詩載獫狁驕。金南窓玄成言。嘗見雜書有載其獫狁其驕之文。與朱註異云。按韻書。馬六尺為驕。此語亦有見矣。

詩一葦杭之註。杭。渡也。按韻會。航。通作杭。平聲。方舟也。蓋與梯山航海之航字同義。

詩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又交交黃鳥。止于棘。按禽經云。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然則黃鳥黃鳥。無集于穀。衆稱也。論語弋不射宿。指水鳥也。

詩綿蠻黃鳥。又睨睨黃鳥。楊慎曰。古註綿蠻。文貌。睨睨。黃鳥之色。二字從目。知其為色也。今註皆作鳥聲。恐未穩云。余按韻書。睨。鮮好貌。與禮記華而睨之。睨字同。楊說似有理。但綿蠻。王筠詩。夏鳥鳴綿蠻。韋應物詩云。綿綿蠻蠻。如有情。則古人固作鳥聲用爾。

詩東門之池。可以漚菅。注。菅。葉似茅而柔韌。宜為索也。又白華菅兮。注。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王維詞曰。水驚波兮翠菅靡。唐詩解云。水葱中空。亦名翠菅。可為席。唐六典云。東牟郡歲貢水葱席。今我國所謂莞草。蓋是也。詩下莞上

簞註。莞小蒲之席也。韻會。莞亦作菅。與野菅異矣。

詩曰不出正兮。周禮曰司裘設其鵠。註。齊魯間謂題肩鳥為正。捷黠難中。鵠亦小鳥難中。然余意史記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鵠似非小鳥也。孟子曰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蓋鵠者。人皆欲射中。故名以表之歟。

詩六月食鬱及薹。註。薹。薹。薹也。按本草。薹。薹。薹山葡萄也。葉似葡萄。實小而味酸。即今俗所謂山葡萄也。

詩五月斯螽動股。六月沙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註。斯螽。莎鷄。蟋蟀。一物而隨時變化異其名。或者以為三者皆異物也。自七月在野以下。乃指蟋蟀而言。此說亦有理。

詩鶴鳴于垤。註。垤。蟻塚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鶴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余按續博物志曰。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韻會。垤。土之高也。謂蟻封猶垤耳。孟子泰山之於丘垤是也。詩語蓋因所見而賦之。朱子註孟子直以垤為蟻封。未知如何。

詩熠燿宵行。註。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虫名。按李白註。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杜詩云。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亦以熠燿為螢火矣。又本草及大學衍義註。熠燿。螢火也。蓋謂熠燿夜飛而行也。朱子註。豈以下章熠燿其羽而云然歟。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按韻府。萼。通作鄂。楊慎曰。鄂。花苞也。今文作萼。舊疏云。

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沈約詩云。氤氳桃李花。青跗含素萼。唐明皇有花萼相輝之樓。用此義也。朱註。鄂。鄂然外見之貌。恐別有所據。

詩象弭魚服。註。魚獸名。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韃矢服。此蓋今俗所謂水牛也。述異記云。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至則毛起。潮落則毛伏。亦此也。

詩錫我百朋。註。五貝為朋。按韻書。貝。海介虫也。古者貨貝曰寶龜。秦廢貝行錢云。如貨寶。賫財貪贓。賂賄賜賚。贈賞賈販。買賣等字。皆從貝。小說謂分貝為貧。亦以此也。

詩曰無酒沽我。古之人皆不厭沽。而孔子獨不食者。非特恐其傷人。亦不欲苟食耳。

詩董荼如飴。註。董。烏頭。荼。苦菜。言其地美。故物之毒且苦者亦甘也。史記。驪姬置董於肉是也。又禮記。董。萱粉榆。韻書云。董根如薺。蒸食之甘。此所謂董與詩所云者異矣。

詩和鸞。註。按鈴在軛曰鸞。在軾曰和。三才圖會云。青鳳為鸞。雌曰和。雄曰鸞。上古時鸞輿順動。此鳥輒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因謂鸞仗。陸機詩曰。羽旗棲輕鸞。王玉吐鳴和是也。

詩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按曹大家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釋者曰。瓦磚卽今紡磚。以手拈弄。明其習熟勞苦之義。余謂豈有生三日而能手弄瓦磚者乎。概言古人養女之法如此。今婦女多不親織紝之事。由教養之無素也。况男子乎。今人不如古人。於此亦可知矣。詩問關車之牽兮。傳以爲燕樂新昏之詩。楊慎曰。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云。今審其詩意。則皆思而願見之辭。楊說似有理。

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按山南曰。陽。東曰朝陽。西曰夕陽。唐史言鳳鳴朝陽。蓋出於此。或者以朝日泛觀。則錯矣。

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註疏。螟蠃蒲盧也。蒲盧取桑虫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詩話曰。細腰蜂在處有之。每破其房。或見其卵。與他虫同處其中。或見其子已去。而他虫只存空殼者。或見他虫之成蛹者。蓋蠃。蠃生子如小粟米。寄着他虫之身。而他虫不壞。至變成蛹。其子出而食之。蛹盡而子去。說詩者誤以式穀似之。爲如似之似。不知似爲似續之似。遂至附會成此曲說也。然莊子云。細腰者化。說文曰。細腰純雄。以文意觀之。則註疏似是。詩景行行止。註景行大道也。韻書云。景明也。景行明德也。今作景慕非。按禮記

引此詩曰。嚮道而行。註疏云。景猶日影。可嚮而行。孝經序云。景行先哲。謂景慕其行也。景慕字蓋出於此。

詩漸漸之石。漸音巉。註漸漸。山石高峻之貌。按韻會。巉或作嶄。漢相如傳。嶄巖。尖銳貌。亦作漸。詩漸漸之石是也。蓋巉與嶄同。韓退之文曰。嶄然見頭角。亦是也。

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註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容貌脩整。如鷺之潔白也。余意此非特言容貌脩整。蓋以殷尙白。故謂其儀容如鷺之白。似與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同意。

詩籩豆大房。註大房。半體之俎也。禮記周以房俎。註俎之上下兩間。有似堂房也。按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禮之立成者爲飫。房大俎也。丞升也。謂半解其體。升之俎也。觀此則所謂大房與夏屋之義相近。

詩不日成之。楊慎曰。古註不設期日也。今註不終日也。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余意此承上文庶民子來。而言其成之易。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至于太王實始剪商。史記文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卽此而太公之心可見。按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如荊蠻。以讓季歷。其必覘知太王剪商之意。而有不可者。故托以讓國而逃之。是先獲夷齊之心者歟。孔子

之稱以至德其旨微矣。

詩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註殷道衰楚人叛高宗伐之入其險阻盡平其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也按今貴州本羅施鬼地豈古之鬼方耶然則雜書謂北狄爲鬼方恐非是也

詩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又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蓋東北風而雨常也程子曰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東北屬陽陽唱而陰和故也今長安西風而雨未曉其理恐是山勢使然以我國言之東南風則雨西北風則晴而又鐵嶺以北南風則旱北風則雨山勢或海氣使然耶

詩山有榛隰有苓又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按韻會云說文蓋大苦也通作苓又云蓮通作苓枚乘七發蔓草芳苓註苓古蓮字曹子建七啓亦曰攀芳苓之巢龜苓字讀作蓮字則與榛巔同音而且是濕生之物如曰隰有荷花是矣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按鶴鶴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故以况兄弟又鄭氏

詩箋曰鶴鶴水鳥而失所在原故急難也其說似有理詩周南召南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又詩曰以雅以南按韻府群玉云南樂名猶九夏也南夏皆文明之方故名周南召南亦樂名記曰胥鼓以雅南是也此說似然而未知所本也

詩雅頌皆以十篇爲什而國風多寡不等故不稱什後人遂以詩章爲什然一

二篇詩則不可謂之什矣

詩曰燕爾新婚則世謂新昏者爲燕爾曰鳳凰于飛則謂夫婦同行爲于飛曰友于兄弟曰兄弟具爾則謂兄弟爲友于爲具爾曰貽厥孫謀則謂祖考爲貽厥此類多矣

詩用誕字多矣而訓謂大也或云發語辭後人只因誕彌厥月之文遂謂生日爲誕日則非古訓也

堯典曰宅南交注極南交趾也五帝本記云南撫交趾交趾之名蓋久矣述異記曰堯時越裳國獻于歲龜背記開闢以來事號龜曆然則越裳之通中國非始於周矣

書曰胤子朱啓明朱卽名也丹朱之丹商均之商蓋皆封邑名書宗彝藻火注宗彝虎雉取其孝也禮記小宗伯掌六彝注虎彝雉彝云宗彝謂宗廟常器也按海篇心鏡雉音又獸似猴又作雉音壘猴屬印鼻長尾禮部韻雉音柚獸名三才圖會云雉與狢同司馬相如賦曰雉獲飛蠋是也舜典受終于文祖注文祖堯始祖之廟又歸格于藝祖注藝祖疑卽文祖云宋人以趙太祖爲藝祖未知所以然蓋亦始祖之稱書百獸率舞釋者以爲羽鱗皆謂之獸蓋古者凡獸通謂之禽如詭遇獲禽與

華佗五禽戲是也。又鄭玄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余謂若如此言，則唐明皇教舞馬及犀象，爲近之，恐不是也。蓋和德之至，百獸自能欣舞，非由教習之致。不然，鳳凰之來儀，豈係而致之哉。

書陟方乃死。楊慎曰：家語作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方爲方岳，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蓋以爲天子巡狩事也。今註以昇遐訓之，與下文乃死重複矣。

書云：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記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其說不同。今以周禮考之，周時設官之數甚多，非特三百而已。可見三代以降，事漸繁而官益衆矣。

禹貢曰：雲土夢作乂。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鄭伯如楚，以田江南之夢。雲夢二澤名。孟浩然詩：以雲夢對岳陽未安。

尙書：禹乃會群后誓于師。禮記曰：誥誓不及五帝。余謂誥誓之作，衰之始也。

禹貢一篇爲千古叙事之祖。其次則周書顧命乎。馬史貨殖傳：倣禹貢。班書霍光傳：學顧命。

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古云：女樂之興，本于巫覡。蓋以此也。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蓋古人於梅取其實，不取其花。視爲尋常草木，故曰：墓門有梅，斧以斯之。離騷亦闕而不及。至齊梁間，陰

鏗何遜吟賞之後，遂以花名梅。蓋晚遇也。

秦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按三代年歲各有別名。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周既滅商而於洪範，不曰年而曰祀者，以箕子也。

書云：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或以爲古注逢音龐，昌盛也。與強字叶吉字與下諸吉字同。按集仙傳：龐女一本作逢。蓋古字通用。

書曰：鳴鳥不聞。註：鳴鳥，鳳也。按山海經云：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鳴曰鳴鳥。蓋鳴鳥之稱出於此。

書：惠鮮鰥寡。或云：鮮與先同，古字通用。言文王懷保小民，其中鰥寡尤加恩惠。每先及之。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是也。

容齋隨筆曰：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極。五皇極之中，亦有雜九五福之文。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按先儒亦言洪範以簡編脫誤，失其先後之次。此說似然。

又曰：武成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卽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

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于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則首尾亦不紊云。其說似有理。

金滕曰。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蔡沈註。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或謂若爾三王。呼三王而告之也。是者指武王而言。武王有元子之責于天也。按史記。丕子作負子。註云。三王負上天之責也。此言非是。

張太岳云。書言百姓皆謂百官。古者世族。或以官爲氏。以父祖名字。或以封邑。惟居官賜爵祿者。乃有姓。故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而已。堯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是。自宗族而推之百官。自百官而推之庶民也。後世以庶民爲百姓。誤矣。余謂此言固是。然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又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亦指庶民而言。但詩曰。群黎百姓。徧爲爾德。註群黎。猶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余意既言群黎。則不當又言百姓。蓋群黎指庶民。百姓指百官庶姓也。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臯陶。張太岳言。虞廷至治。實臯陶致之。故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後人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臯陶終身爲刑官。殆不然也。後世惟伊尹事業。可與並稱。至於周公。稍覺多事矣。此言似是。

張太岳曰。殷人先鬼而後禮。盤庚遷都。所以諭其臣者。率言其先世祖宗佐命成功之事。若子孫不能忠於國家。則其先祖之靈。必請命於天。降之災罰。又曰。箕子殷人也。其言五行徵應。頗涉窈冥。遂啓後世穿鑿傳會之謬。至以稽疑卜筮之事。與八疇並列。余謂顓頊之司天屬神。與禹之鑄鼎象物。所由來古矣。殷俗之尙鬼。以其質也。若其卜筮則伏義已先之矣。

尙書篇中所謂。今文有者。與古文有者。似是異樣文字。如胤征五子之歌。太甲說命諸篇。連上接下而讀之。頗覺順易。余竊疑之。而不敢知也。

說郭曰。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霸而王風亡。楚莊霸而諸國之風皆亡。又曰。夫子定書。而以秦誓繼於帝王之後。固已知周之必爲秦矣。

禮記

禮記曰。日中而餽。奏而食。註。日中而餽。謂日中餽朝之餘。不別改造。奏作樂也。又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註。樂奏而食。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活人心方曰。脾好音樂。周禮樂以侑食。蓋脾好音聲。絲竹耳纔聞。脾卽磨矣。

記曰。膳於君。有葷桃茢。註。膳。美食也。膳必用葷桃茢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以此觀之。獻食於君。古有其禮矣。其用桃茢以防不祥。蓋亦敬謹之至也。禮記薦鞠衣于先帝。註。鞠衣。衣色如鞠花之黃。周禮註。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

桑葉始生之色也。按鞠與菊同。亦作鞠。有黃華。

祭義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不辱也。釋之者曰：不能敬則養與享，祇以辱親而已。余謂以不敬為辱，則世之不辱其親者，蓋寡矣。故君子敬其身，以及其親。

曲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其上下二字甚好。所謂禮不下者，以庶人賤，故不得備禮也。

禮記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註老聃古壽考者之稱，非作五千言者。又按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云云。余謂老子滅絕禮義，豈有言禮及助葬之理。然則孔子問禮於老子，恐非老君。蓋卽此老聃，而禮記中聞諸老聃云者，非止一二。其所聞者，卽所問之禮也歟。

禮奔則為妾。釋之者以為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先王制禮，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然則奔與淫奔之義不同矣。

學記曰：足以諛聞。諛音小。聞去聲。註云：可以小致聲譽。然則曹伸以諛聞瑣錄為書名未穩。估畢齋詩山城民事稱諛才，諛作平聲用，亦謬矣。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註姑且也，息休也。尸子曰：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註姑婦人也，息小兒也。楊慎以下說為是。

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自稱曰老夫。然則今人年未七十而稱老夫者，謬矣。

曲禮曰：效馬者右牽之。註以右手牽之為便。今中朝人皆右牽禮也。而我國人左牽之非矣。

禮記曰：勝國之社，屋之。勝國謂我所勝也。亦曰喪國。明人文集中指元為勝國，以此。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註周王之正月也。左氏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周正月冬十一月也。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按王錫爵為春王正月，辨其略曰：或謂周人雖以建子為歲首，而不改時與月也。魯史冬十一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也。魯史冬正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夫子所以示行夏時意也。此二說者皆非。夫子固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豈以匹夫而改天子之正朔乎。漢書律曆志：周正月戊子，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書稱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周人之以建子為春正月，可證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建寅為正月，則寅卯之月無冰，亥月之隕霜，惡在。

其為異乎。大抵周之正。本乎陽氣之始萌。因天者也。商之正。本乎陽氣之上。通因地者也。夏之正。本乎陽氣之已至。因人者也。商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月不易也。秦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若亥月之陽氣未至。不可以為春。與周正異矣。此論頗精確。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又禮記室如懸磬。後漢書寬舒如好施。皆訓而也。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語意尤明白。

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至漢王政君生於其地。為元帝后。歲數相當云。余謂王氏篡漢。由於元后。則沙麓之崩。妖也。非祥也。晉史之言。亦幾乎誣矣。

王充論衡曰。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也。霹靂俗字也云。未知劈歷字本出何書。

穀梁傳曰。衛侯之兄輒。何為君也。有天疾者。不可入於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綦。楚謂之蹶。衛謂之輒。輒蓋病名也。

康節先生曰。易自義農而下。書自堯舜而下。詩自文武而下。春秋自桓文而下。云。蓋義農三皇也。堯舜五帝也。文武三王也。桓文五伯也。自易而書。自書而詩。自詩而春秋。世代之陵夷可見矣。

周禮

周禮以田里安氓。以土宜教氓。楊慎曰。氓之為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若本國之民。已授田矣。何必以田土安之。已安土矣。何必以土宜教之。孟子陳相願受一廛而為氓。又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以此為證。其說是。

周禮小行人掌達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按古者出使皆有旌節。至漢時亦然。

周禮六彝皆有舟。鄭玄曰。舟下臺也。若今承盤也。以戒沉湎也。蓋俗所謂淺臺也。坡詩云。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是已。

芝峰類說卷五終

芝峰類說卷六

經書部二

論語

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註固堅固也。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或者以爲韻書固執滯也。當與孟子固哉之固同。蓋謂君子學焉則無固滯不通之患也。按朱子大全。呂氏以爲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云。而朱子不取其說。必有其意耳。

論語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註負版持邦國圖籍者。或以爲圖籍。非必負持之物。亦非常遇於道路者。疑卽喪服負版辟領衰也。蓋孔子遇有喪服者。式之而於輕喪則不盡然。必式其有重喪者也。凶服者式之之下。宜改吐云云。此言似有理。安得夢見程朱諸夫子。與之商確也哉。

論語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明李漸菴云。此惡字是憎惡之惡。人苟志仁。見有不類者。將哀憐濟渡之不暇。何憎惡之有。余謂此言似有所見。然以上章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觀之。恐不是。

論語亡之命也夫。今以死亡之亡讀之。夫對病人言其必死。常情所不忍。況聖人辭不迫切乎。且註云不應有此疾。則亡當讀爲無矣。亡字古與無通用。但

他如諸夏之亡也。皆有訓而此獨無訓。未可知矣。

論語子欲居九夷。按東史曰。東方有九種夷。初無君長。檀君始號朝鮮。蓋孔子之世。乃箕王中葉。九夷之稱尙存耳。且欲居夷者。豈非我國之西海與齊魯相近故耶。

論語束脩。註脩脯也。十脔爲束。傳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蓋凡饋遺亦謂束脩也。後漢書曰王公束脩厲節。又曰束脩自立。此乃檢束脩飭之義。義各不同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夫韶非樂之至。以其德之至也。故子嘗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其聞而樂之。非以其聲。亦以其德也。論語宰予晝寢。按癸辛雜識云。晝當作畫字。蓋夫子惡其晝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墻之語。又昌黎語解云。晝寢當作畫寢之誤也。

論語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明人謂聞是聞道之聞。若以名聞言。恐非聖人之意。此言亦有理。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云云。註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容齋隨筆曰。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亦以松柏栗爲神之主。非植此木也。按古者軍行載社主。所謂不用命戮于社此也。其問社者。蓋聞立社之意。而以使民戰栗爲對。故下

註曰啓時君殺伐之心也。隨筆又以使民戰栗爲哀公之言。恐不然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按成事謂事之已成。卽立社之本意也。遂事謂事之將然。卽時君殺伐之心也。蓋以宰我不言立社之本。不諫殺伐之心。而既往無可咎也。註意如此。而讀者不審。故今辨之。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或以爲攻治也。與鳴鼓而攻之。之攻同。蓋吾道異端。不容並立。此盛則彼衰。彼盛則此衰。是時聖教不明。異端肆行。唯明吾道。以行教化。則彼將自熄。若不如是。而徒欲治之。則反爲害而已。張橫渠有曰。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云云。亦此意也。又註曰。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故字按唐本作如。似是。

管氏有三歸。按十三經註。婦人謂嫁曰歸。三歸。娶三姓也。劉向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云云。朱子以爲臺名是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本草曰。不撤薑食。言可常啖。但勿過多耳。又養生書曰。薑不可多食。此蓋以不多食爲指薑而言。與朱註之意不同。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云云。余意色舉翔集。指雉而言。孔子見雉之翔集而言其得時。或疑山梁雌雉在於色斯舉矣之上。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食其肉。故但嗅之而起。此係飲食之節。故記於鄉黨之末耳。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程子曰。非但征伐不及揖讓。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按

樂記云。未盡善者有司失其傳也。此說亦似然。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註虞仲卽仲雍。左傳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是也。按史記。武王克商。求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虞。卽仲雍四世孫也。註者以爲周章之弟。字仲封於虞。故曰虞仲。仲雍本字仲而爲吳始祖。後代亦稱虞仲。祖與孫同號也。放言。十三經註云。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又漢黃忠曰。昔人之隱。放聲滅跡。註放廢也。此蓋與放鄭聲之放意同。未知如何。

孔子曰。有馬者。借人乘之。吾猶及見之。此雖細事。而民俗之厚薄可知。子路言志之對曰。願車馬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亦以是也。

論語鄭聲淫。楊慎曰。淫者聲之過也。雨過于節曰淫。聲濫于樂曰淫。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按關雎樂而不淫。註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亦是也。

論語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註瓠瓠也。瓠瓜繫於一處。不能飲食。楊慎言瓠苦而人不食之。非謂瓠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余按韻書。瓠甘。瓠苦。國語云。苦瓠不材於人。共濟而已。以此觀之。楊說頗有理。然則詩。瓠有苦葉。註瓠之苦者。不可食云者。亦未知瓠之本苦而言。李東陽詩。園瓠雖大亦稱瓜。蓋瓠瓜一物也。或謂瓠瓜星名。如瓠瓜之懸繫于天。雖有其

名而人不可食。然余意從朱註為是。論語臨喪不哀。按韻會。臨去聲。哭也。若作平聲。則乃以尊臨卑之義。然如臨事而懼之臨字。亦平音。蓋與此同。

論語曰。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鞞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按漢古今人表。謂此皆紂時人。鄭玄以為周平王時人。又禮樂志曰。殷紂斷棄先王之樂。乃作淫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言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當時已有此國名也。余謂太師摯。即孔子所稱師摯之始者也。擊磬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也。此等處。皆當以朱子註為正。而記之。欲以資多聞耳。

高皇帝講論語。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謬矣。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宋儒乃謂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謬矣。云云。出皇明大政紀等書。

孟子

孟子曰。為長者折枝。朱子註。以為折草木之枝。按十三經註疏曰。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又文選廣絕交論。折枝。舐痔。註。折枝。摩手足也。但朱註與舊疏不同。

恐有所以然者。

孟子鷄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時。豚與彘是一物。不當並言。而又不及羔羊。疑有誤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王世貞以為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此說亦是。然余謂孟子之意。非以真聖許之。概言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也。看得如此。自不害矣。

孟子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註。豫樂也。按古詩類苑。註。劉熙云。春行曰遊。秋行曰豫。左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與豫同。遊於樹下也。韻書。豫遊也。又逸也。宋之問詩。春豫靈池會是也。

孟子養弟子以萬鍾。註。鍾量名。受六斛四斗。又云。辭十萬而受萬。十萬。齊卿祿也。又史記魏成食祿千鍾。乃魏卿祿也。戰國時賦祿之多寡。因可想矣。

孟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註。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二十斤云。是五十鎰為金一千斤。以兩計之。則一萬六千兩也。今中朝人交際。以銀幣為禮。蓋自古然矣。如曰。以千金為壽。是也。又馬史註。二十兩為鎰。此說近是。

孟子曰。力不能勝一匹雛。按曲禮。庶人之摯。匹註。匹讀為鶩。野鴨曰鶩。家鴨曰鶩。

孟子曰烏是何言也。葉夢得以爲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事。按烏與惡通用。如烏能烏可是也。

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技。於是殺羿。註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按史記后羿篡夏自立。而其臣寒浞又殺羿。則似與此不同。蓋古者善射者謂之羿。堯時羿射落九鳥。天文志云羿妻嫦娥窃藥奔月。其所謂羿與有窮后羿恐非一人耳。

孟子曰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公輸子之巧。註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莊子曰塞瞽曠之耳。膠離朱之目。攬工倕之指。按韻府群玉。離朱卽離婁。黃帝時人工倕黃帝時巧人。疑公輸卽工倕也。舜典曰咨垂汝共工。顧命曰垂之戈。註疑工垂所造云。垂與倕未知同否。

孟子一鈎金。註鈎帶鈎也。史記黃金橫帶騁乎淄澗之間。古者以革爲帶。而觀此則金帶亦久矣。或曰黃金言印也。未知是否。

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註貉北方夷狄之國名。韻書貉本作貉。按貉國舊在東方。今春川狼川之境有貉國。故墟云。所謂五穀不生者亦近矣。禮記曰八蠻九貉五戎六狄。夫南曰蠻西曰戎北曰狄。然則九貉卽東方九夷也。按綱目漢四年北貉致梟騎助漢。註貉與貉同。在東北方是也。

孟子追蠡。註追鍾紐也。蠡絕也。趙希鵠云追琢也。詩曰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蠡剝食也。今人以器物用久而剝食曰蠡。追蠡者禹之鍾款文追起處剝食也。王世貞以此說爲有理。

孟子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註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按韻府曰岑樓山銳頂也。未知此說何據。

宋陳隨隱云。孟子言文王之地百里。而答齊宣王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則民居者三十里耳。余謂百里乃其始封之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則非特百里而已。且孟子之意亦概言其大矣。不以辭害意可也。

中庸

中庸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註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按爾雅。蜾蠃一名蒲盧。乃細腰蜂也。詩疏曰蒲盧取螟蛉之子。翼之化成子。家語曰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云云。白帖言如桑虫變化。程子曰告於人者非積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余謂蒲盧非蘆葦之蘆字。而沈括以爲蒲葦。豈因上文地道敏樹而爲之說歟。但朱子捨程而取沈。恐有其意耳。

中庸註。寡人實固不足以知之。當從家語本文以實固爲句。而後學多屬下文而讀之。誤矣。頃有講經儒生。從家語講讀。考官乃以爲誤而黜之。可笑。

大學

大學安而后能慮。朱子以慮爲處事精詳。而晦齋先生補遺云。慮。思也。程子所謂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者是也。蓋格物而知止。則於事物當然之則。皆有定見。而心無妄動。危殆之累。其思慮益明矣。又以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等語。證之。盧蘇齋以此爲發前賢所未發。未知然否。

大學格物。焦竑言物有本末。卽物。知所先後。卽格物。文選李善註引蒼頡篇云。格。量度之也。按韻會亦曰。格。量也。又明人言正己格物。蓋謂格。正也。猶正己而物正者也。余謂此等說。恐不免好異之病。如明道先生所謂正己以格物。非必指大學格物而言也。

大學曰。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曰。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云云。蓋亦深得大學之旨。孟子之學。出於子思。曾子者。斯可見矣。

明陳真晟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此說甚善。

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程子曰。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大學註曰。傳十章。乃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此門人。蓋指子思。而程子又以孟子爲子思之門人也。又史記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王劭以人爲衍字。

趙氏註及孔叢子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然孟子之生。去孔子幾百歲。子思生於孔子未卒之前。以其時考之。則孟子似不及子思之門矣。

方正學孝儒題大學曰。董文靖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正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格物致知。由是大學復爲全書。云。本朝晦齋先生嘗著大學補遺。其見與之暗合。唯以聽訟一節。止係經文之末。爲異。

諸傳

家語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號馬爲一匹。風俗通云。馬夜行。日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未知何說爲是。

子思子曰。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旨哉言乎。於道於文亦然。

左傳鄭子家卒。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註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蘇東坡墨寶堂記曰。好書者。至於剖塚斲棺。而求之。其義不同。

左傳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杜預註。束茅而以酒灌之也。程子所謂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是矣。又禮記縮酌用茅。鄭氏曰。酒之用茅。縮去滓也。東坡詩曰。社酒期茅縮。蓋有見乎此也。然余意記之。縮酌用茅。似亦灌酒降神之

義李齊賢櫟翁稗說以綴茅壓酒酒極清過於紬絹帛所壓為證恐不然也
左傳著于丹書註犯罪沒于官奴以丹書其罪按丹書曰敬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云云稗史以為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但史記王季生昌註赤雀衛丹書飛入昌戶其書曰敬勝怠者吉云云此蓋與左傳所言不同

左傳曰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聞頃歲平壤之戰有一天兵箭貫于面拔去之則恐血瀉箭孔眩迷而仆故折其半而棄之留半矢于面仍戰斬二倭而歸陣拔其鏃以藥塞其創得不死云此與左傳之言同臨陣者宜知之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大鵬怒而飛又草木怒生怒字甚好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蓋用此也

秦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後世因謂主人為東道漢光武謂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亦此意也

左傳天威不遠顏咫尺註君尊如天威嚴常在顏面之前顏指臣下而言今俗用威顏二字皆屬君上則誤矣

左傳執冰而踞杜預云冰箭箛也按詩抑釋棚忌說文棚音冰所以覆矢也韻略註云箭房之蓋棚通作冰

周單襄公過陳見道無列樹曰陳侯不有大咎必亡註古者列樹表道且為城

守之用也余見中朝路傍必列植樹木上則刈以為薪下則以蔭行人蓋古之遺制也

左傳曰司馬握節以死註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也漢書曰蘇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又張騫留匈奴十餘歲有妻與子然持漢節不失東漢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云世謂失節蓋本於此

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漢書云不歌而誦謂之賦蓋古者諸侯大夫相聘賦詩以觀志如左傳賦角弓賦隰桑是也滕王閣序登高作賦云則乃為述作之義耳

楚子問齊師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宋張世南曰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云劉元城言此乃醜詆之辭齊楚相去如此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余按書馬牛其風註馬牛其有風佚此說似是蓋牛馬逸走則有若風狂故曰風也

宋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註客一座所尊也馬永卿曰古者席面謂之客列座謂之旅中庸所謂旅酬是也

楚莊王以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余謂楚莊偏霸之主而所為如此其興也宜哉古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

爲也。亦此意。

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厚非之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與我。噫。子厚此言。乃後世天變不足畏之說也。國語不非。而子厚非矣。

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然則馮驩所謂食無魚。乃下客耳。

諸子

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余見諸家註釋。則似未恰當。妄意以爲。道本無可道。而強名曰道。故曰可道非常道。名本無可名。而強爲立名。故曰可名非常名。無者靜也。體也。名爲天地之始。有者動也用也。名爲萬物之母。道常無常有。以示於人。欲使人常無爲。以觀其妙。常有爲。以觀其竅。此有無二者。同出於道之自然而爲名不同。有無動靜之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衆妙之門。

道德經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余謂寵辱。謂寵爲辱。

也。貴大患。謂貴爲大患也。若汝也。寵之爲辱。以汝之有驚心也。貴之爲患。以汝之有其身也。寵爲下。即釋寵辱之義。有身者不能忘其形者也。無身者能忘其形者也。故有身則有患。無身則無患。凡有天下者。以貴爲貴。而自貴其身。則但可寄命於天下。能知貴之爲患。而自愛其身者。乃可以天下托之。若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是也。

道德經曰。少則得多。則惑。註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若老子者可謂知言矣。

道德經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註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也。余謂觀乎此。則知動靜得失之道矣。

老子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朱子謂王道脩明。則不正之氣自消鑠了。又文子曰。有則無。無則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夫君子識理。則鬼神自不能惑。况聖人以道治天下乎。

按韻書曰。鵬字不見於經書。自南華始云。余謂鯤魚子。而莊周則言鯤之大。不知幾千里。椿木。樅木。樅而莊周則言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眞所謂寓言也。

莊子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釋之者曰。得者如人之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卻也。失者如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天下之事皆然。來不可避。去不可留。安能分得。

失於其間。結哀樂於其會耶。余謂莊子此言可謂達理者也。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按野馬。田野間浮氣耳。吳融賦曰。動梁間之野馬。以塵為野馬。則非矣。

莊子曰。類自為雌雄。故風化。註者以物類之類釋之。恐未是。按山海經云。夏受山有獸名曰類。自為牝牡。疑卽此也。

莊子曰。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口。義曰。程。虫也。馬。草名。如今馬齒菜。人亦草名。如今所謂人蓼云。余按小說。以為秦人謂豹曰程。然則馬生人。亦如漢書所記。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耳。以人又反入於機。一語觀之。程也。馬也。人也。恐非虫與草名也。

莊子說劍篇曰。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聞今倭俗分隊習劍。以校勝負。死者山積。卽此法也。

莊子傳說騎箕尾而比列星。韻府群玉言說死。精神托箕尾也。按天文類聚。箕四星。尾九星。尾東一星。名曰傳說。然則說為列星。非箕尾也。

莊子曰。象罔得玄珠。言得真者非用心也。楞嚴經罔象註。似無曰罔。似有曰象。其體精微。故名。又象罔蒙昧也。朱子詩曰。昭晰非象罔是矣。

莊子讓王以下四篇。東坡以為非莊子所作。朱子亦以為此數篇甚鄙俚。今按盜跖篇以田恒為田成子常。決非先秦人所為。疑漢人偽撰也。

莊子胠篋篇曰。田成子有盜賊之名。而十二世有齊國。古人以為莊周生於宣

王之世。至王建尙百有餘年。豈此老得道至齊亡。尙無恙耶。余按史記。自田成子至王建。只十世。而今曰十二世。何也。疑亦後人偽撰耶。

華封人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仙字始見于此。而莊子於帝鄉之下。又有曰。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是則後世道佛二家長生

不滅之說也。莊子曰。宵人之離外刑。釋者云。非明正之徒。為宵夜之人。按學記。宵雅。肄三。註

義。歌小雅鹿鳴等三篇。而肄習也。又史記無邇宵人。韻書。宵。小也。蓋宵與小同

孔子坐杏壇之上。按事文類聚。以為紅杏。必有所據。姜希孟詩。壇上杏花紅。半

落是也。或者疑為銀杏。非也。傳曰。夔一足。莊子曰。夔憐蛟。韻書曰。夔獸名。如龍一足云。而韓非子哀公問孔

子曰。夔一足。信乎。曰。夔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非

一足也。王弼州引此說。以證其非。漢明帝紀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是也。楊升菴曰。莊子語。暗合中庸。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余亦謂尸居龍見。莫見乎隱也。淵默雷聲。莫顯乎微也。古人謂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蓋莊子其跡露。列子其跡微。老子其跡

泯故也。

列子曰。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也。皆天也。芝峰子曰。窮達皆天也。而世之庸人。幸得一官。則自以爲智能得之。反以賢而在下者爲可鄙。不亦異哉。

列子曰。人有亡鐵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竊鐵也。言語竊鐵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鐵也。俄而得其鐵。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鐵者。芝峰子曰。噫。疑似難明。意見易偏。小事尙然。況事之有大於竊鐵者乎。按鐵。莖斫刀也。

唐玄宗尊莊子爲南華真人。列爲冲虛真人。按南華。乃莊子所居里名。

管子曰。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余謂目前之計莫如種學。身後之計莫如種德。

管子曰。措國於不涸之倉者。授有德也。藏國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畜六畜也。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時者。而授有德。孟子任賢使能之說也。按六畜。雞羊牛馬犬彘也。

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甚愛斯言。觀乎寒暑晝夜。則天道亦不滿也。按釜鼓皆量名。

管子云。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也。按檀弓曰。公室視豐碑。陸龜蒙

文曰。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秦漢以降。易之以石。梁許懋曰。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世質民淳。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足握。是以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不違人所長。余謂聖人順其自然而已。故曰。任自然者久。

申子曰。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臣擅君。衆臣皆蔽。真格言也。

文子曰。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余謂飾字甚好。言飾之而已。不爲過也。喜過則悲。怒過則暴。

文子云。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任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余謂世人皆知益之爲益。而不知損之爲益。唯知損之爲損。而不知益之爲損。嗟夫。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平。不如無心者之平也。余謂此後世分財執籌之說也。其來亦久矣。

淮南子曰。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余謂此言似道德經。劉安其不踐言矣夫。

淮南子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乃格言也。孫思邈引其兩句而曰。瞻欲大。楊慎云。瞻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也。淮南子曰。規矩準繩者。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余謂巧者。心匠也。父不能以教子。兄不能以喻弟。况他人乎。

淮南子曰。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卽此而觀。甘爲五味之主。白爲五色之質。一爲萬物之本。夫道一而已矣。亭。謂調勻也。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按淫魚。乃魚名。性喜音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曹植詩云。淫魚乘波聽是也。或作游魚非。

稗史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後世遂以爲射九日云。其言似可取也。

淮南子曰。東家子母死不哀。西家子謂其母曰。社速死。吾必悲哭。社。按江淮人謂母爲社云。

鄭人謂孔子若喪家之狗。註喪平聲。主人荒迷。不見飲食。故瘦瘠也。余意以爲喪。亡也。失家之狗。其瘠宜甚。作去聲讀。恐亦無妨。當與莊子弱喪還家之喪字同義。未知如何。

黃石公記曰。昔良將有饋簞醪者。投於河。令將士迎流飲之。按簞。小筐。盛飯食

者。孟子簞食壺漿是也。今日簞醪。蓋簞非盛酒之器可疑。或謂簞醪。言簞食與酒也。未知是否。

呂氏春秋曰。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馬史註。鬼侯卽九侯。梅伯卽鄂侯也。按史記。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云。

呂覽曰。客有武色。殆有他事云云。武色。蓋謂無溫恭之色也。

劉向新序曰。許悼公疾瘧。飲毒藥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噓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余謂觀此。則瘧疾之用襍藥。自古然矣。但春秋書以弑君。而此云義之。未知何所據也。

劉向新序云。魯有恭士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常恐斧質之加於身者。余竊慕斯人。而未能學也。夫堯舜大聖。而稱之曰。允恭克讓。曰。溫恭允塞。又曰。恭己正南面而已。中庸言其極功曰。篤恭而天下平。大恭豈易言哉。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舉白浮君。又漢成帝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綱目註白。罰爵之名。浮罰也。一說舉白飲訖。舉觴告白盡也。

法言曰。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愚謂聖人以之。